

清歌麗舞

馮玉奇著



慈水馮玉奇新著

清
歌
豔
舞

一九四七出版

上海藝書局印行

版 出 月 二 年 六 十 三 國 民

有 所 權 版
印 翻 准 不

清歌豔舞 全書一冊

實價法幣

(外埠酌加郵匯費)

著 作 者 慈 水 馮 玉 奇

校 正 者 周 曉 光

發 行 人 張 璵

出 版 者 上 海 廣 藝 書 局

經 售 處 國 內 外 各 大 書 局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東公和里二號 上海廣藝書局

長篇社會 言情小說

清歌豔舞目次

- 一 海外來舞后馬上英雄驚豔遇……………一
- 二 滬上試歌聲社會聞人空銷魂……………二二
- 三 癡心歌舞迷口出蓮花難垂青……………四三
- 四 落花已有主忠言逆耳反遭辱……………六一
- 五 左右難討好心痛如割露秘密……………八〇
- 六 彼此非善類獨具慧眼識好歹……………九八
- 七 笑裏藏尖刀鹿死誰手逐情場……………一一六
- 八 各自鬥智強清歌豔舞起風雲……………一三四

長篇社會
言情小說

清歌豔舞

馮玉奇新著

一 海外來舞后馬上英雄驚豔遇

四周已籠上了輕紗那麼的薄暮了，秋天的斜陽，軟弱無力地躺在矗立着半天的高樓大廈上，似乎還顯出依依惜別的戀情。但跑馬廳裏那座大時鳴鐘，噹噹地已發出了五記宏亮的聲音。好像毫無感情地在催逼着夕陽；是應該可以離開這個宇宙了。

這時跑馬廳畔黑黝黝的擁滿了男男女女老少中西的人士；好像是人山人海。各人的手裏都拿着賽馬預測的報紙，有的昂起了頭兒，望着高高懸在木架上的牌子裏寫明了的馬名和騎師的名字。有的低着頭兒，把鉛筆在預測報上劃着寫着；似乎在研究一件什麼科學般的，煞費苦心地在動其腦筋。還有已經把票子買好了的，臉上含了希望的微笑，興匆匆地走到瞭望台上去閒坐休息。也有贏了錢的，在互相高談闊論地誇張他自己的經驗和眼光，表示無限興奮的樣子。不過，在這裏大多數的，都灰白了臉色，愁眉不展地在撕着他們手裏買不中而已經成爲一錢不值的廢票。在黃昏的秋風吹送之下，他們的臉色更顯得蒼白和慘淡了。

在人山人海有一對妙齡女郎，她們坐在瞭望台上的籐椅上，神情是顯得分外綽安閒。一個好像是姊妹，一個好像異妹妹，這兩個姊妹的容貌，可謂天生麗質豔於花。不論是那個人？在覓到了她們之後，會情不自禁的向她們多望了幾眼，表示有種說不出羨慕的樣子，尤其是那個姊妹

的裝飾，比妹妹更要漂亮着萬倍。風流之情意，橫溢於眉宇之間。只要那秋波一轉，立刻可以勾引每一個男子的靈魂。那個妹妹的服飾，似乎要樸素得多，完全是個女學生的打扮。但樸素並未有損她的秀媚，和她姊姊相較，一個是豔若桃李，一個是秀似幽蘭，自有她另一種動人心絃的風韻。

這一對姊妹花究竟是怎麼樣的人物呢？原來是初次從香港到上海的歌舞明星鴻文珠和鴻愛玉。她們到了上海之後，便寓居在國際飯店。她們歌舞團的團主人張得標是個善於交際的人才，所以一到上海，便和建築最富麗堂皇的萬國大戲院簽訂合同，登台表演。這幾天還在大事宣傳和排演節日期間，所以比較很空閒，鴻文珠和普通姑娘有着不同的個性，不但十分豪爽，而且有奇特思想，和她妹妹愛玉，顯然也是兩種的典型，國際飯店和跑馬廳是近在咫尺，所以姊妹兩人也時常到跑馬廳裏去消遣，這時文珠望着下面跑馬廳裏的馬夫，牽着馬兒在草地上打圈子。遂對愛玉低低的問道：

「妹妹！你看這一次是幾號跑得出的？」

「我瞧三號馬或許有點希望，阿煞喜的後竄很有勁；況且那個騎師又是老資格。你瞧他上兩次騎的馬，也不是總歸跑第一的嗎？」

「你說是這個李羹龍嗎？唔！真是一個騎馬的老手。我也這樣的猜想，這一次又是他騎的阿煞喜跑第一的。只要四號那隻司帶尼掙一點氣，我們三四的聯票贏位，這一次分得的錢一定是很可觀的了。」

「我說怕不見得，因為三四聯票太熱門了，回頭着了也分不到多少錢。」

愛玉搖了搖頭，伸手理着被風吹亂的鬢髮，微笑着回答。正在談着話，馬夫把馬都已交到騎師的手裏，騎師們都跨上馬背，在草地上試着馳騁。文珠把望遠鏡湊在眼睛上，向前望去，見阿煞喜那匹馬上騎着的李英龍騎師，生得眉清目秀，英氣勃勃，真彷彿是個馬上英雄的神氣。他此刻含了笑容，正在和旁邊那個西人評判員說着流利的英語。雖然皮膚並不十分的白皙，但是他的頰上還掀着一個深深的笑渦兒。文珠芳心別別地跳動了兩下，她自然而然地竟起了一陣愛憐的意

思。不多一回兒，已開始賽馬了。整個跑馬廳裏的賭客，大家的心兒都在震蕩得厲害。文珠帶了望遠鏡，所以看得特別的清楚，只見李英龍一馬當前，和後面幾匹馬長地距離了許多的路程，文珠是快樂得什麼似的，愛玉却在旁邊連問幾號第一？文珠一面告訴，一面並不放鬆的把視線對準了李英龍的身上。這時後面的一號五號六號，都跑在裏檔，因為互相傾軋的緣故，所以給跑在外檔的司帶尼竄了上來。這情形看在買三四號聯票的人兒眼睛裏，大家都不禁喊聲雷動起來，無非是鼓勵騎師的意思。就在這一陣歡呼之中，賽馬已到終點。那黑牌白字映了出來，清清楚楚是三四兩個字。文珠放下望遠鏡，把手中一疊三四聯票，交給愛玉，叫她先去領取獎金，她待妹妹走後，便在皮包內取出一張白紙，用鉛筆簞簞地寫了幾行字，把紙兒捏成了一團，匆匆走下瞭望台，等在鐵欄杆旁，那是跑第一第二第三的馬匹經過的地方，無非是給他們騎師一種威風的意思。賭客們向他們拍手歡呼，騎師含了春風得意的笑容，向大家點頭。文珠與李英龍第一個騎着

馬兒走過來，於是向他高聲地喊了一聲李英龍。英龍聽有女子聲音叫自己的名字，遂連忙尋聲而望。文珠向他盈盈一笑，把紙團擲了過去。李英龍做了幾年騎師，對於這種事情已經遇到了好幾次，所以他是十分明白，伸手連忙接過，還向她舉手一招，表示十分熟悉的樣子，避人耳目。文珠見他已把紙團兒接去，那是目的已達，遂十分興奮地到領獎處去找尋她的妹妹了。在領獎處找到了妹妹，愛玉已把獎金領來。每票分五千六百元，一共十張，共得獎金五萬六千元。文珠把六千元交給妹妹，說給她零用。因為這本來是最後的一次賽馬，所以姊妹兩人便笑盈盈的滿載而歸，回到她們的國際飯店裏去了。當她們跨進八百十六號臥房的時候，想不到裏面已經坐了兩個男子。一個是團主張得標，還有一個身穿長袍，大腹碩碩，面團團，身胖胖的顯然是個大富翁模樣。張得標一見了她們，便早已含笑起迎。說道：

「鴻大小姐！你們在那兒遊玩？上廟不見土地，我們已恭候好多時候了，來！來！來！來！我給你們介紹介紹，這位是上海赫赫有名的地產大王顧元洪先生。顧先生！這位……就是大名鼎鼎從香港剛到上海的歌舞皇后鴻文珠小姐，這位是她妹妹鴻愛玉小姐。我們這位顧先生是特地慕鴻大小姐的芳名而來拜訪的。鴻大小姐！你得好好兒的招待招待才好啊！」

「哦！原來是顧先生！請坐，請坐！」

「別客氣，別客氣。鴻大小姐！你的芳名早已紅遍了香港，那時候可惜無緣見面，心中真覺遺憾，今日得遇芳容，真是三生有幸哪！哈哈！……」

顧元洪在張得標介紹的時候，早已笑嘻嘻的跟着起身，此刻聽文珠笑盈盈的招待自己，他變得全身骨頭有點輕鬆的樣子，聳了聳肩膀，一面竭力的奉承，一面便哈哈地大笑起來。文珠在他笑聲中可以想像他是一個老奸巨猾的人，所以對他表示非常的討厭。不過自己初來上海，對於上海這些有財勢的人，當然不能輕易的得罪，所以還是滿面含了笑容。謙和地說道：

「那裏那裏？顧先生誇獎了。張老闖！你給我先招待招待吧！」

「鴻大小姐！不要客氣，你請便吧！」

顧元洪知道她要入內更衣的意思，遂連忙先急急的回答，文珠和愛玉遂推門進了套房，到裏面一間臥房裏去了。顧元洪目送她們姊妹步入內室之後，方才又在沙發上坐了下來。吸了一口雪茄，睜了那雙色眼。點頭笑道：

「唔！真不錯！我活了這四十六年來，這樣美麗的女子，實在還只有第一次看見。張老闖！你的時運亨通了，這一炮開起來，保險你會紅得發紫。只怕銀行的庫房，要歸你去管理了。」

「哈哈！哈哈！托福，托福！要如有這麼的一日，還不是全靠你老兄來捧場嗎？你說，第二天開幕，你給我包多少座位？」

張得標聽他這樣說，一時也樂得心花都開了。趁此機會，又向他敲一記。顧元洪拍拍胸部望着他一眼。笑嘻嘻的說道：

「你放心，包一天不算希奇，每天我就包一百隻座位，接連十天。你想，這麼一來，還不

把生意買得好起來嗎？因為上海人都是吃噱頭的，以為在十天之內的票子都買不到，可見這歌舞的有價值了。所以越是買不着票子，便越要去欣賞欣賞了。」

「顧老 這樣捧場，我先代鴻大小姐向你一鞠躬，然後我自己再向你三鞠躬。」

張得標聽了，便離座而起，真的向顧元洪接連不斷的鞠躬。顧元洪急得連連的擺手，笑着連說好了好了。我們是多年不見的老朋友，何必還鬧這些客套呢？他們兩人在外面正鬧着客氣，只見愛玉含笑先走出房來。張得標連忙問道：

「鴻二小姐！怎麼啦？你姊姊幹嗎不出來招待招待顧先生呀？」

「哦！這真是太不巧了，我姊姊忽然有點頭痛起來了，所以她需要在床上休養一回，叫我向顧先生打個招呼，一切失禮之處，還得請顧先生原諒才好。」

「沒有關係，沒有關係，鴻大小姐既然有些兒不舒服，那麼我給她打個電話給牛爾林，他是德國留學的醫學博士，平日不大出診，只有我請他，他是沒有不到的。給他來打一枚針，頭痛就會好起來的。」

顧元洪一面說，一面已走到電話機旁去了。這麼的一來，倒把愛玉急慌了，連忙跟着到電話機旁，向他搖了搖頭。說道：

「顧先生！你不要費心了，我姊姊這人就像小孩子似的脾氣，她平日最怕看醫生，吃藥打針，她是更害怕了。好在沒有什麼大病，休息一兩個鐘點就會好的。姊姊說，今天非常對不起顧先生，明天晚上請顧先生到金谷飯店吃夜飯，不知道顧先生肯賞光嗎？」

「沒有這個話的，我那兒敢讓鴻大小姐請客？論理，你們初到上海，我也應該盡個地主之誼的。本來我今夜就要請鴻大小姐吃飯的，想不到鴻大小姐會不舒服起來，那叫人感到掃興。鴻二小姐！我的意思，請你入內再去徵求徵求令姊的同意，因為一個人有了病，醫生自然是需要看看的。假使她答應了，我想還是請牛博士來診治一趟比較妥當。」

顧元洪雖然被愛玉阻攔而放下了聽筒，但當他說到後面的時候，還向愛玉低低的央求。表示對文珠的身體，關懷到一百二十分的意思。愛玉覺得這些都是多餘的事情，因為姊姊根本不是真的頭痛，無非是討厭這種人的緣故，所以才故意避而不見的。不過肚子裏在想的這一層意思，到底不能向他實說出來，也只好含笑點點頭，很勉強的又入內室去了。顧元洪回頭向張得標望了一眼，見他呆呆地好像在想什麼心事的樣子。遂笑嘻嘻的說道：

「張老關！想不到這位鴻大小姐還是那麼的孩子氣，怕吃藥怕打針，那不是很有趣嗎？不知她青春多少了？」

「她……嗎？二十二歲了，照實足年齡算來，二十歲還不到。顧老兄！這小姑娘的脾氣，從小就有點古怪，十六歲在我團裏學歌舞，這六年來，她脾氣更古怪了。其實這一半也是我把她抬得太高的緣故，所以她難免有些兒驕傲的樣子。我說老兄要勸勸她，一個紅角兒，要如犯了這驕傲的毛病，那就很容易一落千丈的，你是用第三者的地位去批評她，也許她會聽從你一點。要如我跟她說說吧！她却會把我當作耳邊風呢？」

張得標因為和文珠相處的日子很久了，所以他很明白文珠叫妹妹來說她有點頭痛不舒服，這

就根本是一種推託之辭，所以他低了頭兒，暗暗的在猜測着，難道她是不願意跟顧元洪交一個朋友嗎？假使果然這樣的話，那麼她這一輩子也不會紅起來呢！就在他想的時候，聽顧元洪這麼的問。於是一面向他告訴，一面又表示不樂意的神氣。但顧元洪却反而庇護着文珠，搖了搖頭。笑道：

「我說這話倒並不是她驕傲的地方，實在是她孩氣未脫，多少還帶了一點天真的成分。

噯！我女孩兒也看得多了，從來也沒有見過像鴻大小姐這麼可愛的姑娘，唔！今日才算
是第一次，第一次！……」

「那麼在你的心中，好像是把她當作一顆明珠似的珍愛了，對不對？」

「對！對！你這個比方對極了！她不是叫文珠嗎？我此刻心裏的歡喜，真彷彿是找到了一顆價值連城的夜明珠一樣了。假使把我所有的地皮賣光，來捧紅這位鴻大小姐，我也甘
心情頭哩！」

顧元洪背着手兒，在室內來回踱步。一面吸着雪茄，一面滿臉含笑的說。他心裏是充滿了甜蜜蜜的熱望，在他腦海裏會浮現了神秘的一幕。張得標見他把文珠醉心得這個樣子，一時又喜歡又憂愁，喜歡的是，他賣完地皮也要狂捧文珠。捧文珠成名，換句話說，就是捧我賺鈔票。不過憂愁的，是他把文珠捧紅了之後，醉翁之意不在酒。那麼在他金子鋪路的手段之下，文珠早晚總要投入他的懷抱。假使文珠做了他的姨太太，關到金屋裏去藏嬌，那麼賽過拔去了我這一棵搖錢樹了。心裏正在暗暗的憂愁思慮，愛玉又匆匆的走了出來，低低的說道：

「顧先生！我問了姊姊兩三遍，她不回答，原來她已經睡着了。大概沒什麼大不了，等她一覺醒來，一定會好的。」

「唔！但願她沒有什麼，才叫我謝天謝地呢！張老闖！鴻二小姐！那麼我此刻走了。」

「顧先生！你不多坐一回兒走嗎？不要忘記，姊姊明天請你吃夜飯。」

「不敢，不敢！我明天請你姊妹兩位吃夜飯。好在明天下午我再可以來拜望你們的，再見！再見！張老闖！我們一塊兒走嗎？」

「不！我還要在這兒息一回，老兄請先走一步。」

顧元洪聽了，點了點頭，方才喜孜孜的走出房外去了。這裏張得標向愛玉望了一眼，微微一笑。說道：

「鴻二小姐！我說你姊姊沒有什麼頭痛不舒服吧！」

「奇怪？你怎麼知道的？」

「噯！我這麼一猜就猜到了，……不過我也真不明白你姊姊是存的什麼意思？顧先生可是位財神爺爺呢！這種人不樂而交個朋友，難道還要再想交一個比他地位更高一點朋友不成？」

張得標後面這幾句話，至少是包含了一點埋怨的成分。愛玉還沒有回答，忽然見文珠從裏面房中走出來了。冷笑道：

「張老闖！交朋友是我的自由，難道我交朋友還得你來給我支配嗎？那可不是天大的笑

話？」

「鴻大小姐！你……你沒有睡在床上，那你簡直是討厭着顧先生了？」

文珠這突然走出來的情形，倒把張得標吃了一驚，怔怔地愕住了一回之後，方才指着她急急的問。文珠並不作答，把身子坐到沙發上去，取了一支烟捲，劃了火柴吸煙。張得標雖然要向她的責罵，但是倒底鼓不起這個勇氣。接着却深深地嘆了一口氣，用了溫和的口吻。低低的說道：

「鴻大小姐！請你不要誤會我的意思，並非是我要束縛你的自由，其實我完全是爲你前途的光明而着想。要知道你在香港雖然有點名氣，但是到了上海，人家又怎麼會知道你鴻文珠三個字呢？所以沒有人來將你好好兒狂捧一下的話，那麼你能夠紅不紅起來？這實在還是一個問題。現在這位顧先生，是我從前要好的朋友。想不到他會發了國難財，居然在目前的上海也算是個很有地位的人物了。我知道這個人的脾氣，平日一錢如命。但在女人家身上化錢，却揮金如土，毫不可惜。剛才他曾經對我這麼的說，就是把他所有的地皮賣光了來捧你，他也甘心情願的了。你想，可見他對你的傾愛，是已經到了怎一分樣兒的程度了？所以我說這是你發紅的一個好機會。憑你這一手交際工夫，還怕不把這個曲死迷得混陶陶嗎？這個年頭兒做人，何必要這麼的認真呢？就算你對他覺得討厭，但你表面上總要敷衍他，讓他得到一點空心的甜蜜。反正女人家稍爲犧牲一點色相，算不得十分吃虧。只要他把鈔票一千一萬的用出來，那就是你的顏色！就是你的本領！等到他要和你正式開談判的時候，你再給他吃一盅閉門羹，那也不算遲呀！鴻大小

姐！我這一番都是金玉良言，對你本身完全有益，並無害處，你似乎應該仔細的考慮考慮。」

張得標一口氣說了這麼許多的話，他嚥了兩口唾沫，似乎也感到一點吃力的樣子。一面伸手到桌子上去拿過茶盃，連連喝了兩口。鴻文珠把俏眼兒向他斜乜了一眼，却抿嘴嫣然的笑起來，點點頭說道：

「張老闖！你忙什麼呢？對於這一點，我可不是一個愚笨的人，也許比你更知道得多一點罷！」

「你既然這麼的說，那我當然是很安心。可是我覺得奇怪，你爲什麼要假裝頭痛？這在你不是明明的冷淡着他？幸虧他沒有發覺出來。要不然的話，他還會高興來捧你嗎？所以我覺得這一點，你未免是太沒有打算的了。」

「張老闖！你以爲我沒有打算，其實這是你不知道我們女人對付男子的一種手段。一個女人和一個陌生的男子見面，那至少非得擺一點兒架子不可。假使隨隨便便的，我今天就和他談話，表示親熱的樣子；那麼在他心中覺得我好像不大珍貴了。所以一定要給他若即若離，使他對我有一種留戀，有一種希望，那麼他對我也自然更顯得殷勤了。」

「哦！原來如此，佩服！佩服！鴻大小姐！那倒是我錯怪你了。」

文珠這幾句話聽得標的耳朵裏，心中這才有個恍然大悟。他哦了一聲，豎起了大拇指，連連叫着佩服，一面含了笑容，一面還向她賠不是。其實這是文珠急中生智的一番意思，她怕和顧

元洪見了面之後，少不得要一番應酬，說不定還要請我吃夜飯，這樣子豈非誤了自己今夜的約會嗎？此刻又聽得標這麼五體投地的神情，一時倒忍不住又暗暗好笑起來。遂低低搭訕着問道：

「張老闆！那麼我們到底幾時可以登台呢？」

「還有三天，今天十二，噯！十五號準定可以裝修舒齊了。鴻大小姐！戲院裏已開始售票了，你知道顧先生每天包多少位置？」

「多少？問你呀！我怎麼知道？」

「每天包一百隻座位，接連的十天。你想，他這樣的不惜一切犧牲的狂捧你，在這個年頭兒就能有幾個人像他這樣子爲女人而鞠躬盡瘁呢？所以這種瘟生戶頭，你何不拿工夫出來拉住了他，那你除非是個傻子！」

張得標是一味的向她慫恿勸告，後面這句話還故意包含了一點刺激她的成分。文珠微微的一笑，却並不作答。這時已經六點多了，得標問她們晚飯怎麼樣？要不要我陪你們到外面去吃點兒？在得標也無非是一味的奉承她們的意思。但文珠搖了搖頭，說不必了，我們姊妹兩人就在這裏叫一點吃吧！張得標聽了，遂也不再客氣，匆匆的告別走了。這裏文珠叫愛玉揀了電鈴，叫侍役進來，吩咐到十三層樓西餐部送下兩客西菜來。侍者點頭答應，不多一回，兩客西菜送下。文珠和愛玉姊妹兩人便相對坐下，大家還喝一點酒。吃畢這餐晚飯，已經八點將近。文珠對鏡梳洗，略事修飾。愛玉見姊姊打扮得分外豔麗，令人可愛。遂低低的問道：

「姊姊！你預備到什麼地方去呢？」

「唔！我喝了一點兒酒，心中覺得興奮，所以想到舞廳裏去玩一回。妹妹在這裏給我照顧着，說不定有什麼人來找我，也好給我招待招待。」

「這麼晚了還有誰來找你呢？姊姊！帶我一塊兒去玩玩不可以嗎？叫人家一個人住在旅館內，人家多寂寞哪！」

「你還是一個十七歲的小姑娘，這種燈紅酒綠的場所還是少去爲妙。你在這兒看看書，不是很舒服嗎？你要聽從姊姊的話，我回頭可以帶好東西給你吃。」

「唔！我又不是三歲小孩子，你還這麼的哄我！」

愛玉鼓着小嘴兒，把身子扭動了一下，表示撒嬌的樣子。文珠笑了一笑，把鏡檯前的香水上洒了一洒，却並不回答什麼。愛玉偷偷地向她瞟了一眼，見姊姊這麼考究的神氣。遂若有所思的哦了一聲，眸珠轉了一轉。笑着道：

「哦！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麼呀？」

「我明白你今夜是赴什麼情人的約會去，所以打扮得這樣漂亮，而且討厭妹妹和你一塊兒去了。你不用笑嘻嘻的看着我，我這些話還不說到你的心眼兒裏去，隨便什麼東道？我都請。」

文珠聽妹妹這樣的猜測着，想不到真的被她竟說到心眼兒上去，這就望着她嗤嗤的笑。一面轉着腰肢兒向鏡子照，一面還竭力的否認着。說道：

「妹妹！你這猜測就完全錯了，我到上海也沒有多少日子，況且天天和你在一塊兒，叫我到什麼地方去和情人約會呀？」

「那麼你爲什麼不肯帶我一塊兒去呢？」

「不是跟你說了嗎？這種燈紅酒綠的地方，妹妹還是不去的好。我的意思，你明天去找個學校，還是繼續的給我去讀書吧！我自己吃了這一項被人視作玩具的飯，我總希望你能夠多去求一點學問，將來在社會上找一個高尚點的職業。」

「是的，我們總得把生活安定了一點之後，那麼我再找學校讀書吧！姊姊！我不跟你去了，你早點回來吧！」

愛玉這回子點了點頭，表示很認真的回答。文珠方才拿了皮包，匆匆的走了。她坐了車子，到米高美舞廳門口停下。正在付車錢的時候，就見一個英俊的男子，含笑走了上來。低低的叫道：

「鴻小姐！你給我的紙條兒我已經看到了。真感謝你，承蒙垂青，欲和我交個朋友，我在這兒已等候你多時了。」

「很好，李先生！我們到裏面去坐吧！」

文珠點點頭，遂和李英龍並肩入內。侍者招待他們坐下，泡了兩盃清茶。英龍在袋內先摸出煙匣子來，揭開蓋兒，遞了一枝烟捲給她。一面還給她燃火，表示非常殷勤的意思，笑道：

「我看了鴻小姐的芳名之後，我才知道是報上登着大名鼎鼎的歌舞皇后。這真是有眼不識

泰山，還恕我魯莽才好。」

「李先生！你太客氣。其實我們的歌舞團還是初到上海，人地生疏，那裏能怪得了你呢？李先生！你那騎馬的工夫真是好極了，下午仰仗你的大力，我倒賭贏了很多的錢。謝謝！謝謝！」

李英龍聽她這樣說，倒忍不住撲的一聲笑起來了。明眸含了溫情的目光，望着她嬌艷的臉龐兒，好像有說不出愛處的神氣。說道：

「這是鴻小姐的鴻運高照，怎麼謝到我的身上來呢？我想鴻小姐對於此道，門檻很精，大概平素就善於跑馬的吧！」

「從前在香港的時候，確實也常常白相這個玩意兒。但這回子到上海，今天還是第一次嚐試。想不到出門得利，我竟大獲全勝。不過我贏就贏在你的身上，所以我覺得非和你交個朋友不可。李先生！不知道你願意有我這麼一個女朋友嗎？」

文珠一面回答，一面嬌媚不勝地斜瞟了他一眼，那秋波簡直是要勾人靈魂那樣的樣子。李英龍有點混陶陶的，驚喜十分的笑道：

「那還用說嗎？我若有了鴻小姐那麼一個女朋友，這真是我前世敲碎了十八隻木魚才修來的好福氣呢！只怕我一個騎馬的武夫，有點夠不上資格追隨在你的左右吧！」

「李先生！你這話說錯了，我為什麼要和你交朋友？就是因為你有這一手騎馬的好工夫呀！假使你沒有騎馬的本領，我又怎麼能和你認識呢？」

「這樣說來，我還得謝謝我這個已死的好朋友了。」

「什麼？你這話是怎麼樣解釋的呀？我可有些兒聽不懂了。」

文珠對於他這沒頭沒腦的兩句話，自然有點莫明其妙。遂微蹙了眉尖兒，向他奇怪地問。英龍低低的告訴道：

「我從前在大學讀書的時候，本來原是一個運動健將，後來一個朋友在跑馬廳裏做事，他就叫我學騎馬，說做個騎師，進益也很不錯的。說起來真有點慚愧，因為我畢業之後，只會說幾句英語之外，什麼學問也沒有，那麼別的事業，當然做不來。所以就聽從朋友的勸告，學會了騎馬，從此把騎馬當作職業。但吃一行怨一行，我很不滿意眼前的職業，但我這個朋友却已經死了。現在想不到因騎馬而認識了鴻小姐，這就是讓我騎在馬上跌下來跌死了，我也甘心情願的了。」

「啊呀！李先生！你不要說這些不吉利的話，倒叫我聽了很不舒服。」

文珠聽到他後面這兩句話，這就不禁啊呀了一聲叫起來。包含了一點埋怨的口吻，向他柔情綿綿的回答。英龍心中十分快慰，遂拉着她手兒。笑道：

「鴻小姐！我是這麼的說一句比方呀！那裏真的就會跌死了嗎？來！你的舞步一定不錯，我求你去舞一次好嗎？」

文珠點頭含笑，兩人遂攜手到舞池裏去了。兩人經過了這次跳舞之後，各人的心中都坎上了一个深刻的印象。原英龍本是一個跳舞健將，而文珠又是個歌舞皇后，兩人什麼舞步都會跳，

所以可說是棋逢敵手，將遇良材，大家頗覺志同道合，真是滿意到了一百二十分。音樂終曲，兩人攜手歸座。文珠笑道：

「李先生！你舞步跳得那麼好，看上去平日一定是個善於交際的人！」

「也不見得是善於交際，不過平日沒有事情，還是跳舞而已。」

「你得老實告訴我，你有幾個女朋友？」

「我一個女朋友也沒有，真的，我一句都沒騙你，除了今天夜裏，只有你總算是我生命中第一個女朋友。」

英龍搖了搖頭，一本正經的態度，表示十二分忠實的樣子，文珠將信將疑的瞅了他一眼，披了披小嘴兒。笑道：

「你騙誰？像你這種男子會沒有女朋友，殺了我的頭，我也不相信。」

「除了你之外，我要有第二個女朋友，那我一定不得好死。鴻小姐！我給你罰了咒語，你難道還信不過嗎？」

「唔！那我就相信你了，不過我覺得奇怪，你難道會這麼的老實嗎？也許你是已經結過婚了，對不對？」

文珠聽他噙了誓，雖然有點相信了，不過她芳心裏還有一點猜疑，遂向他又低低的問。英龍把那顆心兒在別別的一跳之後，方才又平靜下來。微微的一笑，顯出那樣毫不介意的樣子。把手指點着自己的鼻子。說道：

「你看看我的年紀，也可以知道我還是一個獨身漢了，怎麼你就會猜我結過婚了呢？我和誰去結婚？除非你……」

「你多大年紀了？總不見得還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小伙子吧！」

英龍說到這裏，頓了一頓，他在窺測文珠臉部上的表情，有沒有怒意？但文珠却裝做沒有聽見的樣子，把他臉兒打量了一回，先這麼笑盈盈的說。英龍知道她完全有愛上自己的意思，心兒裏真有說不出的甜蜜，遂一本正經的說道：

「雖然不見得還只有十七八歲，但我也沒有上二十六歲，一個念五歲的青年沒結婚，這算得了什麼呢？」

「那麼你家裏還有些誰呢？」

「我家裏沒有什麼人了，就只有我一個兒。所以我在平日真是冷冷清清寂寞得很，東蕩西逛，就好像一隻小鳥沒有了歸宿的樣子。現在我有了鴻小姐這麼一個好朋友，那麼在我的心裏至少是可以得到一點暖意的安慰了。」

英龍說到這裏，脈脈含情的望着她粉臉，却甜蜜蜜的微笑。文珠聽他這樣說；心裏自然非常的滿意。遂瞞了他一眼，低低的說道：

「假使你真的是這麼孤零零的話，那我們倒可說是一對同病相憐的人了。」

「怎麼？鴻小姐這次到上海難道也只有孤單單一個人嗎？那麼你在香港，多少總有幾個家屬的嗎？」

「我這次到上海，還有一個妹妹，她是一個十七歲的小姑娘。我們姊妹兩人，沒有父母，沒有親友，確實也非常的孤零呢！」

「哦！這真所謂，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天下唯其可憐的人會同情可憐的人，所以鴻小姐一見到我，就會表示同情我，並和我交朋友。那叫我心中是多麼的感激呢！不過我是一個很貧窮的青年，在鴻小姐四周的環境裏儘多着不少的大富翁。所以我覺得很寒酸，照地位而論，也許我服侍你每天穿雙高跟皮鞋的資格都還夠不到呢！」

英龍是個很會說話的人，換言之，在女人人身上的工夫是相當的好。聽到文珠的耳朵裏，她真覺得有說不出的歡喜和心愛。因為自己是個歌舞女子，在別人的眼睛裏看來，就把我當作一件玩物看待。現在我把英龍納在身旁，相反地把他作為我唯一的玩具和安慰，那我是多麼的快樂呢！在這樣一想之下，遂把手兒搭到他的肩胛上去。低低的笑道：

「只要你肯天天服侍我穿高跟皮鞋，那我倒可以少用一個貼身的小丫頭了。只怕李先生嫌我粗俗，不肯服侍我吧！」

「鴻小姐！你這話可是真的？承蒙你這樣看得起我，不要說我服侍你穿高跟皮鞋，就是叫我給你倒便桶夜壺，我都樂而幹的哩！」

憑文珠這兩句話，英龍就知道她是一個很浪漫的女子。但自己是個情場中老手，玩女人的鼻祖。所以心中這一快樂，心花兒朵朵地開了，他顧不得自己是個堂堂七尺之軀，竟然是把什麼話兒全都說了出來。文珠聽了，却把手指兒在他頰上一劃，恨恨的逗給他一個嫵媚的白眼，因為她

腹內還有一點酒的餘興，使她激動了一種不可壓制的熱情，她的身子竟斜倒到英龍的身懷裏去了。英龍被她這麼的一挑撥，使他全身細胞都會緊張起來。這就低下頭兒去，望着她吹氣如蘭的嬌容。輕聲笑道：

「鴻小姐！你爲什麼給我白眼看？是不是你不肯收留我做一個小丫頭嗎？」

「你不配做小丫頭，只配做小書僮，但是小書僮應該服侍少爺的，服侍我女人家，那可不大像樣子吧！」

「那有什麼關係？我可以穿女人的旗袍，只要你不討厭我，我爲你犧牲到無論怎樣的地步？我都不叫一聲冤枉！鴻小姐！你覺得我這個書僮對你主人忠心不忠心呢？」

「現在雖然說得那麼忠心，但只怕你們沒有永久的心，一旦見了比我更好的主子，難免就要拋了我去服特別的主人去了。」

文珠說得這裏，秋波水盈盈地又表示無限怨恨的樣子。英龍聽了，却連連的搖頭，顯出誠懇的態度。正色的說道：

「那是決不會，那是決不會的。我這書僮的忠心，就像是一條狗兒一樣。吃誰家的飯，就給誰家管門。只要你鴻小姐把我不厭棄，那我到死也不改變我對你這一分兒的忠心。」

「你真的對我抱了這一分忠心嗎？」

「那還有假的不成？當然是真的，我李英龍決不會說一句假話。」

「不過我要和你寫一張合同，因爲口說無憑，我當然還不能完全的相信。」

「可以，可以，但這張合同怎麼樣的書寫呢？似乎很不容易寫吧！」

「只要你肯寫，我覺得天下就沒有什麼困難的事情。假使你寫不來，我可以告訴你如何的寫法？」

「怎麼樣寫呢？你倒不妨先說給我聽聽。」

「李英龍今情願終身服侍鴻文珠爲僕役，必需忠心耿耿，言聽計從，以後不得向任何女子發生主僕關係，否則，依法起訴，李英龍自願伏罪嚴辦。」

李英龍聽她一本正經的唸出來這幾句話，一時倒不禁爲之啞然失笑，心中暗想，文珠真是一個思想奇特的女子，不管她對我有沒有真心的愛？但她是個有美色有鈔票的女子，我和她廝混在一起，總不見得我有什麼吃虧的地方。這就微微的笑道：

「那可不是什麼合同，倒像是一張賣身契了。」

「什麼？你不情願這樣寫是不是？那麼我也暫時不能收用你。因爲我們到底還是一個初交，任你說得那麼天花亂墜，我却抓不住一點憑據，叫我怎麼能相信？」

「假使我寫了，你今天就收用我了是不是？」

李英龍忍不住笑嘻嘻的問，把她纖手兒輕輕的撫摸。文珠這時覺得英龍的手裏好像有股電流似的，通過自己的手心，直灌注到血液裏，刺激得一個苦心會志忑地像小鹿般地亂撞起來。遂把俏眼斜乜了他一眼，含了勾人靈魂的魔力。低低的故意用了俏皮的口吻，去試探他說道：

「當然囉！你寫了之後，我自然連夜的就收用你。因爲我要試試你脫穿女人家的高跟皮

鞋，是否是個老手？」

「那你可以放心，資格老得不得了，保險你會感到滿意極了。」

李英龍得意忘形的說了這兩句話，在他無非是想博得美人歡心的意思。不料聽到文珠的耳朵裏，却伸手恨恨的在他大腿上擰了一把。哼了一聲，冷笑道：

「這可是你不打自招了，原來你服侍女人家是個老資格。那麼我問你，你在平日還能算是一個安分守己的人了嗎？」

「這……這……」

文珠這兩句話把英龍問住了，說了兩個這字，紅了臉兒，却有點啼笑不得的表情，吱吱唔唔的回答不出什麼來了。就在這時，文珠忽然瞥見顧元洪挽了一個女子，從舞廳外走進來。因為自己剛才還裝着生病，所以心中倒驚慌起來。便站起身子，拉了英龍，急急的奔出舞廳去了。

二 滬上試歌聲社會聞人空銷魂

英龍被文珠拖出了舞廳外面，一時還弄得莫明其妙。遂愁眉不展的露了一絲苦笑，望着她略有驚意的粉臉兒。低低的說道：

「鴻小姐！你……你……拉我到什麼地方去呀？裏面茶賬還沒有付去呢！」

「哦！不錯，我倒忘了。那麼你快去付了茶賬，我在隔壁金谷飯店等你。」

文珠這才被提醒過來，遂放了他的手，一面向他低低的關照，一面便自管的走到隔壁金谷

飯店去了。等英龍在舞廳裏付了茶賬，找到金谷飯店，只見文珠已坐在桌旁獨個兒喝生啤酒了。這就含笑在她身旁坐下，低低的說道：

「鴻小姐！原來你是一個善飲者，怎麼忽然的又想著來喝生啤酒了？」

「我這人的脾氣就是這個樣子，想到什麼就做什麼？李先生！你有興趣陪着我喝幾杯嗎？」

「喝酒我最有胃口，你能來幾盃？」

「起碼四五盃，你有幾杯的酒量？」

文珠見他伸手握了一盃，就一仰脖子，咯嚙咯嚙的喝了下去。於是自己也一飲而盡，又向他笑盈盈的問。英龍伸了兩個手指，一面又去拿桌子上放着的第二杯。文珠笑道：

「只有兩杯的酒量，我勸你這一杯還是慢慢兒的喝下吧！回頭醉倒在路上，別給我丟臉皮！」

「鴻小姐！你不要弄錯了，和我談飲酒，不是拿盃子做單位的。我是說兩打，喝二三十杯啤酒，真算不了一回希奇的事。」

英龍搖了搖頭，一面笑嘻嘻的說，一面把生啤酒又喝下了一杯。文珠見他這種牛飲的態度，忍不住暗暗的歡喜。遂故意的白了他一眼，拿話去刺激他。說道：

「你不要大言不慚了，你假使喝得下三十杯生啤酒，隨便什麼東道？我都請你。」

「真的嗎？可是你說了不要賴。」

「我決不賴的，但是你若喝不下，那你便怎麼的說？」

「隨便你，你要怎麼樣就怎麼樣？不過我喝了這三十杯酒，你得收留我做你永遠的奴僕，服侍在你的身邊，而且今天夜裏，就得馬上實行。鴻小姐！你能不能依順我呢？」

英龍兩眼盯住了文珠的粉臉兒，好像饑涎欲滴的神氣。文珠心中暗想，可憐我在十七歲那年，爲了年幼無知，受了人家的欺騙，早已把我清白的身子，給這般多了幾個臭銅鈿的富翁們玩弄過了。現在我是長成了二十多歲了，幾年來在黑暗社會上把自己磨練得改變了性情。似乎女人的貞操，也算不得什麼可貴了。男子可以拿我們女子當作玩物，難道我們女子就不能把男人來白相白相嗎？文珠在這樣沈思之下，所以對於英龍這幾句話，只有感到無限的興奮和歡喜。遂笑迷迷的說道：

「好的，就是這樣的決定罷！僕歐！再拿三十杯生啤酒來。」

「鴻小姐！不過話得聲明在先，我要邊喝邊撒的。」

「那當然許可，假使只喝不撒的話，豈不是把你肚子要漲破了嗎？我是和你打賭，不是要謀你的命。你放心，只管邊喝邊撒好了。」

侍者把三十杯生啤酒拿上的時候，英龍瞧着倒有些担心起來。暗想，我是這麼的說句玩話，誰知她却認了真，竟和我打了賭，那可怎麼的辦？遂只好又拿這些條件來向她要求，在他心中的意思是最好文珠加以反對，那麼這一個打賭在無形中可以推翻了。但是萬不料文珠却答應了自己，而且還一本正經這麼的作答。因此就叫他弄得騎虎難下，也只得硬着頭皮。把生啤酒當作開水喝，一杯一杯的喝了下去。文珠在旁邊見他喝到第六杯的時候，已經大有嚥不下去的樣子。同

時臉兒已變成了紫醬的顏色，額角上的青筋暴露得很明顯的了。這就用了譏笑的口吻，說道：

「我看你就喝了半打算了罷！反正你說是以打做單位，那麼半打也是打呀！嘻嘻！你說是不是？」

「鴻小姐！你別代我找急！我去撒一泡來再喝半打給你看看。」

英龍還有點不甘示弱的樣子，一面說，一面站起身來，匆匆地到小便處去了。文珠待他走後，便叫侍者把生啤酒退去十五杯。等英龍回來，便瞅了他一眼。笑道：

「你看我不吹牛的人，一回兒就喝下了十五杯。現在我只要你再喝九杯，那就算你賭勝了好不好？」

「再喝九杯嗎？那是篤定泰山，你瞧着一杯，二杯，三杯，四杯，五杯，六杯，七杯……哇！……」

英龍也知道她是退去了十五杯，這就很有把握的笑了一笑。一面坐下，一面就一杯一杯的喝了下去。等他又喝完了六杯，把第七杯湊到嘴角旁去的時候，忽然哇的一聲。連忙把身子仰開，但已經嘔吐滿地的了。文珠瞧他這個模樣，真是又好氣又好笑。遂連忙站起身子，走過去把他扶住了。說道：

「不會喝酒，你少給我吹牛皮。現在你可現原形了，問你打腫了臉兒還裝什麼胖子嗎？」

「不要緊，不要緊，還有三盃，我泰泰山山可以喝下去的。」

「已經吐得這個樣子了，還要說泰泰山山呢！算了罷！算了罷！」

「我說不要緊，真的不要緊的。我再喝完了三盃，我就賭贏了，你收我做了僕役吧！你今夜就可以試用試用我，那你就賴不掉了。」

文珠見他臉色由紅變成了青白的顏色了，但是他還糊糊塗塗的說着這兩句話。一時只覺女色魔力的大，會使一個男子忘記了本身的利害，假使這三盃是毒汁吧！恐怕他也不會不顧一切的還要喝下去了。一時感到他的癡心，所以不免起了一點愛憐之心。再說旁邊的食客都向這兒注目了，侍者們因為英龍吐得一蹋塗糊，所以臉上也都顯出討厭的樣子。這就付了賬單，把英龍扶着走出金谷飯店的小吃部。她在睜珠一轉之下，叫了一輛三輪車，坐到東亞旅社，在四樓開了一個房間。英龍還一路上啞啞地說着不要緊，不要緊，我沒有醉，我一點也沒有醉。文珠把他扶到床上躺下，給他蓋了一條被兒，她似乎感到有些兒累乏，坐在沙發上，吸了一支煙，靜靜地想了一回子心事。一瞧手錶已經十一時多了，這就坐到桌子旁，打開皮包，取了一張白紙。拿鉛筆寫道：

李先生：你不怕難為情的？吹牛皮，到底露了馬脚。三十杯啤酒打了一個四折，但還是十分的勉強，嘔吐得一蹋塗糊，若不是我扶你到這兒來睡一宵，看你真的要倒在路上過夜了。但是今夜的酒醉，說起來總是我累害你的，所以我真覺得抱歉得很！假使你願意繼續和我交朋友的話，明天醒來，到國際飯店八百十六號裏來找我好了。

鴻文珠手啓

文珠寫好了這張字條，便走到床邊去，塞在枕頭底下，但是把紙條又在外面露了大半，是給他易於發覺的意思。當她正欲離開臥房之前，偶然瞥見英龍那副俊美的臉蛋兒，她的芳心不免砰

然地跳動了兩下。這就抑制不住她熱情的爆發，終於俯下身子去，把她小嘴在英龍的唇上熱烈地吻了兩下。接着又在他頰上吻了一下，給他留了一個標記，方才匆匆的坐車回到國際飯店去了。愛玉見姊姊回來了，在她臉上似乎還有一點酒容。便逗給她一個神秘的媚眼，低低的笑道：

「姊姊！你又跟愛人在外面喝了酒吧！你說回頭帶東西給我吃，不知你到底帶些兒什麼好東西給我吃呢？」

「啊呀！該死！該死！我剛才還記在心裏，怎麼一忽兒就忘記了？」

文珠被妹妹這麼的一說，她方才記得了。因此啊呀了一聲，不免怔怔地愣住了。愛玉向她披了披小嘴，扮了一個鬼臉。笑道：

「算了罷！見了愛人魂靈兒也不知飛到那裏去了？還會記得這些無關緊要的事情了嗎？」

「好妹妹！你不要生氣，姊姊明天補給你更好的東西。」

文珠放下了皮包，脫了大衣，賠了笑臉，只好向愛玉央求。愛玉故作生氣的樣子，向床上一躺。嬌嗔地說道：

「早知道你沒有什麼好東西帶給我吃，我還等得你這麼晚不睡幹嗎？這真是偷鷄不着蝕把米了。喔唷！倦末倦煞，依然望了一個空。」

愛玉一面說，一面還伸手按在嘴兒上打了一個呵欠。她躺進了被窩，大有冤枉睡得這麼遲的樣子。文珠也躺進被窩裏去，抱住了妹妹的身子，只好一連串的賠錯。愛玉笑了一笑，還是怨地說道：

「賠錯有什麼用呢？我真不要你來假意見說好話！」

「妹妹！那麼你要把我怎麼樣罰罰呢？你說好了，我一定可以依你。」

「有倒有一個條件，只怕你不肯答應。」

「你說吧！是什麼條件？也許我可以答應你。」

「這條件也算不得什麼困難，假使姊姊把我當作親妹妹看待的話，那你是應該向我坦白地告訴的。我問你，你今天晚上到底和誰約好了？在什麼地方玩上了一回子？你能不能向我告訴聽聽呢？」

文珠聽妹妹這樣說，方才明白，原來是爲了我這一回神秘的行動。於是微微的一笑，偃着她的嬌軀。低低的問道：

「妹妹！你倒猜一猜，猜我愛上了什麼人？」

「唔！這倒有些兒難猜，因爲才到上海沒有幾天，況且我又天天跟在你的身旁，你一忽兒又和什麼人愛上了呢？姊姊！我真佩服你談戀愛的手段，竟像閃電戰般的快速。到底和誰在一塊兒玩？我猜不到，還是你自己說出來吧！」

愛玉微蹙了眉尖兒，呆呆地想了一回。但自己想想，覺得姊姊根本沒有和什麼人認識過，所以真覺得令人有些兒神秘。遂搖了搖頭，表示不知道的意思。文珠捧過她的粉臉兒，把小嘴附了她的耳朵，低低地說了幾句。接着又笑嘻嘻的說道：

「妹妹！這是你做夢也想不到的吧！」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一聲來聽電話？」

「不！不！那不用了，就讓她多休息一回兒吧！反正我沒有什麼事，啵！再會！再會！」

愛玉聽到這裏，覺得他已掛斷了電話，遂也把聽筒掛上。這時却見文珠穿了一件絲絨睡衣，從裏面走出來。站在房門口，先伸了兩手，打了一個呵欠。然後低低的問道：

「妹妹！是誰來的電話？」

「就是昨晚那個顧元洪……」

「真討厭！大清早又是幹什麼打電話來的？」

「人家特地向你請安哪！看他對你多關心的，對他的娘恐怕沒有這麼的孝順吧！」

「啐！你這淘氣精！」

愛玉說時，忍不住吃吃的笑了起來。文珠啐了她一口，却也忍俊不置，自管坐到鏡檯前去梳洗了。正在薄施脂粉的當兒，忽見侍者輕輕的推門進來，手裏拿了一張名片，含笑報告，說有人來拜訪鴻小姐。愛玉先去接過名片一瞧，見寫着李英龍三個字，這就瞟了文珠一眼。微微的笑道：

「姊姊！是李英龍先生來了。」

「哦！請他進來吧！」

文珠這句話，是先向侍者吩咐了。她芳心裏不知怎麼的？只覺得甜蜜蜜的好像啣了一塊糖似的模樣，臉上的笑容就沒有平復過。這和剛才聽到顧元洪來了電話的消息，那顯然是大不相同

了。不多一回，李英龍很有禮貌的推門而入。脫了呢帽，向她們深深地鞠了一個躬。文珠笑盈盈的站起身子，先給妹妹介紹說道：

「李先生！這是我的妹妹愛玉。」

「鴻二小姐！」

「李先生！你騎馬的技術可真不錯，令人敬佩得很！」

李英龍聽文珠介紹之後便很恭敬的向愛玉招呼了一聲。愛玉見他果然生得年青貌美，頗有英氣勃勃的姿態。心中這就暗想，那就怪不得姊姊會愛上他了。一面含了嫵媚的微笑，也向他低低的搭訕。英龍連說那裏，文珠把手一擺，是請他坐下的意思。她一扭屁股，便步入裏面的臥室去了。李英龍在沙發上坐下，摸出煙盒子，取了一支，遞給愛玉。愛玉搖搖頭，因為人家這麼客氣，自己就不得不代姊姊去招待他了。於是劃了一根火柴，給他燃火。李英龍欠了身子，連連道謝。偷眼向愛玉打量了一回，覺得妹妹的美麗，却也不亞於姊姊。姊姊好像是朵盛放的鮮花，但妹妹却像一朵將要展放的花蕾，幽靜和嬌憨的意態，更會令人感到一種可愛。一時不免有種妄想，要如姊妹兩人能夠給我左擁右抱的話，那就是叫我去做大總統，我也不大情願的了。正在呆呆的癡想，文珠方才換了一身旗袍，笑盈盈的走出來。她和英龍四目相接，各人鄙浮現了會心的微笑。文珠先說道：

「李先生！你的酒量真不錯，好像喝不到十五盃，就嘔吐得一蹋糊塗了吧！」

「鴻小姐！你不要嘲笑我，其實在平日，我喝三十盃還算不得什麼希奇？」

李英龍微紅了臉兒，他覺得有些不好意思。但是他回答的話，却還竭力的在紮面子。文珠聽他還要這麼的好勝，遂逗給他一個嬌嗔。笑道：

「喔唷！你還裝什麼大好老？在平日能喝三十盃，那麼昨夜就不能算是平日了嗎？」

「昨夜和普通的日子當然有些兒不同。」

「有什麼不同？我倒要向你請教請教。」

文珠聽他這麼說，好像還有點俏皮的作用似的。這就微蹙了眉尖兒，表示很不明白的神氣，低低的追問。英龍微微的一笑，故作一本正經的態度。說道：

「在平日喝酒，酒的力量雖大，但我總還抵擋得住。不過昨天晚上，我被另一種比酒更厲害的東西所迷醉，所以我的心就完全的醉起來了。」

「哦！這是一種什麼東西呢？我真不知道竟有這麼的厲害嗎？」

文珠覺得他頑皮得叫人可愛又可恨，雖然她粉臉兒上已經籠上了一朵鮮艷的桃花，但是她口裏還一本正經地向他追問。李英龍還沒有回答，站在旁邊的愛玉，却忍不住抿嘴撲的一聲笑起來了，英龍被她一笑，這才有了推託之辭。遂微笑道：

「鴻大小姐！你不用問我，二小姐在笑，她一定已經知道了，你還是叫二小姐說吧！」

「喲！李先生！你這是什麼話？我如何知道你肚子裏的意思呢？」

愛玉到底是個十七歲的小姑娘，她却先怕難為情起來。一面漲紅了嬌靨回答，一面却轉身逃裏面一間去了。英龍見愛玉走後，便站起身子。低低的說道：

「鴻小姐！你還沒有吃過早點吧！我和你一同到外面去吃點兒點心好不好？」

「好的，……妹妹！我和李先生到外面去一次，有人來看我，叫他等一回好了。」

文珠點點頭，一面向房裏高叫了一聲，關照着妹妹。愛玉並沒有出來，只在裏面答應了一聲。文珠遂披上大衣，拿了皮包和英龍匆匆的走出了國際飯店。附近最清潔的是金門茶室，所以兩人挽手踱進到裏面坐下，泡了兩壺紅茶，拿了幾客春捲，燒賣，鷄球大包等點心吃。英龍一面給她斟了盞茶，一面包含了埋怨的目光，瞟了她一眼。低低的說道：

「鴻小姐！昨夜你丟着我一個人走了，那也未免太狠心一點了。」

「啊呀！你這人真是不識好人心，狗咬呂洞賓了。假使我把你一個人丟在金谷飯店的小吃部裏，我自管的走了，那麼我才算是狠心呢！現在我給你送到東亞旅社，好好的服侍你睡下，這還不能算待你至矣盡矣了嗎？看你還沒有給我服侍脫高跟鞋，我却先服侍你的酒醉了。誰知你還來怨恨我，那你也未免是太沒有良心的了。」

文珠聽他還來怨恨自己，這就白了他一眼，給他絮絮地解釋了許多的話。鼓着紅紅的臉腮子，大有生氣的樣子。英龍是個很會奉承女人的男子，他連忙伸手在自己額角頭上連連的拍了兩下。笑道：

「該死！該死！鴻小姐！我冤枉了你，對不起得很！請你不要生氣罷！」

「我真犯不着跟你生氣，不過我今天原要和你開個談判。你吹了牛皮，自己喝醉了酒算，還累我爲你忙碌得要死，你自己說一句，該怎麼的罰一罰？」

英龍見她那種薄怒嬌嗔的樣子，那似乎更增加了她一分兒嫵媚的風韻。他笑了一笑，賠着百二十分小心的神情。低低的說道：

「隨便你怎麼樣的罰我，我決不有一句還價。鴻小姐！你說吧！」

「我罰你裝三聲狗叫，你依不依？」

「不要說罰三聲，就是罰三十聲，我也不敢不依呀！」

「好！只要你說這一句話，那麼你就叫吧！」

「在這兒裝狗叫，那可不行。我說在沒有人的地方，只有我和鴻小姐在一塊兒，那麼我就是給你騎在背上在地下這麼爬幾個圈子那也算不得什麼希奇。」

文珠見他那種賊禿嘻嘻的樣子，一顆芳心，不免有些兒蕩漾。秋波恨恨地逗給他一個嬌嗔，但却又掩不住的露出甜蜜的微笑來。說道：

「你說了可不許賴，要不給我騎的話，你便怎麼樣？」

「我賴了的話，給你量三個耳刮子可好？」

「好！那麼你預備在那一天給我騎？你是一個騎師，在平日專門騎馬，但我倒要騎騎你，看你跑得有像馬一樣的快？」

「我開的是張即期支票，決不空頭，今天晚上好不好？反正我東亞那個房間原沒有回棹哩！」

英龍說這兩句話的時候，他滿心眼兒裏是充實着火樣的熱望，臉上的笑容是顯出無限欣喜的

樣子。文珠暗想，原來這小子是早有存心的，所以房間依然繼續的開下去。雖然覺得這是一件很難爲情的隱事，但自己的芳心已被一種不可抑制的情感所衝動了，使她總於厚了面皮，頻頻的點了一下頭兒。秋波斜乜了他一眼，到底覺得有些兒羞澀起來，英龍見她這默允的表示，他心中這一快樂，幾乎把心花兒都朵朵地樂開了。遂笑嘻嘻的說道：

「鴻小姐！我想起了一件事情，那似乎也應該向你辦交涉的。」

「什麼事情？你要和我辦交涉？」

「喏！你忘記了嗎？……」

英龍見她抬起頭來，猜疑地問。這就把手指在自己頰上點了點，笑嘻嘻的說。文珠似乎並不懂得他這一個表示，遂又繼續的問道：

「這是什麼意思？」

「我臉頰上一個嘴印子，怎麼你不記得了？幸虧我照鏡子先發覺了，否則走在馬路上，那可真不好意思。鴻小姐！這回子你該要罰了，是不是？」

「哦！原來是爲了這個，那最多給你吻一個還，算得了什麼呢？」

文珠這才猛可的想到了，她哦了一聲，也忍不住啞啞的笑起來了，英龍樂得什麼似的，他連連的點頭。腦海裏是浮現了神祕的一幕，他這時心中的歡喜，真比每次在跑馬廳裏跑第一得到獎金的時候還要高興十萬倍呢！

兩人吃畢點心，時候快近十一點了。文珠很快的先付去了賬單，英龍有點不好意思的樣子，

微微的一笑。說道：

「原是我叫你到外面來吃點心的，怎麼可以要你請我的客呢？」

「這算不得什麼？我們既然交了朋友，我有我用，你有你用，那還分什麼彼此呢？晚上我或許有別的事情纏住了，說不定遲一點到來。你可以不必性急，只管靜靜的等着好了，知道了沒有？」

「知道了，不過你在可能範圍之下，還是請你早一點兒到來。」

文珠含笑點了點頭，兩人這才匆匆的握手分別了。文珠回到國際飯店，走進房間，不料見顧元洪已坐在沙發上和妹妹談着話。元洪一見了文珠，好像獲到了珍寶一樣。立刻站起身子，笑嘻嘻的說道：

「鴻大小姐！你的身體全好了？怎麼才好了一點兒又到外面去了呢？」

「顧先生！對不起！又累你等候許多時候了吧！其實我昨晚原是一點兒頭痛病，這是我的老毛病，睡一回子就會好的。所以沒有什麼問題，我剛才到公園裏去透透新鮮空氣的。想不到顧先生才來了一個電話，你身子也到來了，那真叫我心中太過不起了。」

「那兒話？那兒話呢？鴻大小姐！你何必這麼的客氣呀！昨天晚上我只見了你一次面，我就覺得你真是一個十全十美的好姑娘。可惜你一進去就不出來了，你說有些兒不舒服，那時候我真找急得不得了。要想叫我的好朋友牛博士來給你診治診治，你妹妹又說你怕看醫生怕吃藥。我昨天晚上真爲你急得一夜沒有好好兒的睡覺。今天一早，打個電話來

問安，說你還沒有起來。我此刻親自來拜訪你，不料你又出去了。鴻大小姐！你真是難碰得見的。我前星期到市政府裏去晉謁市長的時候，還沒有像你那麼的難見哪！哈哈！真的，在我眼睛裏看起來，你真比市長還高貴得多啦！」

顧元洪滔滔不絕的說出了這一大篇的話，連他自己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文珠也覺得他把自己捧得三十三天去了，但想起昨夜還在舞廳裏看見他跟女人在一起的時候，這就淡淡的一笑。俏皮地說道：

「顧先生！你別這麼的捧我，把我捧得太高了，回頭這一交捧下來，豈不是要摔死我了嗎？真難為你，爲了我的不舒服，累得你一夜沒有睡覺，那麼你大概是通宵的了……」

「什麼？通宵……什麼？……鴻大小姐！你不要跟我開玩笑呀！」

顧元洪到底也有些兒虛心，這就漲紅了血噴豬頭那麼的臉，情不自禁先急急的回答。文珠撲哧的一笑，脫了大衣，放下了皮包。說道：

「你不是通宵的沒有睡覺嗎？爲了我的一點兒頭痛是不是？」

「唔！唔！是……鴻大小姐！你今天完全的好了，我心裏真覺得快樂。你此刻不要再把大衣脫去了，快到吃中飯的時候，我想請你吃飯。還有鴻二小姐，我們大家一塊兒去吧！」

顧元洪竭力在掩飾他慌張的表情。掉轉話鋒來，滿面含笑的請她們吃飯。文珠雖然極不願和這種人在一起廝混，但爲了適應環境關係，對於這些有財有勢的人，當然是不能在表面上顯出計

厭的樣子。遂回頭向愛玉望了一眼，低低的說道：

「妹妹！顧先生既然這麼誠心誠意的請我們吃飯，恭敬不如從命，我們還是一塊兒去好不好？」

「姊姊！你和顧先生只管去，我還是待在這裏吧！回頭團裏要有人來找你，沒有人接頭，那也不大好。反正我這幾天胃口不開，也吃不下什麼東西。顧先生！我改天再叨擾你吧！謝謝你了。」

「啊呀！二小姐！你沒有答應我一同去，還謝我，那你真也太客氣的了。」

文珠見妹妹不肯去，遂也不去勸她。自管的又披上了大衣，拿了皮包，和顧元洪一同到榮華酒家吃飯去了。元洪爲了竭力奉承她起見，便點了許多名貴的小菜。拿了一瓶葡萄酒，說這種美酒，喝了之後，不但不會有傷身子，而且還可活血脈。一面說，一面給她斟滿在高腳盃裏。兩隻老鼠眼，色迷迷的望着日光燈籠映下文珠的粉臉。覺得越看越美麗，越看越可愛。自己那個沈麗卿，雖然生得肉感動人，但和這位鴻大小姐相較，那當然又差得遠了。顧元洪在望得出神的時候，恨不得把她抱住了，可以連連的聞香呢！文珠被他看得有點窘住了，遂轉了轉烏圓的眸珠。笑道：

「顧先生！你每天倒很空閒吧！好像日夜都沒有什麼公事的樣子。」

「事情那裏會沒有？說起我的公事實在太忙了。地產公司裏差不多天天有生意接頭，還有銀行裏，貿易公司裏，都得我去蓋印才可以通過。不過我手下都有副經理和祕書，所以

一點小事情，我就不去過問了。假使這許多地方，都要我一個人親自去管理的話，那恐怕我就活不到像現在那麼的長命。」

文珠聽他這樣說，就可見他的事業，不儘是開設了地產公司，還有什麼銀行貿易公司，那麼他在上海的地位，確實也有相當的名望了。這就笑了一笑，存心吃他的豆腐。瞟了他一眼，說道：

「顧先生！我說你創辦了這許多事業，應該可以享享福的了。要如再像牛馬似的忙碌着，那你死了之後，也不好統統帶到陰間裏去呀！」

「可不是？爲了這樣，我情願把公事交給下面去辦理。同時我想栽培一個人，讓她紅遍了整個的上海，比我顧元洪的名氣還要響得多。」

顧元洪趁此機會，就含笑說出了這兩句話，他是竭力的在想討好。文珠當然知道他是對自己而說的，不過她還假作不明白的樣子。低低的說道：

「顧先生！你在想栽培那一個人呀？」

「不瞞鴻小姐說，我在想栽培你。你知道了沒有？我每天在萬國大戲院定一百只座位，而且我又想代你給一般新聞記者請客，叫他們在報紙上好好兒的捧你一下，在這樣進行工作之下，還怕鴻小姐不大紅而特紅起來嗎？」

顧元洪方才很興奮的表情，向她老實地告訴出來。文珠聽他這樣說，秋波斜乜了他一眼，示無限感激的樣子。溫和地說道：

「顧先生！承蒙你這樣的捧我，那真不知叫我如何的報答你才好呢？」

「我捧你完全是出於我的真心，其實倒並不希望你有所報告，況且這一種歌舞劇在歐美雖然是很風行，然而在中國似乎還很少，我想這也未始不是一種藝術。所以我要給你們成名，在歌舞劇中展放一道異彩，那不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嗎？」

顧元洪是抱着只要工夫深的宗旨，所以他還故意用了正義的態度，這幾句話是說得相當的漂亮。文珠聽了，一時倒覺得很同情。暗想，原來他是爲了發揚藝術而捧我，決不是拘了什麼野心的企圖。假使果然是爲了這樣的話；那倒似乎很令人感到可敬的了。這就頻頻的點頭說道：

「顧先生！你這話很不錯，假使我能成名，這還得靠你的大力呢！」

「笑話，笑話，一個演員的成名，一半是靠外界的捧，一半當然還得看自己的天才。比方說，叫一個神經質的演員去演戲，縱然是捧得九霄雲外去吧！那恐怕也捧不紅的了。」

顧元洪說到這裏，握了酒盃，向她舉了一舉，連喊喝酒吃菜吧！文珠微微的點頭，兩人喝着葡萄酒，吃着山珍海味。尤其是元洪的心中，坐對傾國傾城的美人兒，他那顆心兒是像春風吹動水波那樣的盪漾和迷醉。酒至半酣的時候，他糊裏糊塗的到底不免色迷迷起來。遂把文珠的手兒握了過來，覺得白白胖胖，好像嫩筍尖似的，令人真有說不出的可愛。他在女人面前，竟然慷慨得了不得，他好像表示忍痛犧牲的樣子，立刻把自己手指上的一枚鑽戒脫下，套到文珠的手指上去。文珠起初有些兒怒意，覺得他這種輕薄的動作，未免有點侮辱女性的意思。正欲縮手有所嬌嗔的時候，忽然低頭瞥見自己手指上已多了一枚挺大亮晶晶的鑽戒。女子到底都是愛虛榮的，其

實這並不是女子如此，可說世界上的人，是沒有不愛虛榮的人。所以文珠的粉臉兒上，立刻又轉怒爲喜。用了驚奇的目光，脈脈含情的瞟了他一眼。低低的笑道：

「顧先生！你……這是什麼意思呀？」

「鴻小姐！我覺得這一枚鑽戒，戴在我的手指上還不大相配。假使套在你的無名指兒上，嘿！你瞧，不是太相配了嗎？鴻小姐！像你們幹藝術的人，對於這些裝飾品似乎也省不了。假使你在台上舞蹈的時候，燈光打在你的手指上，發現着亮晶晶的光芒，這是多麼的美麗，多麼的華貴呢！所以這枚鑽戒，我就決心的送給你了吧！」

顧元洪說了決心兩字，表示他已經考慮過了許多時候，這些都是顯露他平日爲人的刻薄和鄙吝。但文珠當然不會想到這許多，她是樂得眉飛色舞的神情。笑道：

「顧先生！這是一樣貴重的東西，我怎麼無緣無故的能夠接受你呢？這可太不好意思了。」

「鴻小姐！像你這樣天仙化人的姑娘，在這個世界上也是多麼的珍貴呢！所以珍貴的人戴貴重戒指，那不是很相配嗎？鴻小姐！請你不要客氣。你要如不接受我的話，那似乎反而看不起我了。」

文珠聽他這樣說，覺得瘟生之物，樂得接受。於是嫣然一笑，也就不再和他客氣了。午飯畢，顧元洪要請她看電影。文珠本來不肯答應，但是爲了瞧在這枚鑽戒的分上，也只好勉強地陪他在影戲院裏，悶坐了兩個小時，從影戲院出來，還請文珠吃咖啡。顧元洪爲女人化錢，一擲千金，也無吝惜。但冤枉的，是文珠和他分手之後，背地裏還連連的罵了兩聲曲死瘟生！

文珠在晚上，是赴英龍的約會去了。兩人在東亞旅社見面，握手言歡。在神秘得暗澹的光芒之下，卿卿我我，一個是柔情如水，一個是蜜意如雲，演出了一幕旖旎的風光。上海地方，在交際場中，往往有這一種事情。化了錢得不到一點好處，收到的是幾個白眼。不化錢的，除了人還有財。假使顧元洪知道了的話，他說不定會氣得跳黃浦上吊哩！

萬國大戲院在開幕前一天，顧元洪又代文珠招待各界人士在太平洋西菜社。次日各大小報紙上就都有鴻文珠的捧稿；其實這般新聞記者也很可憐，只不過油了油一張嘴巴，就得寫一篇無聊文章。但這些無聊文章却有相當的效力，轟動了上海整個的都會。因此一般癡心的少年，也就像春天裏的狗一樣，莫明其妙的都在熱狂地追求着這位紅遍海上的鴻文珠小姐了。

三 癡心歌舞迷口出蓮花難垂青

這是白雪公寓裏的兩大套間，裏面一間是鴻文珠和愛玉姊妹兩人的臥房；外面一間是個會客室的陳設，作為她們會客談話之用的。因為萬國大戲院開幕之後，她們在上海至少有一個時期的勾留，那廝長住在國際飯店裏，開銷固然太大。而且一切生活上也很不方便，所以她們遂租下了白雪公寓，還用了一個年輕的使女，名叫梅真，服侍她們姊妹兩人的起居飲食；倒也十分舒服。臥房和會客室的佈置，一律歐化，清潔而且考究。會客室裏有一排落地玻璃窗，窗外是一條很清靜的馬路。兩旁植着綠油油的法國梧桐，綠葉成蔭；點綴着遠處洋房頂尖兒上的紅紅磚瓦，倒着實包含了一點詩情畫意。四壁滾花的牆上，懸掛八張文珠的照片。有全身的，有半身的，有作舞

蹈的姿勢，有作歌唱的神態。美目流盼，淺笑含顰，每張都顯現了令人魂消的風韻。

一個很晴朗的早晨，太陽暖和和地從蔚藍的天空中，穿過玻璃窗而透露到屋子裏來。那些克羅米梗子的沙發，更反射出一陣耀人眼目的光芒。梅真是個十八九歲的使女，生得頭面乾淨，手腳玲瓏。她正在打掃會客室裏塵埃，打開了玻璃窗，把一隻金絲鳥籠懸宕到洋台外的鐵鈎上去。鳥籠裏那隻芙蓉鳥，似乎呼吸到了清新的空氣，而且又受到了陽光溫情的吮吻，使她感到暖意的快樂。這就活活潑潑的跳上跳下，吱吱喳喳的歌唱起來。就在這個時候，忽聽門外有人篤篤地敲了兩下。梅真回身走到門旁去，低低的問道：

「誰在敲門呀？」

「是鷄鳴鞋帽商店，來找鴻文珠小姐的。」

梅真聽了，這才把門開了。只見一個店夥手裏提了一大疊鞋子，含笑走了進來。梅真微蹙了眉毛，望了他一眼說道：

「幹麼來得這樣早？怕還沒有起來吧！」

「也不早了，你瞧，快九點了，我們起來已經三個鐘點啦！」

那個店夥把一疊鞋子在桌上放下了，指了指室內掛着的電鐘，笑嘻嘻的回答。梅真暗想，這人說話有趣，我們小姐怎麼能和他比較？但口裏是沒有說出來。把手在沙發上一指，說道：

「那麼請你等一等，讓我進去看看她，有沒有起來？」

「沒有關係，沒有關係。」

店夥一面點頭，一面在沙發上坐下。待梅真進去後，便抬頭向四壁望了望，見着文珠這許多照片，他忍不住又站起身子，走到壁旁，拾了頭細細的張望，偏偏他是一個近視眼，所以還顯起了脚尖，伸長了脖子。自言自語的說道：

「鴻小姐的歌舞轟動了整個的上海，但是門票太貴，我們小計沒有福氣去欣賞。這兒看看她的照相，也過過癮頭。唉！偏偏我這不掙氣的兩隻近視眼，糊裏糊塗的有點看不清楚，那可怎麼辦？哦！有了，讓我站在沙發上來看看痛快。」

店夥自言自語的說到這裏，他竟異想天開的要站到沙發上去，從這一點看，也可見文珠是瘋狂了多少的男子。不料正在這時，忽聽有人咳嗽一聲。這把店夥窘住了，只好把一隻脚踏上去的脚又回下了來。轉過身子去，見是一個漂亮的姑娘，他驚喜萬分地好像認爲一睹鴻小姐真面目感到無限光榮的樣子。他興匆匆的走上兩步，彎了彎腰肢，鞠了一個四十五度的躬。恭恭敬敬的說道：

「鴻小姐！我是鷄鳴鞋帽店的，你昨天不是打電話叫我們今天早晨送鞋子來嗎？嘻嘻！我給你送來了不少，你看看這十雙鞋子都最新式的。」

「不用解開來，你給我拿到裏面去看罷！請你在這兒等一等。」

「好的，好的！」

店夥把十雙鞋盒子交到她的手裏，彎了腰兒，連連點頭。等他直起身子，見鴻小姐已步入裏面去了。他臉上含了一絲得意而欣慰的笑容，暗暗的想道：鴻小姐在舞台上的歌舞表演，我雖然

看不起。但她的廬山真面目，我究竟是看到了。回頭我在人家面前，倒着實可以誇耀一回。而且和她還談過話，她又親自的招待我呢！可惜沒有帶着簽名冊，否則，讓她親筆簽個名，那多麼好呢！想到這裏，覺得今天錯過了這麼一個好機會，實在是件終身憾事。那店夥獨個兒兀是懷恨着，只見梅真端了一盆洗臉水匆匆的出來。洋台外有一個水漏斗，梅真把水傾了，正欲回身進房。那夥計問道：

「鴻小姐不是起來了嗎？」

「唔！剛起身的。」

「噯！我瞧這位鴻小姐雖然是個紅得發紫的歌舞明星，但她的私生活不但樸素，而且是挺規矩的。」

梅真聽他得意洋洋的批評着，知道他也許是弄錯了。這就忍不住好笑起來，瞟了他一眼。故意裝做不知道的神氣，用了俏皮的口吻。笑嘻嘻的諷刺他道：

「看你對於鴻小姐倒很熟悉，大概你和她是老朋友的了。」

「那裏那裏？你這位姊姊不要跟我開玩笑笑了。」

「噫！既然不是老朋友，那你又怎麼知道的呢？」

「我瞧她要試穿鞋子，還不肯當着我們面前試穿，一定要拿到房裏去。她這麼的怕着難為情，遠比那些赤着兩條腿在街上走路的女人，那不是要規矩得多了嗎？所以這種女人，才稱得起是個皇后，不要說別人，就是我也非常的敬佩。」

那店夥自以爲很聰明的模樣，笑嘻嘻的崇拜着讚美着說。梅真早已知道他是弄錯了，還一味的假裝老舉，這就嘆味的一聲笑出來。說道：

「哦！原來你是從來也沒有見過鴻小姐的人，所以就不認得鴻小姐了。你以爲剛才出來跟你拿鞋子的就是鴻文珠嗎？不對，不對。」

「什麼？她不是嗎？」

那店夥被梅真這麼的一說，他的兩頰不免浮上了一層羞愧的紅暈。全身覺得熱辣辣的，很不好意思急急的問。梅真一面笑，一面把手指到壁上。說道：

「你這人也真是糊塗，就說你沒有到戲院裏去看過鴻小姐的歌舞，但是這屋子裏這許多的照片難道你也會沒有注意到嗎？我告訴你吧！剛才出來的是鴻小姐的妹妹，不是她本身。她本身還在梳妝哪！」

「哦！哦！原來是她的妹妹。這倒不能怪我糊塗，實在是吃虧在近視眼的毛病上。就是我到戲院裏去看過她的歌舞，恐怕也認不大清楚的了。」

那店夥哦哦地響了兩聲，聊以解嘲的回答。但他心中却暗暗的感嘆，鴻小姐倒底像是個要人的模樣，剛才我還慶幸瞧見了她的真面目。照這樣說來，我要看見她的人，倒實在是太不容易了。就在這時，門外又有人敲了兩下。梅真連忙又走到門旁去問什麼人？外面說了一聲是我，梅真把門拉開，只見進來一個二十左右的青年，身穿一套常青的西服，頭上還戴了一頂咖啡色的呢帽。他脫下呢帽，很謙和地向梅真彎腰點頭。微微的笑問道：

「對不起！鴻小姐在家嗎？」

「在家，你請坐吧！」

梅真一面把他打量了一回，一面向他點頭招呼。身子走到房門口，叫了一聲二小姐！說外面有人來找大小姐。就在這個當兒，鴻愛玉提了八隻鞋盒子走出來。那青年以爲是文珠，便滿面堆笑的迎上去。及至看到她不是文珠，方才失望地退後了兩步。愛玉也只道是熟客，不料却是一個陌生男子。於是怔了一怔，微蹙了眉尖。低低的問道：

「你這位先生貴姓？找鴻文珠有什麼貴幹呀？」

「我姓秦，單名鍾字，我是一個最最崇拜鴻文珠小姐歌舞的觀眾，所以我想來拜訪拜訪，冒昧得很，還請原諒！」

愛玉聽他這麼的自我介紹，方知他是個歌舞迷的觀眾。這就感到他未免有些兒無聊，忍不住暗暗好笑。遂一擦眼皮，俏皮地說道：

「原來是紅樓夢裏和賈寶玉一同讀書的秦鍾先生嗎？這就無怪了，你真是太多情。請坐一回罷！」

「不敢，不敢！你這位是……」

「我是鴻小姐的妹妹。」

愛玉說的是包含了多少諷刺的成分，但秦鍾却並不覺得難堪，還受寵若驚的連說不敢；一面又向她請教姓名。愛玉告訴了之後，便自管走到鞋帽店夥計的面前。說道：

「這些樣子太老式了，鴻小姐都看不中意。因為你從老遠的到來，才媽媽虎虎的挑了兩雙，不知道兩雙多少錢？」

「讓我看看賬單上的號碼，哦！這兩雙五十萬儲幣，價銀是頂公道的。別人家六十萬，恐怕還不肯賣呢！」

「好，這是兩雙鞋錢，你數一數。我說你們店裏別的花式沒有了嗎？要如有新的式樣，你再送兩雙來吧！」

愛玉把五疊儲鈔交給店夥，店夥數齊了鈔票，便連聲說好，點了一點頭，方才告別走了。愛玉待店夥走後，方才回身又向秦鍾望了一眼。說道：

「秦先生！你稍微坐一回，我姊姊就出來的。」

「不要緊，不要緊。」

秦鍾聽了，忙又欠了身子，含笑回答。他目送着愛玉進房後，把手中呢帽放到桌子上去。他一面搓着兩手，一面含了說不出得意的微笑，向四周望着壁上的照相。梅真這時送上了一盃茶，向他逗了一瞥有趣的媚眼，便也溜入房內去了。因此這會客室內就只剩了秦鍾一個人，他捧了那盃茶，湊在嘴邊喝了一口，好像混身都感到很舒服的樣子。但是足有一刻多鐘的時間，却還不見有什麼人出來招呼自己；因此他的心中不免有點焦躁起來。一個人只管在室中團團的打圈子，好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正在坐立不安的時候，只見愛玉出來了。但文珠還是不見她的人影子，在秦鍾的心裏，仍舊感到很是失望。愛玉却低低的叫了一聲秦先生！秦鍾有點迫不及待的神氣。

說道：

「鴻二小姐！你姊姊很忙嗎？」

「唔！說忙倒不忙什麼，但說空吧！却每天有着一不少的事情。秦先生！你請坐，幹麼老是站着呀？」

「我想這是你客氣的話，她一定是忙得很夠的。每天要登台演戲，有時候少不得還要到外面去應酬應酬。那麼在家裏，除了睡眠的時間之外，恐怕就很少有空閒的工夫了。」

「可不是嗎？秦先生既然這麼的明白，那你就應該原諒她了。因為她晚上散場之後，起碼一二點鐘才能睡覺。要不是此刻上午睡得暢一點，說不定她會頭痛腰酸的。所以她對於這些無謂的應酬，在平日是一概都謝絕的。」

兩人在坐下之後，就這麼的談起來。秦鍾所以說這幾句話，完全要表示他自己多情，十分關懷她的意思。但聽到愛玉的耳朵裏，覺得這是一個好機會，所以並不客氣的就回答了這些話，秦鍾知道文珠不出來接見，也許是怕麻煩的緣故。他兩頰不免緋紅起來，椅子上好像有針在刺屁股似的，真有些兒坐立不安起來。愛玉見他呆呆的並不回答，遂瞞了她一眼。又認真地問道：

「秦先生！你找我姊姊不知道到底有什麼要緊事情？其實你此刻跟我說也是一樣的。」

「事情倒並不怎麼的要緊，不過我就想和她談談。噯噯！談談！」

「談談？你和我姊姊從來不認識的，那有什麼可談呢？」

「當然啦！世界上的人也沒有生下就會誰和誰認識起來？大家都由陌生而進至於相識的。」

二小姐！你說我這話是不是？」

愛玉聽他真有些兒自說自話的，心裏不免感到討厭。意欲搶白他幾句，但又不知道他是幹什麼行業的？假使他是創辦報紙和什麼雜誌的人，那麼姊姊是個吃這一碗飯的，當然還是不得罪人家爲妙。所以只好忍耐了性子，還點了點頭。說道：

「秦先生這話說得不錯，那麼你要跟我姊姊說的話，倒不妨先和我來說一說，不知能不能讓我來洗耳恭聽？」

「客氣，客氣！鴻二小姐！我以爲一個幹藝術的人，最需要的，是有人對於她的藝術，能夠作一種真誠的鑑賞；再從鑑賞中產生一種崇拜的心理。這樣，那麼她的精神才算沒有白用。不然，她的錢賺得再多一點，生活再優裕一點，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希奇。」

秦鍾雖然是一本正經的說着，但是愛玉對於他這一篇高論，却有點莫明其妙。眨了兩眨眼睛，望着他說道：

「你這話的意思是說……」

「我這話的意思，你聽不懂嗎？」

「唔！真有些兒不懂。」

愛玉搖搖頭，微笑着回答。秦鍾這才感到有些兒窘住了，遂站起身子來，在室內來回走了一圈子。方才望了愛玉一眼，低低的說道：

「其實這也難怪你聽不懂，因爲我這些話照理並不是跟你說的。這就叫：『知音說與知音

聽，不是知音不與彈。」二小姐！那是因爲你並不在舞台上幹藝術的緣故罷！」

「這就怪了！你既然崇拜我姊姊的藝術，那麼你爲什麼不到萬國大戲院的座位上去鑑賞呢？却跑到這裏來自命知音，那可不是笑話？」

愛玉聽他這樣說，一時忍耐不住了。便冷笑了一聲，站起身子，板住了面孔。大有生氣的樣子。秦鍾走到她的身旁，却彎了彎腰。繼續說下去道：

「二小姐！你這話固然責備得不錯，但是你還不懂得崇拜的真意。同樣是個崇拜，但却有兩種分別。一種，坐在座位上鼓掌，喝彩，那不過是一時的情感衝動。如果她的藝術真有價值，就只能使人點頭歎息。我學給你看吧！比方她在舞台上表演到最精彩的一段，於是大家驚奇熱烈地鼓起掌來，大叫好哇！好哇！這固然可以使她洋洋得意。但是當她演到動作遲緩，歌聲低微，只有一種悲傷的情緒時候，大家還會叫好拍手了嗎？假使有一個人，認識她這就是真正的藝術，於是就把手兒輕輕的一合，低低的說了一聲真好！真好！那就是另外一種所謂知音者才能夠賞識，才能夠領略的了。」

秦鍾說這幾句話的時候，不但是表情逼真，而且還用一種手勢來做動作，真可說是繪聲繪色，好像是一個茶樓上的說書先生。愛玉見了，又細細回味他這些話，覺得倒也有點道理。遂點點頭說道：

「你這幾句話，似乎才對一點。」

「哦！你也以爲對嗎？那麼，你也可以算是一個知音了。」

愛玉見他神情好像無限欣喜的樣子，這就紅了臉兒，芳心別別的一跳。暗想，這個青年油腔滑調的倒不是一個好東西。遂把秋波逗給他一個嬌嗔，披了披小嘴。冷冷的說道：

「我嗎？那可不夠資格了！」

「什麼？你不够資格？」

「唔！我怎麼夠資格要你做知音呢？」

秦鍾本來是用了驚奇的目光，向她呆呆的望着，表示有些不明白的樣子。此刻聽愛玉這麼生氣的回答，方才猛可的理會過來。笑道：

「二小姐！我知道你誤會我的意思了，我並不是說你是我的知音，我說你到底也是你姊姊的知音呀！難道你不贊成你姊姊的藝術嗎？」

「這個……當然……那還用說嗎？不過，在看歌舞劇的觀眾，拍手叫好是很多很多，至於點頭嘆息，那似乎很少的了。假使個個人都看你的樣子，那人家還以為是在開追悼會哩！」

愛玉方才也明白過來，不免紅了紅粉臉。但她又拿這些話來反對他，表示這也並不為然的意思。不料秦鍾聽了，却把手一合，認為對極的樣子。說道：

「二小姐這比方就太對了，一般世人都喜歡看悲劇，雖然明明知道這是編劇人的構造，導演的計劃，演員的做作，無非是故意賺觀眾的眼淚，但大家還是喜歡越苦越好，越悲越好。有的在廣告上還寫着多帶手帕，好像一塊手帕還不夠讓觀眾濕眼淚。那還算是什麼

「看戲，豈非是等於在開追悼會嗎？」

「你這話簡直是胡說白道，難道你把舞台上演戲的人都當作死人了嗎？」

「鴻二小姐！你不要生氣，其實我說的一點兒也沒有胡說白道。」

「還說沒有胡說白道，你簡直是在侮辱一般演戲的人了。」

愛玉冷笑了一聲，白了他一眼，恨恨的走到窗口旁去了。秦鍾忍不住哈哈地笑起來了，愛玉覺得他這笑多少包含了一點譏笑的成分。遂回過身子來，又恨恨的問道：

「你笑什麼？你這種論調，還能算是崇拜藝術的人了嗎？真是太豈有此理了！」

「我笑你理解力也太差一點了，我問二小姐，你對於生命這兩個字，是怎麼的一種看法？」

「生命？這還有什麼特別看法嗎？你活着，便是一種生命。死了，什麼都完了。」

愛玉用了猜疑的目光，向他呆呆的望着，她在疑惑他或許還有一種奇妙的解釋。秦鍾聽了，把手摸着下巴，不住地點頭。說道：

「對！你這解釋雖然很淺近，但也很明白。不過，我還得問你一句話，一個人是不是也可以不死呢？」

「你問這些話未免太無聊了，因為我覺得你說的離開話題太遠一點。」

「其實並不算遠，你回答我了，自然可以扯回來的。」

「你要想不死，你要想永遠的做人，那除非你到崑崙山去找師父成神仙去！」

愛玉這幾句話原是諷刺他的意思，但秦鍾却並不覺得，還一本正經的連連搖手。笑嘻嘻的說

「這些都是無稽之談，當然是不可靠的。其實一個人的生命，多的也不過活到七八十歲。少的，剛生出來就死掉的也有。生命，根本是有限制的。你不要以為說起死人，好像就算是罵人的話。其實再過五六十年之後，你也看不見我，我也看不見你，不是大家都成爲死去的人了嗎？」

「你這話就未免強詞奪理，將來去管他做什麼？眼前我們活在世界上，我們總是活人，難道能說死人嗎？」

「那是當然囉！不過二小姐你應該要分析清楚的，我並非在說一般世人，我是在說舞台上演員呀！他們所扮演的戲劇，都是一點過去的事實，偶然也有硬湊上去的種種情節，到了舞臺上，人家也當過去的事實看。那麼，演員雖然是活的，但他們扮演的人物却都是從前死去的了。看戲的人這就好像在讀一篇死人的行狀，這跟開追悼會又有什麼兩樣呢？」

「你這種奇妙的比方，我總覺得不大爲然。那麼你把我姊姊也當作死人看待了？因爲我姊姊雖然表演的是歌舞，但其中也插穿着悲歡離合的情節。要如你真的這樣看待，那你幸虧這幾句話說在我的面前，倘然被我姊姊聽到了的話，只怕要伸過手來，量你幾個耳刮子呢！」

愛玉聽他這種說法，一時又好笑又好氣。遂搖了搖頭，沈着臉色，表示警告他的意思。秦鍾

聽了，顯出慌張的神情。連連搖手說道：

「不！不！你的姊姊又當別論，她怎麼能說她是死人？與其將她比方死人，我一定會把她比作天上的仙女。她有美麗的面貌，婉轉的歌喉，婀娜的身段，曼妙的姿態。這種修短合度，纖濃得中的姑娘，她真是一位藝術之神。我覺得世界上的藝術，都集中在她一個人的身上。她可以說是上帝的傑作，人類的高峯。在外國，寧可沒有主耶穌。在中國寧可沒有孔夫子。但斷斷不能沒有鴻小姐，這位鴻文珠小姐！」

「你這張嘴真靈活，誰要請你去做辯護律師，公費也可以不拿出一個來。」

秦鍾這幾句有趣的話，尤其是後面這兩句，聽在愛玉的耳朵裏，她一肚子的氣憤倒又化爲烏有了。忍不住抿嘴嗤的一聲笑起來。暗想，天下就真有這種癡迷的人，那就真叫人感到有些兒可憐了。遂把秋波斜乜了他一眼，諷刺他回答。秦鍾似乎知道她在俏皮自己，臉兒漲得紅紅的，至少有些羞愧的顏色。但他還竭力鎮靜了態度，搖了搖手。說道：

「鴻二小姐！請你不要笑我！我今天到這兒來拜訪……不！那似乎不夠恭敬，我今天特地來晉謁，完全是誠心誠意，齋戒沐浴，已經在半個月以前就預備的了。……我肚子裏還有許多話，打算見了你姊姊的時候，再好好兒的傾訴一下。二小姐！你千萬發個慈悲，替我進去轉達一聲。她要如真的不肯見我，那就等於沒有看見世界上最寶貴的金鋼鑽，這不是太可惜了嗎？」

「原來你還是一顆稀世的金鋼鑽！那我真是有眼不識寶貝了。但這也怨不得我，因爲我不

是江西人呀！」

愛玉聽他這樣說，幾乎失聲捧腹起來。她坐到沙發上去，忍不住一再的向他譏笑。秦鍾面紅耳赤，抓了抓頭皮。慌忙又辯正說道：

「不對，不對！我是說鴻小姐像一顆金鋼鑽，我好像沒有看見了這個稀世的珍寶，那我不是太可惜，太沒有福氣了嗎？」

「唔！你真掉頭得快！我有些奇怪起來，聽你這口氣，你到底可會看見過我姊姊沒有？」愛玉見他那種催促的表情，真不免又要笑起來。但她究竟糊住了粉臉，秋波水盈盈地逗了他一瞥猜疑的目光，很認真的追問。秦鍾顯出很正經的態度說道：

「嘿！我怎麼會沒有看見過？自從萬國大戲院開幕到現在，她的清脆悅耳的歌聲，成天成夜的就在我耳朵旁盤繞着。她的秀麗脫俗的容貌，就無時無刻的在我腦海裏映現着。我是千千萬萬的人當中，對她認識得最清楚最深刻的一個。我怎麼會沒有見過你的姊姊？那你也太小覷我了。」

「可是，你縱然認識她，她倒並不一定會認識你呀！」

秦鍾那樣癡頭癡腦的樣子，愛玉心中表示非常的感嘆。因為看他這人的年紀至多二十幾歲，不是在大學裏唸書，就是在社會上辦事了。好好的一个青年，不求學業上的努力，不圖事業上的發展，却把寶貴的光陰，化費在這樣無聊的事情上。從可見社會的腐敗，才產生了這樣寄生蟲似的人來。所以表示十分的憎厭，冷笑了一聲，對他的態度，是非常的難堪。但秦鍾這人癡心得使

他有些兒厚皮，所以還向她打躬作揖的樣子。簡直有些苦苦哀求的口吻，說道：

「二小姐！就是因爲我只認識她，她不認識我，所以我才不揣冒昧，特地前來求見。二小姐！你就幫幫我的忙，請你姊姊出來和我見見吧！」

「秦先生！你對我這樣客氣是沒有什麼用的。我老實的告訴你，我的姊姊有一種脾氣，這脾氣恐怕會使你感到不快活！」

愛玉見他只管向自己拍馬屁，說好話，一時覺得他的癡，真也有些兒可憐。不過姊姊已經有了心愛的人，對於外界一切前來追求的人，表示都置之不理，免得增加一種無謂的麻煩。所以愛玉在姊姊所抱的宗旨之下，她又不得不想出一種言語來，要使他感到灰心失望而快快的退去。但秦鍾既然是癡得這個樣子，他當然決不因愛玉這幾句話而感到畏縮退却的。遂很堅決的神氣，說道：

「無論她有什麼大牌氣？我決不會感到不快活。就是她喜歡罵人，甚至於喜歡打人的話，我也甘心情願的承受。」

「但是，我姊姊倒並非是有喜歡罵人和打人的脾氣。她的脾氣，就是不願意見一個不認識的人；尤其是一個滿嘴裏喜歡胡說白道的傢伙！」

愛玉一面恨恨的白了他一眼，一面站起身子，好像預備到外面去的神氣。秦鍾這就急了，噉噉地響了兩聲。很快地跑到愛玉的面前，意思是攔住了她的去路。愛玉倒不免退後了兩步，用了噉噉的態度。說道：

「你攔住了我作什麼？」

「這裏是你們的府上，我是到你們府上來拜望的客人，客人在沒有走之前，做主人的怎麼可以丟了客人先走了呢？」

「但是，我做主人的已招待你說了許多的話了，我已經盡了做主人的責任。誰像你這種客人不識相？嚕哩嚕嘛的，你吃飽了飯，有這麼空的工夫，有這麼好的精神。不過，我還得去吃兩支人參，再來和你談談哩！」

「啊呀！我的好二小姐！你以為我說了這些話算多了嗎？其實我要說的話還有一肚子，剛才這些無非是起頭的一點開場白。假使你姊姊真要不肯出來見我的話，那可對不起你，我只有請你替我轉達了。」

秦鐘一面說，一面却盯住在她的身後，好像還有什麼話要對她說的样子。愛玉真覺得有些兒頭痛起來，索性把兩手按住了耳朵。說道：

「你預備跟我大談特談嗎？對不起！我可受不了。你還是等着吧！等到見了我姊姊的時候再說吧！」

「二小姐！你這舉動……難道連我現在這兩句話都不願意聽了嗎？」

「並不是不願意聽，因為我的理解力太差一點，對於你秦先生太高妙太深奧的言論，我實在有點領略不了！」

愛玉冷冷的一笑，瞅了他一眼，這兩句話是向她諷刺得很痛快。但秦鐘的臉皮兒厚得有點像

鄧祿普，他還故作一本正經的態度。說道：

「二小姐！那麼我說得淺近一點怎麼樣？」

「用不到，謝謝你。秦先生！你要再把我纏住了不放，那我沒有辦法，我只好吃頭痛粉了。」

「爲什麼？你有點不大舒服嗎？我想你昨晚也許受了一點涼，還是在沙發上好好兒的息息吧！」

「哼！你真是一個情種！奇怪！我活了這十七年來，就從來也沒有看見過像你這樣找人麻煩的人！真不知你父母是把你怎麼樣製造出來的？」

「那倒還不會細細的研究過；等我回家去翻閱了父親的日記錄之後，再向你作詳細的報告。二小姐！好在這時候我並不需要和你談這些問題，假使你認爲要加以研究的話，我可以到四馬路的坊間去買一本生育指導來給你作爲參考。」

「胡說，胡說，你這人簡直在大放其屁！」

愛玉聽他胡言亂扯，說得那麼的流利詼諧，一時想想滑稽，倒幾乎又要笑出來。但表面上還竭力地绷住了臉孔，大有怒氣冲冲的樣子，啐了他一口回答。就在這個時候，梅真從裏面出來，說大小姐叫二小姐進去。愛玉巴不得有這一個命令，遂一溜煙地躲入臥房內去了。秦鍾不免深深地嘆了一口氣，正欲探問梅真，說大小姐在裏面作什麼？忽聽外面又有敲門的聲音。梅真開門一看，只見一個西服男子，嘴裏啣了煙捲，高視闊步的走了進來。向梅真問道：

「她在家嗎？」

「唔！在家，在家。」

梅真含笑連說了兩句在家，那人便向秦鍾斜睨一眼，大有輕視的樣子。同時就管的一直向房裏進去了。秦鍾見這個西服男子竟然可以直入鴻小姐的閨房，他覺得自己口出蓮花，還不及他問一句話有效力，這就氣得怔怔地愣住了。

四 落花已有主 忠言逆耳反遭辱

這一個進來的西服少年是誰呢？不用說得，那當然是李英龍了。英龍自從做了文珠入幕之賓以後，他便儼然以文珠的保護人自居，白雪公署就好像是他的公館一樣。這裏進進出出，梅真見了他，也會承認他是文珠最知心的好友，所以並不阻攔的就讓他走進臥房裏去。英龍步入臥房，聽文珠很生氣的口吻，正在怒氣沖沖的說道：

「妹妹！這種壽頭壽腦的人，你和他多纏點什麼呢？還不如早一點兒打發他滾了不是完了嗎？你和他說了這許多話，我覺得這些精神是未免化得太可惜了。唉！我真想不到上海地方，這些曲死會死不完的！」

「姊姊！你別說得那麼的容易，這人實在很會說話，我真有些兒應付不了。你有本領，你自己出外去叫他走吧！」

愛玉聽姊姊好像有點埋怨自己的神氣，所以很受一點委曲似的鼓起了小嘴兒，把身子一扭，

也氣鼓鼓的回答。文珠最近的發紅，更養成了她驕傲的脾氣。當時被妹妹這麼的一刺激，便猛可的站起身子來，糊住了粉臉，真預備親自奔出去的時候，却被李英龍一把拉住了。笑道：

「大小姐！何苦來發這麼大的脾氣？你要如真的自己出去對付他，那麻煩的事情可更多了。我瞧還是二小姐費點神，再去敷衍敷衍他，打發他走了，不就完了嗎？」

文珠聽他這樣說，也覺得不錯，遂把身子又退了回來。愛玉沒有辦法，也只好快快的又走了出去。這裏文珠還是很生氣的模樣，一面把煙捲給給英龍一支，一面還咕嚕着罵了幾句。英龍很快的取出打火機，先給文珠燃了火，再把自己烟捲點着了。望了她一眼，笑嘻嘻的說道：

「大小姐！其實你可以不必生氣，要如這種曲死來得越多，那也就是顯得你的聲譽越紅。身分越高。所以我倒並不生氣，反而覺得代你高興和慶幸。」

「你倒代我高興？明兒我要如被人家真的追求去了，我看你心裏還會再覺得高興嗎？只怕你哭還來不及哩！」

文珠秋波斜乜了他一眼，回身坐到沙發上去。把右腿擱在左膝上，還搖撼一陣，顯出很俏皮的神態。昂起了粉臉，撮起了殷紅的小嘴兒，噴着一團圈一團圈的煙霧。李英龍笑了一笑，却坐到她沙發的臂膀上。伸手按住了她的肩胛，搖了搖頭。說道：

「那我倒很放心，諒來外界沒有這樣的魔力能使你心動。再說大小姐不是一個普通的姑娘，自己也會賺很大的包銀；對於金錢在你身上已失却了效用，所以大小姐就決不會再被人家看中去了。」

「這也說不定，你不要想得那麼的篤定泰山。要知道我的包銀賺得雖大，但開銷也大，不說別的，單說你的身上，我一個月要多少結交？所以要如真有人請我去住洋房，坐汽車，恐怕我也會接受人家的吧！」

文珠很平靜了臉色，認真的回答。俏眼兒却偷偷地斜乜着他，是看他臉部上究竟有怎麼的表情？果然，李英龍的笑容漸漸地收去了，他顯出一種憤憤的樣子。說道：

「這是大小姐的自由，我當然沒有權力來干涉你。不過你那天晚上對我說的話，請你細細的想一想，你說今生除了我，決不再愛第二個人。難道過不了多少日子，你的心就變了嗎？照這處看起來，你根本不是真心的愛我，你無非愛我騎馬的工夫，所以把我玩弄弄的嗎？倘然果然是這樣的存心，那我爲了避免將來被你拋棄的痛苦起見，我們還是早一點兒分手來得痛快！」

「瞧你這傻孩子！我和你說句玩話，你就認起真來了！」

李英龍說完了這幾句話，裝腔作勢的站起身子，大有和她一刀兩斷的意思。這一來把文珠急了起來，遂伸手把他狠命的一拉，笑盈盈的白了他一眼回答。李英龍趁勢撲跌下來，就倒在文珠的懷裏。伸手勾住了她的脖子，還是又恨又怨的表情。低低的說道：

「大小姐！這可不是鬧玩笑的事情，你要拋棄我，就拋棄得早一點。要如半途的把我丟了，那我這一條命就送在你的手裏了。」

「冤家！你放心罷！我的性命可以丟掉，但是再也丟不了你啊！不過我要向你關照，在我

這樣的環境之下，追求我的人當然不在少數，假使我因為要利用人家而偶然跟別人敷衍敷衍，你可不許瞎吃醋的。」

文珠伸手撫摸着他英俊的臉兒，一面說，一面還把小嘴在他頰上吻了兩下。她心中這樣在想，我要把男女顛倒過來，在眼前這麼的情景之下，顯然他彷彿是我的姨公公了。李英龍知道她也少不了自己，因為自己有一種特長，能使文珠死心貼地的愛上我。他一面轉過臉兒，一面對準她的小嘴兒甜甜的吮吻了一回。方才低低的說道：

「不過敷衍也有一個分寸，和人家玩玩舞廳，逛逛戲院，這倒沒有問題。你要如跟人家白相到旅館內去，難道也叫我不要吃醋嗎？」

「你這小鬼！胡說白道的簡直在放臭屁！你把我當作什麼人看待？難道我是送舊迎新，張郎也好，李郎也好的妓女嗎？」

文珠聽他這樣說，恨恨的罵了一聲小鬼，故作薄怒嬌嗔的神氣，伸手還量了他一記耳光。英龍被她打得衣服貼貼，摸着被打的臉頰，却哼也不敢哼一聲兒。兩眼泛了一泛，偎在文珠的懷裏，却呆呆的出神。文珠見他這麼可憐的樣子，倒又捨不得起來。遂把他摟緊了，吻着他被打的臉兒。撲的笑道：

「誰叫你向我胡說白道的亂講？問你下次還敢侮辱我嗎？」

「不敢！不敢！好大小姐！你喜歡打我，就在那一邊頰上也打一下子吧！」

「你這人想不到生得這樣賤骨頭，那叫我要打也打不下手了。」

「大小姐！你不要以爲我生得這樣賤，其實這是在你的面前，所以我才這麼的歡迎你玉手一舉。因爲你打一記，我的骨頭鬆一鬆，同時我的心裏也會癢起來。假使換做了別人的話，哼！哼！我李英龍這兩個拳頭也不算生得結實吧！」

兩人正在扭股糖兒似的在房中調情說笑，忽聽外面愛玉的聲音，很响亮的在發脾氣，似乎在大聲叱喝的樣子。李英龍連忙站起身子，到門口去側耳細聽。不料這時，梅真却匆匆奔入，兩人撞了一個滿懷。幾乎把梅真撞倒，英龍連忙抱住了她。文珠很生氣的問題：

「爲什麼？這小子還沒有走嗎？」

「他一定要見大小姐，說非見到了大小姐，他是不走的。」

「糟糕！想不到這小子有點像牛皮糖似的。英龍！你看怎麼辦？」

「還是讓我出去把他打一頓，乾脆的！滾他媽的罷！」

英龍似乎有點忍耐不住了，一面憤怒地說，一面要衝到外面去，這回子是文珠把他拉住了，歇了他一眼。說道：

「瞧你這人又要闖禍了，我看這種人也不是好惹的，你打了他，明天要如在報紙上登載出來，我的名譽要緊，所以你千萬不能太魯莽吧！」

「那麼依你說怎樣解決呢？二小姐被他豈不是要逼死了嗎？」

「唔！這小子真可惡！分明是一個流氓，故意來尋事吵鬧的。梅真！你對二小姐這樣的去關照，要如他再不走的話，我們就不再客氣，要用斷然的手段對付他了。」

文珠蹙了眉尖，沈思了一回。方才計上心來似的，向梅真耳旁低說了一陣，又恨恨的吩咐。梅真答應了一聲，便匆匆的走到外面。只見秦鍾坐在沙發上，顯出很安閒的樣子。愛玉氣紅了臉兒，却呆呆的發怔。於是挨近愛玉的身子，附了她的耳朵，低低的說了一陣。愛玉點了點頭，走上一步。對秦鍾說道：

「秦先生！……」

「哦！二小姐！……」

秦鍾慌忙又站起身子來，表示很恭敬的樣子，還禮招呼。愛玉也不知他是故意裝成這樣壽頭壽腦的樣子呢？還是真有些兒神經質的？遂止了臉色，很嚴肅的說道：

「秦先生！你知道我姊姊在房裏發脾氣了嗎？」

「不知道。」

「你不知道，我現在告訴你，姊姊心中非常的憤怒，她說你要再這麼的纏繞下去；你明明是箇流氓，你明明是存心敲詐來的。所以她要打電話到局子裏去，叫警察來抓你。我覺得你太犯不著，還是快點兒識相走吧！」

「我是流氓？我是敲詐來的？這……太笑話了。好在我有春江大學的上課證，沒有關係。警察來了，我可以向他們解釋的。」

秦鍾的臉色在經過一度慌張之後，他立刻又平靜下來。微微的一笑，表示毫不介意的樣子回。愛玉不免爲他嘆了一口氣，望了他一眼。說道：

「原來你還是一個大學生！」

「是的，我是一個大學生，並沒有冒牌。」

「唉！一樣說來，我真爲你痛惜！而且也爲國家痛惜！」

「二小姐！這是爲什麼？我不懂這些話是什麼意思？」

「你既然是個大學生，那麼你就應該努力你的學業。你要知道，在中國的社會裏，一個青年能夠讀到大學的程度，這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麼照理，你該怎麼的研究你的功課？將來可以成功一位國家的棟樑。現在你拋棄了學業，却不管羞恥的一味追求人家一個歌舞的女子。我試問你，怎麼對得住良心？怎麼對得住父母？怎麼對得住國家呢？」

愛玉用了十分嚴肅的態度，向他滔滔不絕地教訓。她臉部上的表情，是顯出非常痛惜的樣子。秦鍾聽了她這一番責備，臉兒似乎也飛起了一陣桃紅。但是他在愕然了一回之後，却又搖了搖頭。說道：

「鴻二小姐！你這話雖然說得不錯，但是我自問良心，很對得起父母，很對得起國家。因爲我除了崇拜你姊姊藝術之外，我並沒有荒廢我的功課。而且我每學期考試的成績，至少還在優等以上的。你要如不信的話，我還可以把考試的成績單來拿給你看。」

「秦先生！我不管你究竟是怎麼樣？但是我覺得你的行動究竟是大無聊一點了。」

愛玉被他纏得沒有了辦法，只好又煞費苦心的來使他感到失望。但秦鍾却還不以爲然的態度，說道：

「我這行動一點也不無聊，爲了崇拜藝術，我覺得這是一件最有意義的事情。」

「你要崇拜藝術，這當然是你的自由，誰也不能來阻攔你？不過你總不能爲了你的崇拜藝術，反而來妨害人家的自由呀！」

「二小姐！你這是什麼話？我並沒有妨害人家的自由啊？」

「還說沒有嗎？我指點你聽吧！你崇拜藝術，因此要來找我姊姊說話。我姊姊雖然沒有能力可以阻止你的崇拜，但是她絕對有自由可以不願意跟你談話。你現在偏偏要等人家出來說話，那還不是妨害人家自由嗎？秦先生！你是個大學生，你難道不曉得這一點點道理嗎？人家喜歡你崇拜，你就只管崇拜。但人家不喜歡你崇拜，你竟然偏偏的也要崇拜人家，我覺得你就太丟大學生的臉了。而且……簡直是太丟世界上一切男子的臉了。要如你祖宗三代有靈心的話，豈不是還要爲你痛哭流涕了嗎？」

秦鍾聽了愛玉這一番話，倒弄得啞口無言，木然地怔住了一回。忽然若有所悟地哦哦了兩聲，他便走到桌旁拿起呢帽。點頭說道：

「聽了二小姐這一番話，我才有些兒明白了。人家討厭我，我爲什麼一相情願要跟人家談話呢？唉！我真太傻了。」

「秦先生！你想明白了，那就好了。我不但爲你前途而慶幸，而且我還代我們的國家感到快樂；因爲從此也許可以減少一個癡頭怪腦的廢物了。」

愛玉見他頹然神傷的說着，一面回過身子，好像要走的樣子。這才笑了一笑，表示十分欣慰。

的神情，低低的回答。不料秦鍾走到門口的時候，忽然又回過身子來。又向愛玉問道：

「噯！噯！二小姐！我還要問你一句話。」

「你還有什麼話要問我呢？」

秦鍾去而復返的動作，使愛玉的翠眉又微微的蹙起來。秋波逗了他一瞥怨恨的目光，至少帶點討厭的口吻問他。秦鍾向房裏面望了一望，低低的說道：

「恕我冒昧，剛才可以不通姓名而直達鴻小姐閨房的那個西服男子到底是什麼人呀？」

「秦先生！你的事情到此已經告了一個段落，我以為別人的事情，你還是少管一點兒的好。」

「並不是這樣說，我心裏這樣的想，他也穿西服，我也穿西服，同樣是一個穿西服的人，什麼他可以直達小姐的閨房？而且這許多時候不走出來。我却還要見一次面都辦不到，我覺得世界上的事情，那就未免太不公平一點了。」

「你這話越說越希奇了，他是他，你是你，他們有他們的交情，怎麼可以和你同日而語？要如穿了西服的人都可以進姊姊的臥房，那麼姊姊的臥房不是成爲大世界遊戲場了嗎？」

愛玉聽他說出這癡癡癡癡的話來，一時忍不住又好氣又好笑。但她還竭力糊住了粉臉，向恨恨的搶白。秦鍾似乎又明白了，他點頭連聲說道：

「不錯，不錯，他是他，我是我，怎麼能混在一起談呢？但是我很想知道他是個什麼人？你告訴了我，我在下世也可以做一個像他一樣的幸福人，可以在一個多才多藝的姑娘臥

房裏直進直出。咳！這是多麼的福氣哩！」

「秦先生！你不要太癡了，我勸你還是早點兒回去吧！」

愛玉聽他這些話，覺得他心中的癡情，未免是太可憐一點。一時倒代他有點黯然神傷，遂向他溫和地勸慰。不料正在這時，忽見顧元洪匆匆的推門進來。愛玉心頭倒是別別的一跳，臉不免顯出了驚慌的神情，但又竭力掩飾她的慌張。顧元洪却毫不介意的脫下呢帽，放在桌子上。還笑嘻嘻的問道：

「二小姐！你姊姊在家嗎？」

「在……在……我……去叫來。……梅真你快給顧先生倒茶罷！」

愛玉有點口吃的成分，一面回答，一面急急的向房裏走。在走到房門口的時候，又向梅真這麼的吩咐着。在她心中是怕顧元洪跟着到房中去，所以叫梅真倒茶，也是一個緩兵之計。梅真應了一聲，遂倒了一杯茶，在顧元洪坐着的沙發旁茶几上放下。她回頭向秦鍾望了一眼，見他臉色的並不走了。於是向他努努嘴巴，是叫他可以走的意思。一面便自管到廚下去了。秦鍾却並不理會的走近桌子旁來，又把手中的呢帽放下了。就在這時，聽文珠的聲音在臥房裏嚷着出來。說道：

「是顧先生嗎？」

「噯！噯！鴻大小姐！你沒有出去吧！」

「沒有出去，我知道你說不定今天會來瞧我，所以我在等着你哪！」

顧元洪站起身來，笑迷迷的問她。文珠很快的走過去，在沙發上先坐下了。她眉花眼笑的神情，竭力的在博得他的歡喜。顧元洪心裏覺得甜蜜蜜的，兩腳軟綿綿的會站不住，於是也倒下沙發來，拉開了嘴兒笑了一聲哈哈，好像全身骨頭都有些酥了的樣子。站在旁邊的秦鍾，雖然見到了文珠而感到歡喜。但是歡喜還抵不過這一幕映在他眼簾下刺激的情景，因此使他又深深地嘆了一口氣。這時顧元洪又笑嘻嘻的說道：

「鴻大小姐！原來你知道我今天要來的，竟會猜到我的心眼兒裏去。哈哈！那你真是我的心一樣了。」

「真的嗎？我沒有資格做你的心？」

「爲什麼沒有？只怕我沒有福氣能得到像你那麼的一顆心罷！」

「你何必太客氣呢？顧先生！我要不是你這麼的捧我，我那有今天的一日？」

「那裏那裏？這是鴻大小姐自己藝術的成功，決不是我捧捧的力量。」

「對呀！對呀！捧有什麼效力呢？這都是鴻大小姐有精嫻的藝術，婉轉的歌喉，飄飄的豔舞，那才紅遍了整個的上海哪！」

秦鍾聽他們兩人的談話，起頭這幾句話，實在有些兒格格不相入。直聽到顧元洪說到藝術兩個字，他方才感到興奮起來，遂滿面含笑的神情，竟得意忘形的插嘴，而且還哈哈地大笑起來。對於秦鍾這個人，文珠當初並沒有注意。此刻聽了他的話和笑聲，方才回頭向他望了一眼。立刻含笑站起，說道：

「啊呀！我真糊塗。顧先生！你還有一個朋友同來嗎？爲什麼不給我預先介紹介紹呀？快請坐吧！」

「不！不！這位先生比我先在這兒，並不是我的朋友，而且我也不認識他。」

顧元洪聽她誤會了，這就連說了兩聲不字，急急的辯白。文珠倒有些愕然，嘿了一聲，表示非常的驚異。秦鍾想不到鴻大小姐居然會笑盈盈的向自己招待，而且這樣殷勤的樣子，那未免有些受寵若驚。立刻步上前來，向她恭恭敬敬的鞠了一個躬。笑嘻嘻的說道：

「鴻大小姐！我在這兒恭候大駕，快一個鐘頭了。我姓秦，單名鍾，叫秦鍾，剛才令妹進房，難道沒有跟你說起嗎？」

「什麼？你就是秦鍾？我以爲你早走了，怎麼還待在這兒幹什麼呢？」

文珠這才恍然了，她立刻顯出了鄙視的態度，恨恨的白了他一眼。一面又在沙發上坐下，昂着頭兒吸煙，表示看都不願再看一看的樣子。秦鍾却還是癡心妄想，執迷不悟的走近兩步。恭恭敬敬的說道：

「我是抱定宗旨，要來和你這位理想的藝人談話的。那知道你老不肯出來見我，你在沒有出場之前，那我又怎麼敢走呢？」

「那麼我現在已經出場了，你總可以走了吧！」

在文珠的眼睛裏看來，覺得秦鍾這個人真壽得有些兒不堪設想。所以便毫不放鬆，而又毫無情感的向他一再的相逼。秦鍾在沒有見到文珠之前，雖然一再的受到刺激和難堪，但是他的心中

多少還存了一種希望。他認爲無論什麼事情，多數是大王好見，小鬼難擋。也許見了文珠自己，她却會很謙和的待人了。不過理想與事實相差得太遠了，他到此方才知道這位藝人是並不是自己理想中那麼崇高和可愛。他忍不住深長地嘆了一口氣，表示失望的痛苦。自言自語的說道：

「咳！我今天才知道理想跟事實往往相反的！」

「你說的什麼話？」

文珠很討厭的樣子，聲色俱厲的追問。秦鍾呆呆地沈吟了一回，他有些傷心的樣子，還是繼續他的自言自語說道：

「我本來是這麼的想，這位歌舞皇后，在舞台上唱得那麼的好，跳得那麼的好。那麼她的爲人，一定是溫文多情，和藹可親。人家來拜訪她，她一定會殷勤招待，虛心受教。但那裏知道，完全不是這個樣子，簡直一點兒也不對哪！唉！這倒好像是我看錯這一幅美麗的畫片了。」

「這傢伙好像有點神經病的樣子！喂！這兒不是瘋人院，你跑錯地方了。」

顧元洪聽他口裏說，而且手裏還做着姿勢，一個人自說自話，簡直有些莫明其妙的樣子。因此心中也憤怒起來，冷笑了一聲，瞪着眼睛向他叱喝着。秦鍾回頭望了他一眼，却也有點惱怒的意思。說道：

「你這是什麼話？你要說我有神經病，那你真是侮辱了鴻大小姐！鴻大小姐！我以爲你是一個藝人，你就決不應該對於一個崇拜你的藝術的人，而顯出這樣輕視的態度。並非我

冒昧的說一句，你要輕視我，那你就在輕視你自己！」

文珠見他轉過身子又向自己說了這幾句話，一時不免向他身上打量了一下。覺得他雖不及英龍那麼的魁梧英俊，但却是一個年輕的小伙子。覺得人家既然是爲了崇拜我而來的，那我似乎也不應該使他過分的感到難堪，因爲在他至少也是一番敬仰的意思，在這麼轉念之下，就又顯出溫情的臉色。微微的笑道：

「秦先生！其實我決沒有輕視你，而且對於你這樣的崇拜我，敬仰我，我還表示非常的感謝！不過，我自問學識很淺薄，很簡陋！雖然能夠唱幾句，跳兩下，那也談不到什麼藝術這兩個字，所以對於外界的崇拜我，恭維我，我實在是很不敢當，很不敢當的！」

「好哇！你這幾句話，倒真表現出你藝人的風格來了。唔！我覺得我的理想到底還沒有十分的錯。鴻小姐！我們不妨可以來談一談。」

秦鍾聽了她這幾句謙恭而溫和的話，他把一顆已經死去了的心兒忍不住又活躍起來。他堆了滿面的笑容，在椅子上坐下，表示和她有長談的意思。文珠和顧元洪相互地望了一眼，大家都有一些啼笑皆非的模樣。顧元洪搖搖頭，瞪了秦鍾一眼，轉過身子去，表示不願再見的意思。文珠在睜珠一轉之下，遂站起身子，和元洪霎霎眼睛。說道：

「顧先生！你此刻有沒有空？我想請你陪我出去買點兒東西。」

「怎麼？鴻小姐，你不願意跟我接談下去嗎？要知道我跟你說的話，至少對你藝術上是有這些兒進步的！」

秦鍾這才吃驚起來，不等元洪的回答，先向文珠急急的問。文珠覺得這人太不知好歹，自己給了他面子，也該早點走了。偏還要在這裏多纏繞，豈不是叫人憤怒嗎？顧元洪雖然很生氣，可是他也不肯過分魯莽。第一，自己是有身份的人，不犯着跟他動手。第二，他到底是個怎麼樣的人？還不大詳細，萬一他是個新聞界的人，那麼對於我和文珠的名譽，恐怕都有關係。所以他還是很客氣的問道：

「秦先生！你究竟是做那一項貴業的？」

「你看我做那一項事業的？」

秦鍾對他的相問，似乎還有點不大情願回答的樣子，冷眼斜視了他一下，故意向他這麼的反問。文珠在旁邊再也熬不住了，便逗給他一個白眼。諷刺他說道：

「我看他好像什麼全不幹，專門在找人麻煩。說不定是個無業遊民，趁機好敲詐人家的錢財！」

「啊呀！我的鴻大小姐！你不要信口胡說好人吧！我雖然不是在社會上做事業的人，但我到底還是一個大學裏的大學生。你說我要敲詐人家，那你未免太看輕我的人格了。」

「我就不相信一個大學裏唸書的人竟吃飽了飯會這麼的無聊？哼！你真是一個騙子！難道你不去用功你的書本？却專門在外面追求人家姑娘嗎？」

顧元洪聽他這樣說，連連的搖頭，表示第一個先，相信他這些鬼話的意思。秦鍾聽了，便恨的白了他一眼，也表示十二分生氣的樣子。說道：

「我在跟鴻大小姐說話，你可以不必來參加意見！你有什麼資格可以來跟我談話呢？我是一個清高風雅的大學生，你不過是個投機操縱，剝削貧民的市儈，我勸你還是少開臭口！」

「什麼？什麼？你在放什麼臭屁！你罵我？」

顧元洪這才氣得鐵青了臉兒，不免暴跳起來。向他瞪着眼睛，大聲地喝罵。秦鍾見他大怒的情景，却當做沒有瞧見的樣子。走到文珠的面前，又是深深地鞠了一個躬。說道：

「鴻小姐！我今天到這裏來，決不是跟任何一個人來相罵的。所以對於無論什麼人的罵我侮辱我，我可以不問不聞。因為我是抱了一片誠心，滿懷熱望。我是預備了千言萬語，打算和你作盡情的傾吐。所以他這種銅腥臭的臭口，要開口來參加我們的意見，那真是褻瀆了我們這位藝術之神了！」

「他媽的！這小子好厲害！一面捧你，一面罵我！姓秦的！我老實的警告你，你要再在這兒多放一聲屁！我馬上叫警察來抓你！」

「喔唷！喔唷！」

「大小姐！大小姐！你……怎麼啦你怎麼啦？」

顧元洪見文珠忽然把手按住了額角，喔唷喔唷的叫起來，好像要昏厥的樣子。一時倒不免吃一驚，立刻上前去扶住了她的身子，急急的問。秦鍾也要上前的時候，却被顧元洪揮手推開。這時方聽文珠低低的說道：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我因為聽了他這樣肉麻當有趣的話，我有些站不住，我幾乎要暈倒了。」

「這小子真是混賬極了，簡直在胡說白道。鴻大小姐！你不用去理他，我還是扶你到臥房裏去休息休息吧！」

文珠聽他要扶自己到房內去。一顆芳心，倒又別別的亂跳起來。遂表示竭力支撐了的神氣，一面在椅子上坐下，一面把元洪的手兒輕輕挪開。說道：

「不必！不必！我……我還是在這裏坐一回罷！」

「我看鴻大小姐真的也太辛苦了。離開了舞台，又得應付人事。顧到裏邊，又得顧到外邊，真是連一點兒安安逸逸談話的工夫都沒有。」

秦鍾說這兩句話的態度是分外的俏皮，而且他的動作，把手兒指指房裏，又指指外面的會客室，語氣顯然還有點感嘆的樣子。在顧元洪的心中，以為他語無倫次，多少是因為有些神經質的緣故。所以睬也不睬他的，把身子走到洋台前去透空氣。但文珠是個聰明人，她覺得姓秦的傢伙倒並非純粹的是個糊塗人。單憑這幾句話，已經把自己諷刺得夠了。因為恐怕他再有什麼明顯的表示，而洩露出自己的秘密來。所以猛可的站起身子，瞪了他一眼，真是恨到心頭的模樣。喝道：

「你在放的什麼狗屁！」

「我……是說……你不要太勞力而又太勞心，你應當自己保重一點罷！」

「我保重不保重，與你又有什麼相干？」

「鴻大小姐！我說的是一片金玉良言，我雖然是很不識趣的衝撞了你，但我到底還是一個真心愛護你的人。你就是不爲你自己身子而保重，那你也應當爲你在舞台上的聲譽而保重呀！假使你偶然不小心而墮入了陷阱的話，那你縱然有再高超一點的藝術，恐怕外界也不會再同情你，再崇拜你了！」

秦鍾對她雖然是這樣的關切，這樣的熱誠地勸告着。然而這個環境這個情勢之下，秦鍾就是再說得委婉一點，也不能使文珠感到滿意。所以她益發顯出滿面怒容，圓睜了那雙明眸。恨恨的說道：

「我固然不要人家的崇拜，我也不要人家的同情，我並沒有遭到什麼悲苦的境遇，我更沒有向人家哀告乞憐，我何必要人家來同情我呢？我覺得你太多情了，吃自己的飯，爲什麼偏要管人家的閒事呢？至於我的聲譽，是我自己造成的，就是在我自己手裏毀滅盡絕，那我也甘心情願，決不懊悔！」

「啊呀！鴻大小姐！你爲什麼要這麼的說呢？那我爲你實在太痛心太可惜了。你應該想一想，你費了幾年心血？才能夠造成你今日的聲譽。況且聲譽是一個人的第二生命，你：怎麼能甘心情願的毀滅呢？大小姐！我求求你，求你應該快快地猛省過來！千萬不要毀滅了自己！」

「我真不知道那兒跑來的野小子？就死乞白賴地在這兒胡嚼！姓秦的！對不起！我不要再

「聽你這些說話！請你給我走罷！你要在這兒再待上一分鐘，我可真的要暈倒了。」

文珠是氣憤極了，鼓了紅紅的粉腮子，一面說，一面走到門口旁，把門拉開，是請他出去的意思。秦鍾被她在這驅逐的行動之下，他也覺得沒有什麼臉皮再可以待下去了。不過他還覺得有點依依不捨的樣子，一面慢慢地移動着脚步向房外走，一面還向文珠鞠了一個躬。很誠懇的說道：

「鴻大小姐！我這一片好意，雖然在眼前是得不到你的覺悟。但我還希望你在清夜寂靜的時候，能夠再三的想一想，說不定你到明天這個時候，就知道我這些話都是金珠玉粒那麼可寶貴了。」

「請你住口吧！我就是死了，也不會再想到你這些話是對的！」

「唉！忠言逆耳！真是對牛……」

「什麼？你說什麼？」

「我說對牛彈琴！」

秦鍾也許心中也氣憤極了，他終於忘記了崇拜和敬仰，竟然說出了這一句輕視的話，他便急急地奔出房門外去了。文珠恨得幾乎想伸手打他，但已經來不及，於是只好恨恨的啐了他一口。用力的把門關上，頹然地倒向沙發上去。似乎被他纏得真有些兒頭暈起來。手兒按住了額角；深深地嘆了一口氣。顧元洪方才由洋台外轉過身子來。微微的一笑，却又憤憤的罵道：

「這人一定是個瘋子！」

「算我倒毒，大清早才碰着這個魔鬼！」

「本來，這種人來找你，你就根本可以不必接見！」

「唉！你還說哩！誰願意接見他呀？他一清早就來找我，我只讓愛玉跟他敷衍。要不是你到來，我怎麼會出來呢？」

「唔！這樣說來，倒還是我的不好了。大小姐！你也不要生氣了，回頭我陪你到大陸首飾公司去，還是讓我好好兒來跟你消氣罷！」

顧元洪聽她這樣說，便唔了一聲，笑嘻嘻的在她身旁坐下來。拉過她的纖手兒，却向她色迷迷的賠不是。誰知正在這當兒，忽聽門外又在敲門了。文珠懶得起身，却向房裏叫聲梅真！梅真匆匆的由廚房裏奔出，伸手把門拉開，萬不料站在門口的却又是秦鍾。文珠眼睛裏好像有刺在戳似的，她覺得這小子簡直來存心搗蛋。這就猛可站起，惡狠狠的直趕到他的面前去了。

五 左右難討好心痛如割露秘密

文珠再也想不到站在門外的又是這個令人討厭的秦鍾，心裏這一氣惱，真是怒不可遏，這就猛可的奔上前去，幾乎伸手預備去打他的樣子。急得秦鍾連連搖手，一面又摸着自己的頭頂。笑嘻嘻的說道：

「鴻小姐！請你不要生氣，並不是我又來找你麻煩，因為我剛才說話，也許是我太感一點兒興奮了，所以把一頂帽子忘記在這兒桌子上了。」

「唔！噯！這大概就是你的帽子了，給我快點兒拿走吧！」

文珠心中因爲是氣憤過了度，她的舉動在不可抑制的衝動之下，所以不免帶了一點兒無禮。當她回眸瞥見桌子上放着那兩頂呢帽，也不問那一頂是他的？就走上夫隨便拿過一頂，恨恨的就向地上擲去；明眸裏簡直要冒出火星來的樣子。但秦鍾沒有開口，坐在沙發上的顧元洪却急起來了。連忙說道：

「鴻小姐！你弄錯了！這頂是我的，這頂是我的呀！」

「啊！這頂呢帽是顧先生的？該死！該死！這小子的呢帽也配和顧先生放在一處嗎？你……你這害人精，無緣無故的來欺侮我！你給我快拿了滾出去！」

顧元洪這兩句話聽到文珠的耳朵裏，一時倒窘住了。漲紅了臉兒，慌忙俯身又把地上那頂呢帽拾起。回身又把桌子上的一頂呢帽擲到地上，也許使她痛恨到了極點的緣故，還撩起一脚，把那頂帽子在地板上滾了過去。秦鍾心中的失望，在他心靈裏會感到像刀在割一般痛。他很快的拾起，冷笑了一聲。說道：

「鴻小姐！你拿這一種無禮的態度來對付一個崇拜藝術的觀衆，這就枉爲你是一個高尚的藝人！我覺得你們這般女藝人，是不配人家的崇拜，只配給一般混身沾着銅腥臭的守財奴像神女一般的玩弄！哼！我今日才知道你們這般女人的輕骨頭！」

秦鍾在萬分痛恨地罵完了這幾句話，他不再待文珠有所表示，他就一骨絡翻身匆匆的走了。文珠氣得粉臉兒由紅轉變了青，她覺得自己憑空遭到他這樣的侮辱，不免是太吃虧了一點。女子

沒有第二件解決她氣憤的辦法，這就倒在沙發椅子上忍不住哇的一聲哭起來了。顧元洪見她竟然氣得哭了，遂走到她的身旁，拍拍她的肩胛。低低的勸慰道：

「鴻小姐！那你也太犯不着了，爲了這種小子而哭起來，這又何苦呢？你昨晚還有些不舒服，今天才好了一點，你千萬保重你的身子吧！」

「大小姐！你不要傷心呀！人也走了，你這麼哭着也太沒有意思了。」

梅真也擰了一把面手巾來，給她擦眼淚。文珠仔細一想，也覺得沒有哭的必要，這大半還是爲了氣糊塗了的關係。這就把手巾擦了眼淚，恨恨的咒罵道：

「斷命這小子！真是一個流氓坯！無緣無故的給我受氣，真沒有好死的！」

「這種人還有什麼好結果呢？一天到晚，蕩來蕩去，就想在人家身上敲詐些錢財。我說鴻小姐今天拿這種嚴厲的手段對付他，實在是再好也沒有的了！」

顧元洪一面附和着說，一面還表示非常贊成的樣子。文珠把手巾交還給梅真，見那門兒還開着，遂連忙吩咐道：

「梅真！你把門兒快關上了罷！回頭他再要來纏繞我，真把我氣都氣死了。」

梅真答應了一聲，把門關上，便又入廚房去了。這裏文珠取了一支煙捲，顧元洪連忙取打火機給她點着了烟。向她沾着淚痕的粉臉兒望了一眼，忍不住笑起來了。文珠被他一笑，秋波逗給他一個嬌嗔。生氣地說道：

「我受人家這麼的侮辱，你心裏倒很快樂吧！」

「那裏那裏？鴻小姐！你說這話，叫我不是太不安了嗎？這小子剛才雖然侮辱了你，但他不是同樣地也侮辱了我嗎？我代你生氣還來不及，怎麼倒說我快樂呢？這也未免太冤枉我了。」

「那你爲什麼望着我笑呢？」

「我笑當然也有一個道理的。」

顧元洪吸了一口煙捲，在文珠的身旁坐了下來。他又微微的笑了，好像有些神祕的作用似地。文珠凝眸含顰的逗了他一瞥猜疑的目光，不明白地問道：

「道理？到底是什麼充足的道理？請你說出來給我聽聽。」

「我看這個小子也許是個看你歌舞入了迷的不掙氣子弟，所以被你迷得神魂顛倒，癡頭怪腦。誰叫你生得這麼的美麗？而且又是善歌能舞的呢？」

「你這話也不盡然，我唱歌我跳舞，說句明亮的話，是爲了我的生計問題。我並沒有去迷人家呀！這難道還能歸罪到我的身上來嗎？要如個個觀衆因看我的歌舞而向我找麻煩的話，那我還能做得了人嗎？恐怕連戲院子也不用去上，只要一天到晚和他們纏繞，我也覺得已經是夠忙的了。」

「這叫做色不迷人自迷，我說你要如這麼的紅下去，以後的麻煩恐怕是不會斷的。正如你所說，一天到晚，別的事情不用幹，就這麼的應付那般無聊朋友，也夠忙的了。」

顧元洪笑了一笑；他胸有成府的沈吟了一回，方才慢慢地說出了這幾句話。文珠聽了，不免

有些兒憂愁的神色，微蹙了眉尖兒。低低的說道：

「照你這麼說，我們女人家就永遠沒有一條出路可以走了？」

「出路怎麼會沒有？一個人在世界上誰都有一條出路。尤其像你這麼美麗的姑娘，那條出路，當然還是平坦的大道。」

文珠聽他說到這裏，目不轉睛的盯住了自己，臉上又浮現了一絲笑意。這就瞞了他一眼，急急的問道：

「你這話我真有些兒不懂了，像我這種孤零零的女子，在上面既無父母，在本身又無半點兒學問。除了唱幾聲，舞幾下之技能外，還有什麼平坦大道的出路呢？唉！我覺得我們這一種可憐的女子，說得好聽一點，是發揚藝術。但按諸實際，也無非是在犧牲色相罷了。」

「鴻小姐！你要如真能想得那麼明白的話，這就好了。我覺得你在眼前有一條光明之路可以走，不但不會再受這般流氓的委曲，而且可以安安心心的做人了。」

顧元洪見她說完了這幾句話，臉上浮了沈痛的顏色，眼皮了一紅，大有淒然地流下身世孤苦的眼淚來。這就抓住了她這一個弱點，乘此機會，向她一步一步的進攻。文珠見他那種認真的態度，顯然是非常的熱心關懷自己。於是又急急的問道：

「顧先生！你說我眼面前有那一條路可以走呢？因為我自己置身在這個環境裏，不免有些兒糊裏糊塗。所以你能指點我的話，那叫我自然十分的感激。」

「我當然極願意指點你，但是只怕你不肯聽我的忠告。」

「這……這……是絕對不會的，我可並不是傻子，你要如說出使我直能得到永遠幸福的道路來，我一定會照了你的意思去走的。」

文珠搖了搖頭秋波脈脈含情的向他臉上瞟。她此刻溫情蜜意的態度，和剛才對付秦鍾那樣暴躁而兇惡的脾氣，顯然是換了一個人。顧元洪心中是存了一種熱烈的希望，他色迷迷的樣子，把她纖手兒握過來，輕輕地撫摸了一回。低低的說道：

「你如果在戲台上拿歌舞去賣錢，人家只要化費了一張戲票的代價，就可以見到你的唱你的跳；這似乎根本算不了一回什麼希罕了。況且這賺的還是你的青春錢，……鴻小姐！你聽了不要生氣。比方那麼的說一句，要如你到了一個相當的年齡，白了頭髮，脫了牙齒，還能再在舞台上唱跳了嗎？所以要根本的找一條出路，你最好能夠丟掉這個買賣不幹，好好地去嫁一個人，做一位有錢人家的太太。那時候住的是高樓大廈，進出汽車代步，人家要看到你就不容易；那才可說真正的像皇后一般的尊貴了！」

「唔！原來你是叫我去嫁一個人的出路，這條出路雖然是可以根本解決女子的一生。但女子的嫁人，那是最普通的，並不是一條自由解放的出路。」

「話雖這麼說，但從古以來，你看那一個女子不嫁人呢？其實嫁人也並不受怎麼束縛，尤其是嫁一個有錢人家去做太太，要什麼有什麼，還能說不自由自在嗎？」

「這話在表面上也許可以使人相信，但實際上，女子嫁了人，就像上了鎖鏈一樣的拘束。」

尤其是我們這種從小就跑碼頭過着流浪生活的姑娘，一切都自由了，今天要上那兒，就上那兒。做了人家太太，就得關在屋子裏，簡直是犯了罪，那怎麼能受得了？」

文珠雖然明白他完全是在追求自己的意思，不過他既沒有直接的說明，所以她只裝做並不理解的神態。只把女子嫁人問題，來和他作一個檢討的樣子。顧元洪聽了，忙又說道：

「鴻小姐！你這話完全是中了那句結婚是入墳墓的話的毒了。要知道一個人在世界上，假使不結婚的話，不論是男是女，就會感到終身的苦悶，你說做了太太，就得關在屋子裏像受罪的樣子。其實這也不盡然，比方說，明年春天的時候，你喜歡遊春，那麼就可以去玩西湖。明年夏天的時候，你喜歡避暑，那麼就可以上莫干山去歇夏。這和你在外面跑碼頭過着流浪的生活相較，恐怕是大不相同的了。」

「這些話……唔！我覺得這都是男子在沒有達到他們目的之前的一種釣魚的香餌。其實在一朝得到了願望之後，恐怕就置之於腦後了。那我倒並非是無稽之談，可說是完全一種親眼目睹的經驗。因為我有好幾個幹藝術的姊妹，有唱京班戲的，有唱大鼓書的，有唱紹興戲的，她們起先也覺得生活上太不安定，想嫁一個人，預備舒舒服服的過生活。但等到了正式嫁了人，有的是過不慣那種拘束的生活，有的是丈夫另外去愛上了別的女人，差不多連生活費都不給了，那裏還談得到避春避暑哪！到那時候，弄得感情破裂，結果，還是仍舊的鬧着離婚，仍舊去走江湖，跑碼頭。所以像我們這種女子，談到嫁人，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假使嫁了人再鬧離婚的話，那還不如一個人過一輩子好嗎？」

何苦要去留下了一個痛苦的痕跡呢？

文珠覺得元洪這些帶了糖汁的話，都是些騙騙三歲小孩子的。所以淡淡的一笑，把自己被他握住了的手縮了回來。用了極透澈的語氣，表示自己已看穿了世界上所有一切的事情了。顧元洪搖了搖頭，却認爲不以爲然的樣子。正經地說道：

「鴻小姐所憂慮的話，確實也很有道理。不過，這也不能一概而論的。你所見到的姊妹們，固然有像你所說那麼的情形；但是嫁得很美滿的也未始沒有其人。我以爲你總不能因噎廢食的，世界上決不是個個沒有情義的人。就比方說我吧！那就和他們這般沒有真愛的人大不相同的了。並不是佔你便宜的話，假使你願意嫁給我，我不但不來拘束你，而且我還可以聽你的指揮！」

「噯！你不要在這裏給我自買自賣吧！我聽到這些話對我說的人，已經很不少了。但我覺得誰能靠得住呢？」

顧元洪說到末了，再也忍耐不住的把他心中所存的目的說了出來。他滿面堆笑地望着文珠的臉，完全表示向她誠懇地求婚。文珠把手兒在他肩上一拍，却吃吃的笑起來。那種表情是十二分的豪爽，並沒有一點羞澀的樣子。顧元洪還不知道她是什麼意思？遂急急的唸誓說道：

「鴻小姐！你要把我也當作別人一樣的靠不住，那我敢罰誓給你聽，我就決沒有好的結果！」

「啊呀！顧先生你這又有何苦哪？」

「那麼你應該相信我，我是你最忠實的奴僕！」

「不敢當！不敢當！你要這麼的說，豈不是活活的折死了我嗎？」

文珠見他漲紅了血噴豬頭那麼的臉兒，猛可的把自己手兒又緊緊地握住了。他這一種舉動，就可以知道他的內心是被一種濃烈的情感衝動到怎一樣兒的程度？一時那顆芳心，也不免別別的跳躍得厲害。但是還顯出洒脫的態度，笑容可掬的回答。就在這個時候，忽聽門外又有人敲門了。文珠停止了笑，連忙問道：

「什麼人？」

「是我？鴻大小姐！」

「哼！不要又是那個混蛋東西！」

「唔！說不定，這小子太可惡了，非給他一點兒顏色看看不可！」

顧元洪因爲自己演戲演到正在緊要關頭的時候，突然地這敲門的聲音又來打斷自己的進行工作。他心中是多麼的惱恨呢！遂板住了面孔，也氣呼呼的回答。文珠掙脫了他的手兒，恨恨的站起身子，走到門口旁來。慢慢地拉開門兒，不管三七念七的就是向外一脚踢了出去。只聽有人啞啞的一聲叫起來，文珠定睛向他仔細一看，這就忍不住也啊呀了一聲。倒退了兩步，哈哈大笑。說道：

「我真沒想到，原來是你，你此刻怎麼會到我這裏來呀？」

「啞啞！我的好大小姐！你這是什麼意思？把我踢了這麼一脚。」

原來進來的不是別人，就是歌舞團的團主張得標。他一面摸着破踢痛的腿兒，一面哭裏帶笑的問她；在他心中實在還有點莫明其妙的樣子。文珠彎了腰兒，還是笑不可仰的神氣。說道：

「我當你是……那個流氓又來了！真對不起！踢痛了那裏沒有？」

「還好，還好，什麼流氓？大小姐！你別跟我開玩笑哪！哦！顧先生也在這兒嗎？」

張得標聽文珠又向自己賠不是，這就連說了兩聲還好。他一面坐到沙發上去，一面抬頭望到了元洪，於是忙又含笑招呼。顧元洪這時也哈哈的大笑道：

「張老闆！算你倒霉！這一脚真是挨得太冤枉了。但是，鴻小姐肯這麼踢你一脚，這倒還是你的福氣。你現在請鴻小姐再踢你一脚，恐怕就請不到了。」

「顧老兄！你還取笑我，這……這到底是怎麼的一回事呀？」

張得標見元洪一面說，一面又哈哈地大笑起來。心裏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遂苦笑地急急的問。文珠這才含笑告訴道：

「張老闆！我那兒是存心來踢你的呢？因為剛才有一個流氓，在這裏向我攪了大半天，我把他趕了出去。但不一會兒，他又跑來了。我以為這次又是那個流氓來了，所以給他一脚滋味嚐嚐，好叫他知道我的厲害！誰料到這回子却是你來了？」

「張老闆！你嚐嚐剛從香港運來的火腿怎麼樣？」

顧元洪忍不住又笑嘻嘻的插嘴說，這句話引得張得標倒大笑起來。文珠恨恨的白了他一眼，却有點嬌嗔的樣子。不過她臉上還是含了笑意，遞了一支煙捲給得標。笑嘻嘻的說道：

「張老闖！我來賠你不是，你抽支烟吧！」

「不要緊，不要緊。常言道，不知者不罪，不過你要如把我真的當作流氓看待，那我就依你了！顧先生！你來多久了？」

張得標在一棵搖錢樹的面前，不要說挨了一腳，就是挨了幾下子耳光，他也只好忍氣吞聲，賠了笑臉，當真的感到不勝榮幸的樣子。一面接煙，一面又向元洪含笑搭訕。顧元洪吸着烟捲，說道：

「我來了才不多一回兒。張老闖！你發腫得多了，戲院生意越來越好，我想你的錢賺得太多了，還是借一點給我用罷！」

「啊呀！老兄！我和你自己人，你怎麼也跟我開起玩笑來了？生意雖好，但開銷也大。單說演員的包銀，每月要發一千多萬。還要樂隊，編劇，導演，輪到我這個團主，只不過名譽好聽，好處也就所剩無幾了。」

老闖在夥計面前總要顯出連飯都沒有吃那麼的苦楚來，這是不論那一個老闖？都是這個樣子。得標因為文珠在旁邊，所以他也裝出一副苦笑，還是那麼並不滿足的回答。文珠聽了，心中有些兒生氣。就故意這麼的說道：

「張老闖！你既然得不着什麼好處，我想你又何必太勞力勞心呢？我預備從今天起，就不上台了。」

「什麼？什麼？鴻大小姐！我是不過說句玩話而已，你又何苦就這麼的認真來了？」

「鴻小姐要如真的不願上台的話，那我倒表示贊成！因為一個藝人在舞台上的生活，在外界看起來以為是十分的愜意，其實在本身感到的有時候也很有點痛苦。」

顧元洪以為文珠說的這幾句話，多少是受了我剛才向她求婚的一點影響。所以心裏十分的歡喜，遂故意在旁邊這麼的鼓吹，不料聽到張得標的耳裏，這就急了起來。說道：

「老兄！你這話可不行，那你不是在捧場，簡直是拆我的台脚了！」

「張老闆！你急什麼呢？其實我上台不上台？決不是因聽了任何人的慫恿而實行的。我的意思，是張老闆自己既然得不到什麼好處，那又何必為我們一般演員作牛馬呢？所以你也樂得息手，我也不希罕賺那麼大的包銀。」

「對！對！賺包銀不是一輩子可賺的，倒還是做個有錢人家的太太，那就一輩子可以安安穩穩的享福了。」

「鴻大小姐！原來你是恨我說的剛才那些話，對不起！我確實是說錯了，該打！該打！你就饒我這一遭吧！」

張得標方才明白文珠所以說不上台的一句話底意思，遂一面連忙賠罪，一面伸手還拍着自己的額角，向她裝出小丑似的央求。顧元洪似乎很想達到自己的目的，還是那麼不管人家死活的插嘴。文珠却並不理會的神氣，向得標問道：

「向我討饒那又何必？我現在問你，你到底得着了好處沒有？」

「得着，得着，我並沒有說得不到好處呀！」

「多不多？」

「多！多！多！這全是靠鴻大小姐的福氣，在我可說是坐享其成。」

張得標幸虧也是個很會鑒貌辨色的人，他連說了三個多字，而且還竭力的向她拍馬屁。文珠這才感到勝利的得意，忍不住抿嘴笑起來了。張得標真是急出了一身冷汗，笑着說好厲害的大小姐！文珠吸了一口烟，方才又低低的問道：

「張老闆！你此刻到來有什麼貴幹呀？是不是特地來讓我踢上一腳嗎？」

「那裏那裏？我是來跟你商量下輯新戲的劇本，還是在香港演過的舊劇本裏揀一齣？還是請劇務部重編新戲呢？比方幾齣老的，雲裳仙子，白衣天使，綠野仙踪，這些都是叫座的好戲，而且又是大小姐的拿手傑作。」

「這個……我想最好讓大家討論討論，因為我一個人也不能作主，萬一以後的賣座好壞，那我可負不了這個責任。」

文珠搖了搖頭，沈吟着回答，表示不願個人作主的意思。顧元洪見他們討論着戲劇的事情，遂站起身子。說道：

「你們談正經的事情吧！我也還有別的約會。大小姐！我剛才跟你說的話，你不妨仔細的考慮考慮看。」

「顧老兄！你何必急急的要走了？我們再坐一回兒吧！」

張得標對於顧元洪剛才說的幾句話，雖然表示有些兒不快活，但在表面上還長不得不向他道

麼的敷衍。顧元洪連說再會，表示不坐的意思。文珠並不留他，送出門來。笑着問道：

「顧先生！你今兒晚上來看戲嗎？」

「你叫我來，我就來。反正我包定了幾排位子，天天有人來捧你的場。」

「不！我要你自己來！你假使不來，我可要罰你。」

「好！好！那麼我就準定來罷！哈哈！哈哈！」

顧元洪以爲文珠對自己這種嬌憨迷戀的意態，一定是多數已經有嫁給自己的表示了。所以心中樂得什麼似的，一面答應，一面哈哈地大笑了一陣，方才匆匆的走了。張得標見他走後，遂望了文珠一眼。微微的笑道：

「大小姐的手腕可真不錯，居然把這傢伙治得服服貼貼，那也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不知道，老顧在上海雖然是一個有地位的人，但出名的是個猶太人。」

「這算不了什麼希奇，在我手裏的男子，不論老少，我要他長就長，我要他矮就矮，根本是給我隨心所欲，一無違拗的餘地。」

「所以囉！我說大小姐的手段太好了。簡直叫我佩服得有些兒五體投地。噯！噯！老剛才對你說些什麼？還叫你考慮考慮。」

張得標說到末了，方才問出了他心裏納悶了多時的話來。但文珠淡淡的一笑，却把俏眼兒斜乜了他一眼。說道：

「那可沒有你問我的必要啦！我們的事情，和你是毫無關係的。怎麼啦！你到底是跟我商

「量劇本來的？還是來查問我的行動呀？」

「那裏那裏？我不過是隨便問一聲，怎麼我有資格來查問你的行動呢？」

「唔！你既然明白，那就算了！」

文珠正在表示生氣的樣子回答，忽然房內有人把桌子重重的一拍，好像在發脾氣的樣子。接着妹妹愛玉匆匆的奔出來，向自己招手。文珠奔上去問什麼事？愛玉附了她耳朵低低的說了幾句。文珠粉臉有點變了顏色，遂向得標說道：

「張老闆！你和我妹妹談一回兒吧！我有點事，馬上就來。」

「請便，請便！」

文珠一面說，一面便走進臥房裏去了。只見李英龍十分憤怒的樣子，似乎匆匆地正欲奔出來。於是逗給他一個嬌嗔，將他一把拉住了。但却又竭力的壓住她的喉嚨，嬌聲叱道：

「英龍！你做什麼？你……難道瘋了嗎？」

「哼！瘋了？我被人玩弄夠了，我怎麼不要瘋起來呢？」

李英龍雖然是站住了，不過他還顯出滿面憤怒的樣子，鐵青了臉色回答。文珠見他不管一切大聲地亂嚷，這就又怨又恨的問道：

「你說什麼？你……在說什麼？你這樣莫明其妙的吵鬧，你不是明明的跟我在搗蛋嗎？你也得手摸胸膛想一想，我那一處待錯了？你要對我怎麼的難堪？」

「問你自己呀？我覺得沒有資格再待在這兒讓人家來愛憐了。」

李英龍聽文珠一連串的說了五個你字，而且淚眼盈盈的意態，顯然她是焦急和怨恨到怎樣兒的程度了？不過自己心中的氣憤，是並不因她的怨恨而稍減倔強的態度，依然像一頭野馬似的，想竄奔到房外去。文珠這回急了，她把英龍狠命的推倒在沙發上。忍不住大聲的說道：

「我侮辱你什麼？你說，你說，你給我說一個痛快！」

「你一定要我說，我就說給你聽。姓顧的要討你做太太啦！你要住洋房去，你要坐汽車去！我被人遺棄了，我被人丟了！我還在這兒等死嗎？要我將來受到切身的痛苦，那我們還是現在分手了痛快！」

李英龍倒在沙發上，自不免愕住了一回。但他立刻又說出了這兩句話，接着猛可的站起身子，還是預備要走的神氣。文珠心中暗想，原來顧元洪向我求婚的話，已被他在房中聽到了。這就又溫和了臉色，放低了語氣。輕聲兒說道：

「哦！原來是爲了這一件事，英龍！我勸你快不要傻了。他是個蠢豬那樣的東西！我怎麼會答應嫁給他呢？那你不是瞎多心嗎？」

「瞎多心？哼！他有錢，錢能通神，有錢就可以打倒一切。我聽你沒有拒絕他，這就是默允的表示。況且他臨走的時候，你又對他這麼戀戀多情，那你還能否認是不答應嫁給他了嗎？哼！你簡直把我李英龍當作活死人看待了。」

「英龍！剛才我對你怎麼的說？爲了我的環境關係，爲了我的利用人家起見，說不定要假意兒的敷衍人家，叫你不要瞎吃醋！你難道這回子又忘記了嗎？」

「但是，我看不慣這一種刺人眼睛的情景，要我忍耐着做一個忘人！我情願死！我情願爽爽快快的分手！」

李英龍認爲文珠這些話都是花言巧語的一種烟幕彈，所以並不相信的還是憤憤地說。他一面推開了文珠的身子，一面便奪門奔了出去。文珠再度的把他拉住了，急急的說道：

「英龍！你要這麼的分手，那可不行，沒有這麼的容易！」

「爲什麼？難道你把我還玩弄得不夠嗎？」

「你說這兩句話，那你真太沒有良心了！」

文珠見他回過身子，兩眼兇狠狠的望着自己，好像是一隻駭人的豺狼，預備張口噬人的樣子。這就無限痛心地的回答，眼淚幾乎會滾下來。英龍還是冷笑着道：

「這並不是我沒有良心，原是你自己太沒有良心！世界上的女子，那一個逃得過金錢的誘惑？大小姐！你有做太太的前程，我決不會來阻礙你的！我們過去譬如做一個夢，從此我們就各奔前程罷！」

「英龍！你！……」

李英龍說完了這些話，便把她狠命的一推。文珠站腳不住，向後幾乎跌倒。待要再去拉住他，已經來不及，只見他已經像發狂般的奔出去了。文珠這時顧不得許多的，也就跟着追出外面來。而且口裏還連連的叫着英龍，但李英龍已穿過會客室向門外直奔了。文珠見喊不住他，心頭有些兒悲傷，扶着門框子，忍不住頹傷地嘆了一口氣。愛玉本來還想把這個秘密向張得標隱瞞，

現在姊姊和英龍在臥房裏大聲吵鬧的話都已經被張得標統統聽到了，當然要瞞也瞞不了。所以站在一旁，不禁呆呆的出神。張得標在沈吟了一回之後，遂走到文珠的身旁，把她扶到沙發旁坐下。低低的說道：

「大小姐！這位李英龍想來就是跑馬廳裏那一位了？不知道你們是怎樣認識的？」

「張老闆！請你不必向我說起這些話，因為我也沒有告訴你的必要。我此刻覺得有些兒頭暈，需要靜靜的休養，請你暫時的離開我這兒吧！」

文珠知道自己的秘密，在剛才一吵之後，已全部的被他知悉了。她不知爲什麼緣故？在十分悲痛之餘，只覺頭暈目眩，不能支撐。歪在沙發上，這就忍不住暗暗地流下淚來。張得標對於素來潑辣的文珠會流起淚來，那倒出乎意料之外的希奇。遂搓了搓手，很誠懇的說道：

「鴻大小姐！這些事情，照理說起來，當然是和我毫不相干。不過我和你在這五六年來的相識，憑我長了你這麼十幾年，那我也可以當我作爲小妹妹般的看待。爲了你前途的光明，爲了你終身的幸福，我似乎不得不向你有個忠告。一個幹藝術的人，尤其是個女子，在她紅得發紫的時候，同時也是她最危險的一個時期。因爲一個發紅的女藝人，是多麼的受人注意！尤其成爲大眾追求的目標，那是不用說得。在千千萬萬追求你的人羣中，當然是三教九流，什麼人都有的。不過世界上的事情，當然是沒十全十美的。年輕貌美的男子，偏偏是個窮光蛋。但身擁千萬家產的却又偏偏是個老頭子。所以在這樣情景之下，也無怪大小姐要兩面討好了。然而你到底是個女藝人，以你的聲望和地位而

論，你似乎也不應該和一個馬上英雄相處在一塊。因為這種人不但不是個低賤下流坯，而且還是一個專門靠女人吃飯的拆白黨。那麼我覺得你要跟李英龍在一起，還不如跟元洪在一陶。至少你嫁給顏元洪是一個太太的身分，嫁給李英龍，哼！那就成爲一個馬老婆了！」

「張老關！我不許你再給我說下去，……這是我個人的事情，請你不必多替我操心罷。」

文珠說到這裏，突然的站起，她把兩手捧住了額角，跌跌衝衝的奔入房內去。在她倒向床上的時候，方才忍不的嗚嗚咽咽的哭泣起來了。

六 彼此非善類獨具慧眼識好歹

張得標見文珠奔進臥房之後，便哇的一聲大哭起來。這就望了愛玉一眼，忍不住輕輕的嘆了一口氣，他不但出去，反而在沙發上坐了下來。愛玉蹙了眉尖兒，低低的說道：

「張老關！你還不預備走嗎？」

「唔！二小姐！我很想和你談談。……」

「你和我有什麼可談呢？」

「因爲你是文珠的妹妹，對於姊姊切身的幸福問題，當然也應該有些兒關心。所以我要和你談談，關於你姊姊的一切，不知道在你的心中，有沒有什麼意見？」

愛玉聽他這樣說，遂在沙發上也慢慢的坐下來。她凝眸含顰的想了一回，覺得李英龍雖然是

個俊美的少年，不過他所幹的事情，到底不——正當的行業。看他和姊姊的情形，倒好像姊姊是個男子，他却是個女子的模樣。因為英龍常常還要向姊姊拿錢用，就是他身上這一套西服，也是姊姊出錢給他定製的。那麼姊姊縱然嫁給了他，將來也不能靠他過一輩子呀！除非自己仍舊在戲台上過着歌舞的生活。但一個女子，到了三十歲以上，就是在戲台上唱破了喉嚨，跳穿鞋底，恐怕也不再會賣錢的了。那麼李英龍這種男子，假使爲終身問題作打算，那確實不是一個最美滿的對象。不過像顧元洪這種身擁巨產的富翁，當然也並不是一個可靠的伴侶。第一，年齡上先不相配，他似乎只能做姊姊的爸爸的資格，如何能做姊姊的丈夫呢？第二，這種上了年紀的富翁，他根本就不知道什麼叫做愛情？無非是色中餓鬼，慾裏魔王罷了。他要你的時候，自然百依百順，珍珠寶貝不用說，即使你要天上的明月，恐怕他也會千方百計的去給你弄來的。但是在達到了目的之後，他反正有的是錢，那裏還會把你放在心目中呢？在他們的心裏，多玩弄一個女人，無非是多折了一枝花那麼的隨便罷了。在兩者都不是靠得住委以終身的感覺之下，愛玉倒不免又想起了這個癡頭怪腦的秦鍾來了。聽他說是一個大學裏唸書的人，至少他還是一個沒有結過婚的男子，那麼姊姊要如嫁給了他的話，倒也未始不是一個很好的姻緣。所可惜的，姊姊的心不是我的心，姊姊的思想，不是我的思想，那麼當然是落花有意，流水無情的了。

愛玉經過這一陣考慮之後，她當然是並沒有回答張得標。這使得標心中有些兒奇怪起來，遂在茶几上自己取了一支煙捲，用打火機燃了火，吸了一口。低低的問道：

「二小姐！你爲什麼不回答我？難道你心裏就一點沒有感覺嗎？我現在問你，假使你姊姊

換作了你，在你心目中看起來，還是嫁給李英龍有希望？抑是嫁給顧元洪有希望呢？

「我說一個都沒有什麼希望！」

張得標想不到愛玉會說出了這一句話，一時倒不禁爲之愕然。但却又情不自禁微微的點了下頭，含了欣慰的微笑。說道：

「對呀！對呀！二小姐雖然年紀很輕，但說的話真有道理，真有見識。那麼我問你，應該嫁一個怎麼樣的人才有望呢？」

「那不用我說，當然是嫁一個有學問有思想有才幹的少年，才是終身的伴侶呀！不過這種對象很難找，我以為在沒有找到這種對象之前，應該趁這時候在舞台上賺些錢，積蓄一點，萬一始終沒有合意的對象，那麻我有了積蓄之後，還怕什麼？就是獨個兒過一輩子，也沒有什麼痛苦啊！」

「二小姐！你這一篇話，說得我張得標真是佩服極了。可惜你沒有學上了像你姊姊一樣圓潤的歌喉，和美妙的艷舞，要不然，我就是再增加你一倍的包銀，我也情願呢！」

「其實世界上各人都是爲着自己打算，你怕姊姊嫁了人，你的歌舞團裏就缺少了一個台柱，所以你急得這個樣子是不是？」

愛玉轉了烏圓的眸珠，秋波斜乜了他一眼，却故意這麼的去說穿他。張得標有些兒臉紅，但還顯出很老練的笑容。說道：

「這倒也未必完全是爲了我個人的利益着想，我大半還是爲了你姊姊終身的幸福作打算。」

二小姐！既然你有這麼真確的思想，我以為對於你姊姊徘徊在黑暗的歧途上，你做妹妹的似乎應該要負一點指示的責任。假使你能把姊姊也勸告得像你那麼的明白，這不但你姊姊的大幸。就是我張得標，一定也要好好兒的謝謝二小姐呢！」

「我倒並不希望你的謝，其實我勸姊姊的本意，不在你，是在我們姊妹兩人前途的光明着想，所以不必担心的。」

張得標聽愛玉說得很爽快，絕對沒有一點虛偽的作用，可見她還是一個天真無邪的小姑娘，心中十分歡喜，一面連說拜託，一面方才告別而去。愛玉待他走後，遂移步走入房內。見文珠雖然沒有哭了，不過還在撲簌簌的落眼淚。她見了愛玉便在床上坐起來。問道：

「愛妹！張老闆向你說些兒什麼？」

「他叫我向你勸告勸告，不要爲了李英龍，而犧牲了你自己的聲譽，這是很可惜的。」

「哼！這是我私生活的事情，我以為用不到他來多放什麼屁的！」

文珠並不以為然的樣子，冷笑了一聲，恨恨的回答。愛玉見姊姊一心戀在英龍的身上，一時倒也默然無語。遂在沙發上坐下，隨手在書架子上拿過一本小說，翻了一頁來看，其實她並不在看書本上的字句，她是在轉念頭，預備用什麼話來使姊姊可以省悟才好？過了一回，方才抬頭向文珠瞟了一眼。低低的說道：

「姊姊！我說你不要把什麼事情看得太認真，還是把身子保重一點兒最要緊。你爲了他，就哭哭啼啼起來，這在我想起來，就覺得太不犯着。」

「我待英龍也算得好，誰知他還要冤枉我，說我已經答應嫁給顧元洪了。妹妹！你換作了我的地位，心中氣不氣呢？」

文珠伸手擦了一下眼皮，無限怨恨的回答，在怨恨的成分中還顯着有些兒氣憤。愛玉淡淡的笑着，却搖了搖頭。說道：

「那有什麼可氣呢？他既然不明白你的心，可見他並不是你的知音。他要走只管走好了，何必一定要把他當作好寶貝呢？」

「並不是這麼的說，因為我心裏有點氣不過。妹妹！你給我打個電話到跑馬廳裏去，把他馬上叫回來，我非好好兒教訓他一頓不可！」

「姊姊！那你也未免太急糊塗了，今天又不是星期六星期日的假期，跑馬廳裏那裏找得到半個鬼影子？」

文珠被妹妹這麼一提醒，方才理會過來，一時呆呆地忍不住又深長地嘆了一口氣。愛玉見姊姊的臉上實足表現着痛苦的樣子。遂又俏皮地說道：

「並不是我在說李英龍的壞話，他直到現在，還沒有向你告訴過他的住址，可見他對你的不忠實了。姊姊！我勸你把情感壓制一下，用冷靜的理智來想一想，那就免得上人家的當！」

「其實我並不需要到他家裏去參觀，那我又何必一定要他告訴家住在那裏呢？況且……我現在是需要他的慰藉，我就根本不會上任何男子的當。」

「但是你現在要想找他，却無處可找，這也是多麼的不便呢！」

愛玉覺得姊姊有和普通女子不同的思想，她覺得要勸醒姊姊，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縱然說得唇焦舌敝，恐怕也不會得到她的同情。這就掉轉了話鋒，向她說了這一句話。文珠聽了，自然不覺默然了。正在這時，梅真開上飯菜，請她們姊妹兩人吃午飯了。文珠那裏還吃得下飯？愛玉再三的相勸，才略爲用畢。愛玉見姊姊失魂落魄的樣子，已經兩點鐘了，還不上戲院裏去，遂連連的催她。文珠皺眉道：

「我有些兒頭痛，我不想去上戲了。你給我打個電話到戲院去，說我有病請假。」

「姊姊！那有何必呢？爲了他，連自己的正經事都不幹了，這不是和自己在搗蛋嗎？況且此刻戲院裏的戲票一定已賣完了，你不上台，難免要鬧退票，這就叫戲院老闆要急得上吊了。」

「妹妹！你這話有趣，我身子不舒服，難道還得抱病登台，讓老闆賺錢，讓觀衆們消遣，我就不管死活的去賣命嗎？」

愛玉見姊姊鼓着臉腮子，說完了這兩句話，表示憤憤不平的樣子。這就笑了一笑，很認真的說道：

「姊姊！你不要以爲我這話是爲老闆着想，實在是爲你本身前途着想呀！要知道你現在正是紅得發紫的時候，觀衆們對你都有一種信仰。假使你今天不上台，明天不上戲，在觀衆們的腦海裏對你就有了惡感的印象。那時候營業不振，一落千丈，我試問你在上海

是否還有立足之地嗎？恐怕李英龍因為你的倒霉，也未必會這樣的聽從你的命令了。姊姊！我是一片金玉良言，希望你還得仔細想一想才好。」

文珠聽了妹妹這幾句話，方才呆呆地想了一回，却不再說什麼了。這時電話鈴聲響了起來，愛玉連忙去接過聽了。知道是張得標的電話，說文珠為什麼還不上戲院裏來，門口客滿牌子早已掛出，時候不早，快些兒好來了。愛玉連說已經來了，一面掛了聽筒，一面給姊姊拿出大衣。說道：

「姊姊！張老闆已經來催了。你就快點兒去吧！我說私事管私事，公事管公事，不能爲了私事，而誤了公事。李英龍他無非負氣而走，保險他熬不住到明天就又來找你了。姊姊！你就只管放心罷！」

文珠覺得妹妹這些話倒也有理，遂不再違拗，就披上大衣，匆匆的走到戲院裏去了。這天日場的戲，文珠表演得並不起勁，所以精彩的地方很少。不過上海地方，對於真正欣賞藝術的人本來就一個也沒有。尤其是來看歌舞劇的觀衆，他們的目的，無非是來看看玉腿如林，香艷肉感的鏡頭，只要給大家塗足了眼藥水，已經是十分滿意的了。日戲散場，文珠一個人在休息室內悶悶的掐烟。她心中還在想着李英龍，不知道會不會一去而絕嗎？因爲自己在枯悶的時候，確實是少不了他。他有他的技能，他有他的使人感到興奮快樂的美妙。假使他真的和我斷絕的話，我要再找一個像他那麼身強力壯而又百依百順的男子，恐怕是很難的了。文珠一面想，一面暗暗的嘆息。這時團員郭素珍走了進來，見她這樣頹然神傷的樣子。遂笑嘻嘻的問道：

「文珠姊姊！爲什麼一個人在想心事呀？莫非在想你的情人嗎？」

「素珍！你這鬼了頭！胡說白道的取笑我，我可不能依你。」

文珠抬頭啞了她一口，恨恨的白了她一眼，顯出那壓薄怒嬌嗔的神氣。但素珍却在她身旁笑盈盈的坐下來，拉了她的手兒。正經地問道：

「我瞧你今天的精神不大好，就是剛才的表演，也十分不起勁，我想你一定有什麼不如意的事情吧？」

「不！我有什麼不如意的事情呢？但是老闆都沒有良心的多，我們即使拚了性命賣力吧！也不見得會討他們的好。」

「姊姊這話就說得不錯，這般老闆也都是吸人血的魔王。你紅的時候，他就把你當作活菩薩那麼的看待，不要說他會百依百順的答應你條件；就是你打他兩個耳刮子，恐怕他還會賠了笑臉叫你晚娘呢！反轉來說，那些不紅的團員，像趙佩佩，沈芝英這兩個姊姊，可憐她們年齡大一點，姿色減一點了；就把她們當作眼中釘那麼的討厭。本來老早就該開除她們，但經她們苦苦的哀求，才又留用下來。張老闆說譬如養兩隻狗。你想，一個不紅的藝人，就得讓人家這樣的看不起。在我們聽了，當然不免有兔死狐悲，物傷其類之感。誰知道她們今日的遭遇，就是我們將來的影子呢？所以我覺得在這戲台上跳跳唱唱，總不是一個女子根本的出路。歸根結蒂，還是嫁一個丈夫，苦苦用，也不會遭人家這麼的當作狗般的看待了。唉！文珠姊姊！你說是不是呢？」

素珍滔滔不絕的說完了這一篇話，在她固然是代替別人不平和悲哀，但是也在代自己「將來青春消逝後而感到担心和憂愁。所以她臉部上有沈痛的顏色，而且還深深地嘆了一口氣。文珠聽她這樣說，不免有些心驚肉跳，遂也低低的說道：

「然而像我們這種女子，要找一個對象，那是多麼的困難呢！你不要以為外界捧我是歌舞皇后，就算是我們尊貴了。但按諸實際，還不是被人家當作一種玩物那麼看待嗎？我試問你上海有多少的女藝人？那一個有好好的被人家娶去做太太？不是小老婆，就是實行同居。唉！生非薄命不為花，花一般的女子，那一個不苦命呢？」

「我看顧先生對你很有意思，他是一個大富翁，聽說他的妻子已經死了。假使他肯和你堂而皇之的舉行婚禮，我倒勸你還是早點嫁一個人好，至少不會再憂愁着將來的生活問題。」

「但是他這種鬼話誰能相信呢？況且像他這種蠢東西，平日瞧見了他也覺得令人有些厭討厭。何況要做永久的夫妻，這叫人怎麼受得了？」

素珍想起顧元洪矮胖的身材，滿腮的鬍鬚，一時瞟了她一眼，也忍不住嗤的一聲好笑起來。就在這個時候，忽見張得標陪了顧元洪走進來。素珍站起來笑道：

「正是說起曹操，曹操就到。顧先生！你剛才在看戲嗎？」

「沒有在看戲，今天晚上我一定親自捧你們的場。怎麼啦？你們在談起我嗎？」

嘴裏啣了雪茄烟，雖然是向素珍說着話，但他的眼睛却向文珠脈脈地瞟。文珠生恐洩

漏自己的秘密，這就裝做毫不介意的樣子，站起身子，逗給他一個嫵媚的嬌笑。說道：

「你不做虧心事，要你担心什麼？我們在說你的壞話，罵你哩！」

「哈哈！哈哈！你鴻小姐肯罵我，那我真是不勝榮幸之至！歡迎歡迎！」

「顧先生！那你變成賤骨頭了！」

素珍聽他還哈哈地笑着，這就頑皮地向他俏皮了一句，但立刻逃過一旁去，還向顧元洪伸了一伸舌頭，引得大家忍不住又吃吃地笑起來了。笑過了一回，張得標便向文珠低低的說道：

「鴻小姐！顧先生落了寫字間，便匆匆的到這裏，特地請你吃夜飯去。」

「真的嗎？那好極了，我正在打算今夜這頓夜飯到那兒去揩油好？誰知道顧先生就來請我了，要請大家都請一請，張老闆和素珍，我們大家一塊兒去！」

文珠存心吃吃瘟生，遂故意顯出很快樂的樣子，笑盈盈的回答。顧元洪連說好的好的，不要說四個人，就是全體人馬一同去，我也總還能夠請得起。但張得標却先搖了搖頭，說道：

「謝謝你，我還有別的事情，恐怕是不能奉陪了。」

「我也不能奉陪，因為我還有約會。」

素珍不是一個呆笨的人，當然不會這樣的不識相，遂也借故推託着說。顧元洪明知他們都在成全自己，但口裏還嘆息着。說道：

「瞧我這個人真沒有面子，連請人家吃飯，大家都不答應呢！幸虧還有一位鴻小姐看得起我，否則，我怎麼還有臉跨出後台的門呢？」

「跨不出沒有關係，你向來不是會得爬的嗎？」

素珍真是一個可人兒，她這句話說得大家又捧腹不止。連顧元洪自己也被她說得笑起來了，不過却微微的紅了臉兒。說道：

「郭小姐！你真會開玩笑，這是誰教你的？哦！我知道了，一定是你郭先生教你的。不是？」

「呔！你這狗嘴裏才長不出象牙來！」

素珍覺得他這些話中多少還含了一點神祕的作用，這就啞了他一口，粉臉兒上飛起了一陣紅暈，逃到外面去了。這裏文珠披上了大衣，遂和顧元洪一同到外面吃夜飯去。在南華酒家的一個清靜的單座房間裏，他們喝着鮮美的酒，時新的菜。顧元洪望了她一眼，低低的說道：

「鴻小姐！我瞧你好像很高興的樣子，莫非有什麼心事嗎？」

「沒有什麼心事，你要我怎麼樣才能算高興呢，有說有笑，那還能說我不高興嗎？」

「雖然你在笑，但你笑得十分勉強。雖然你在說話，但說話的情形，好像有些心不在焉的樣子。所以我肯定你，你多少總有些兒不如意吧！」

顧元洪一面說，一面把眼睛盯住了她的臉兒，好像已經窺破了她的秘密似的，說話的語氣是相當的俏皮。文珠的芳心不免別別的一跳，暗自想道，聽他這樣的說，莫非得標把我和李英龍吵鬧的事情已經告訴過他了嗎？否則，他怎麼聲聲口口的說我心中不如意呢？在這麼一想之下，她的粉臉兒便紅了起來。但還笑盈盈的說道：

「這是你一種猜想，而且也是你一種懷疑，其實我好好兒的根本就沒有什麼不如意。」
「唔！也許我的觀察力有些不大準確，這是我錯說了你，還得請你還諒！鴻小姐！來，我們還是喝酒吧！」

顧元洪見她說到後面，把笑容慢慢地收起了，似乎還有些生氣的樣子。這才不敢再去詰問她，含了笑容，一面向她賠不是，一面還舉起高脚銀杯子，溫和的說。文珠於是把杯子也向他舉了舉，微微的呷了一口，兩人經過了一回子沈默之後，顧元洪又低低的說道：

「鴻小姐！早晨我跟你說的話，不知道你會經有個深切的考慮嗎？」

「啊！你跟我說的什麼話？我根本沒有知道呀！你叫我考慮什麼呢？」

文珠聽他突然地問出這兩句話，雖然心中有些明白，但表面上却顯出莫明其妙的樣子，向他啊了一聲追問。顧元洪笑了一笑，他似乎猜透了文珠的心兒一樣。低低的說道：

「鴻小姐！我想你不會不知道吧！爲什麼偏要假裝含糊呢？」

「你這是什麼話？我真的沒有知道呀！」

「那麼我向鴻小姐再說一遍，我覺得你應該爲你的終身幸福作個打算。因爲你雖然是那麼的發紅，但要如天天有這一般流氓來跟你找麻煩，那也不是一件好事情。所以我勸你還是早點找一個歸宿，比較可以安逸一點。」

顧元洪在逼不得已的情形之下，只好厚了面皮，又向她重複地求了一次婚。然而他這種求婚的方式比較大方聰明一點，表示完全爲了一片好心的意思。文珠很爽快的問道：

「我明白你的意思，是不是你要想我來嫁給你嗎？」

「承蒙答應的話，雖肝腦塗地，不足以報知己之恩於萬一也。」

文珠還沒有說完，顧元洪先猛可的立起身子，向她深深地鞠躬回答。文珠連搖了兩搖手。笑起來道：

「別忙，別忙！這不是一件隨隨便便的事情，決不能在一時之間就可以說定的。」

「但我們見面的日子已經不止一日了，難道以我的地位而說，還夠不上資格做你的丈夫嗎？哦！我明白了，那你一定是嫌我太老了。」

顧元洪在一度興奮之後，他的神態又平靜下來。頹然地坐在椅子上，臉上是顯出失望的樣子。文珠笑着搖搖頭，秋波斜乜了他一眼。說道：

「那倒並不一定，因為愛情是不受任何約束的，只要我肯愛你，你就是再老一點，我也願意嫁給你。」

「真的嗎？那麼你是不是愛我呢？」

「這倒難說，因為我們的交誼日子還太少。要如再過兩三年的話，那我可以保險，準可以答應嫁給你。」

文珠是故意在吊他的胃口，而同時也可說是一種緩兵之計。因為在這兩三年的日子中，自己固然可以借重他的力量來捧我，等到自己需要跟人家結婚的時候，再給他一個失望，那時候當然什麼都不管了。顧元洪對於她這張遠期支票，當然是並不感到怎麼的歡喜，遂微蹙了眉毛。沈吟

着說道：

「兩三年之後？我認爲這一個日子的距離未免是太遠了一點。鴻小姐！其實你肯嫁給我，我就決不讓你受到一點委曲。比方說，頂起碼給你一幢小洋房，並全幢房間裏的傢具；而且還可以給你一輛汽車。別的首飾不要說，單憑這一點，難道還不夠你的保障嗎？」

「顧先生！假使你真心的要娶我，那我倒並不需要過分的浪費你。……」

「噯！你不要誤會我的意思，其實像我這麼一個地位的人，就很普通的應該有這一種氣派，決不是我去負了債來，很勉強的來博得你的歡心。」

「不過我這人的脾氣，倒並不十分喜歡一種虛榮的勾引。所以我假使要嫁給你的話，只要你答應我一個條件。」

顧元洪聽她慢慢的說得接近起來，心中這也就喜歡起來了。臉上含的甜蜜的微笑，兩眼盯住她的粉臉；他這神情好像狗兒見了肉骨頭饑涎欲滴的神氣。急急的問道：

「鴻小姐！是什麼條件呢？不要說一個條件，一百個條件，我也依得。只要我能力及得到，雖然是赴湯蹈火，我也萬死不辭。」

「你說得似乎太嚴重一點兒了，其實我既答應嫁給了你，也決不會這麼狠心的去叫你赴湯蹈火遭到這種的危險。」

「是，是，是！我知道你是一個世界上最多情的小姑娘，當然你會十分的體諒我。所以我覺得縱然變了犬馬來報答你，恐怕還是報答不了。鴻小姐！那麼你說的到底是個什麼條

件呢？我在這裏洗耳恭聽了。」

文珠聽他竭力的奉承，倒也真虧他是個善於說話的人。遂笑了一笑，秋波含了勾人靈魂似的目光，斜乜了他一眼。說道：

「我說的其實也根本說不上什麼條件兩個字，因為一個姑娘，在生命中就只有一次結婚。那麼在跟人結婚的時候，儀式是應該隆重而莊嚴。除了在報上登載結婚啓事之外，而且還需要請個海上聞人來證婚。我想這也是結婚的應有儀式，以你這麼一個有身份的人，請個有名望的證婚人，我想這大概不成什麼問題吧！」

「這個……我以為何必一定要計較儀式上的問題呢？只要我們能夠相親相愛，同時使你在物質上感到滿意，那不就完了嗎？」

顧元洪想不到她會說出這幾句話來，一時漲紅了臉兒，倒有些感覺得十分的爲難。遂吱唔了一回，方才很勉強的回答了這些話。文珠綑住了臉兒，却正色的說道：

「顧先生！你這是什麼話？難道你把我是娶了當作小老婆看待嗎？要如真的這樣，那你不愛我，就完全是侮辱我了！」

「豈敢豈敢！鴻小姐！請你不要誤會，我絕對不敢有這一個意思。……」

「那麼我現在需要問你的，像你這麼的年紀，終不見得還是一個處男吧！請問你府上還有些什麼人？」

「在上海我實在沒有什麼人，只有我孤零零的一個兒。你要如不信我的話，你可以到我的

家裏去偵查的。我家住址是泰山路愛爾新邨五號，離開這裏倒不多遠，明天日場散戲，我可以用汽車來接你去玩玩的。」

「那倒不必，因為我沒有偵查你的必要。雖然你在上海是只有孤零零的一個人，不過你在別的地方，另外一定還有一個家庭，這家庭裏面說不定有着太太，兒子，女兒，許許多多的人是不是？」

文珠是非常爽快的向他一句一句的逼問下去，這叫顧元洪連要說謊的餘地都沒有了。他面紅耳赤的吱唔了一回，方才老實地說道：

「我原籍是山東濟南府，的確，我不瞞你，我在故鄉還有一個家庭。然而這一個陳舊的家，恐怕完全的已經給我遺忘了。所以我在上海，很需要創造一個新的家庭。至於這家庭裏的主婦，我的理想中，當然是揀中了像你那麼一個美麗的姑娘了。鴉小姐！你放心，你嫁給我，我決不帶你回山東去。同時我也決不允許我山東的家，再遷居到上海來。那麼你在上海，和我一夫一妻，誰知道我們不是一對結髮夫妻呢？」

「顧先生！你這些話簡直是太豈有此理了！要不如我瞧在你天天捧我也出過一分很大力量的話，那我一定要罵你！你既然還很珍愛你山東的這一個家，那你儘管可以把他們遷居到上海來呀？爲什麼在上海偏要再組織一個家庭呢？其實我也很明白你的意思，你無非想多弄幾個女人白相相罷了。明天白相得厭了，你可以拋在腦後，反正回到故鄉又能夠享受你的天倫之樂。顧先生！你要把我當做你臨時的姨太太，那你恐怕是在做夢吧！對

「不起！我要回戲館去了！」

文珠滿面怒容，豎起了兩條柳眉，恨恨地說完了這兩句話。她在幾分酒意之下，便再也忍熬不住的站起身子來，預備匆匆要走的樣子。急得顧元洪連忙攔住了她，因為是無話可以來代替他賠罪的意思，他情不自禁的終於在地上跪了下來。幸虧這間房內就只有他們兩個人，這一幕趣劇別人沒有發覺，否則，倒還可以賣幾張門票呢！文珠見他跪在自己的面前，而且還伏在地上抱住自己的兩隻腳，活像是隻狗的樣子。一時又好氣又好笑，把要發的脾氣就再也發不出來了。因為恐怕侍者進來撞見，所以急急的開口說道：

「你……這算什麼意思？好好兒的人不要做，難道爬在地上真願意做一條狗嗎？」

「鴻小姐！你不要生氣，千錯萬錯總是我的錯，你若不肯饒我言語得罪了你，那我情願一輩子爬在地上不起來。」

「要如被侍者看見了，我看你還有面孔做人嗎？」

「那麼你就饒了我吧！請你好好兒坐下來，我們吃完了這一餐飯。」

「也好，我就不走了，你快起來吧！」

文珠點了點頭，她又走到桌子旁來坐下了。顧元洪方才慢慢地爬起身子，兩手拍着衣服上的灰塵。一面跟到桌旁坐下，一面苦笑着望了她一眼。低低的說道：

「鴻小姐！你千萬不要惱怒，現在我已經決定了，爲了愛你，爲了我們的終身幸福着想；我可以犧牲一切。跟我的女人先去離了婚，然後再跟你堂而皇之的結婚，那你總可以答

應我了。」

「要如你真心愛我的話，我以為你是應該這麼的辦。不過你的太太已經有幾個兒女了？」

「四個兒女，兩男兩女。」

「這四個孩子年紀多大了？」

「兩個兒子都在齊魯大學讀書，兩個女兒也在中學裏快畢業了。」

「既然兒女都已經長成人了，你再去跟你太太離婚，被外界知道了，豈不是要當作一件笑話講嗎？所以我勸你還是再三的考慮考慮，不要爲了我一個女人，而好好兒的拆散了你這一分美滿的家庭。明天你要後悔起來，豈不是要恨我害了你嗎？」

文珠想不到他在山東已有了四個兒女，而且都已經長成人了。這就故意的向他再三的忠告，表示自己並不喜歡拆散人家一分好好的家庭的意思。顧元洪到底不是一個傻子，他怎麼肯盲目的去做這一件被人唾罵的事情？在他也無非是故意順順她的芳心，預備慢慢地再設法實行他玩弄女性的手段。所以連說不會，在三天之內，我一定可以決定離婚的辦法。文珠知道他尚待考慮的意思，遂連連點頭。還笑嘻嘻的說道：

「顧先生！你就是多考慮幾天也沒有關係，反正我要嫁人的話，你有優先權。我總得先問過了，你，你假使不要我的話，我才再去嫁別人的。否則，你可放心，我總可以~~做~~顧元洪的太太！」

「鴻小姐！你這麼的說，那真叫我太感激你了！」

顧元洪被她這幾句話迷得有些兒渾陶陶，情不自禁的伸過手兒去，又把她纖手緊緊地握住了。其實文珠是完全在開他的玩笑，就是他真的跟太太去離婚，到將來在文珠當然還有向他拒絕的辦法。兩人在互相欺騙之下，依然維持着他們和好如初的友誼。在吃完了這一頓晚飯之後，顧元洪才把文珠送到戲院裏去了。

七 笑裏藏刀鹿死誰手逐情場

顧元洪答應文珠在三天之內去和他山東太太實行離婚的手續，其實這完全是他一種假癡假呆的敷衍辦法。他在這三天裏面，却在大大動其腦筋，終於幹出了他一面捧一面破壞的計劃。原來張得標在當初還不知道文珠愛上了李英龍，所以對於顧元洪要娶文珠的意思，還表示十分的顧忌。現在既然知道文珠並不愛元洪，而偏偏愛上了這個小拆白似的窮光蛋，所以他立刻又掉轉頭來，站在顧元洪一條陣線上去，把文珠的祕密完全洩漏給顧元洪知道。顧元洪的心中這才明白文珠所以不愛自己的緣故，爲了在情場上得到勝利起見，大老當然要設法來比一個高低了。

這是三天後的一個午後一點光景的時間內，這天齊巧是星期六，下午有跑馬的。文珠因爲李英龍居然強硬到底的一去而不來了，所以芳心裏急得了不得，大有廢寢忘食的樣子。她手拿了一支烟捲，只管在室中來回踱步。大約不到五分鐘，立刻又走到電話機旁去。用她手指很敏捷的撥着號碼，不多一回，聽筒裏有人在問喂了。文珠連忙急促地說道：

「是跑馬廳寫字間嗎？……請問你，李英龍來過沒有？啊呀！還沒有來過嗎？今天下午一

點鐘起賽，他怎麼能不到呢？哦！哦！原來他賽馬在末後幾次嗎？那麼他什麼時候可以到呢？啊！要在三點左右嗎？……對不起！他要如來了，請你關照他，立刻打個電話到白雪公寓十八號來，他自會知道的，我姓鴻……謝謝！謝謝！」

文珠放下聽筒，不免深深的嘆了一口氣。蹙了眉尖兒，暗自想道，這可糟了，他在三點左右可以到跑馬廳，那麼我不是要到戲院裏去上台了嗎？那可怎麼辦呢？想到這裏，急得好像熱鍋上的螞蟻似的，只管在房內團團的打圈子。忽然想到了似的又叫了兩聲愛玉！愛玉從外面走進來，還沒有開口問她有什麼事情？文珠先急急的問道：

「妹妹！你到什麼地方去了？這許多時候不見你的人影子！」

「我在廚房裏給你燒一點兒麵，剛才午飯沒有吃，此刻總可以吃一點兒了。」

愛玉用了一種很關心的口吻回答，在她至少是包含了愛護她的成分。文珠搖了搖頭，十分懊喪的樣子，癡然地倒在沙發上去。說道：

「我不想吃，我什麼都不想吃。」

「姊姊！你這又何苦？一個人在肚子裏好像火燒似的，那也犯不着呀！況且你過一回兒還得上戲院裏去，一點兒東西不吃那怎麼成？餓壞了身子，這可是你自己受苦！」

文珠那樣心灰意懶，失魂落魄的神情，瞧在愛玉的眼睛裏，真不免有些兒怨恨。遂瞅了她一眼，埋怨她說道。這時梅真把燒好的一碗麵拿進房裏來，放在桌子上，說大小姐可以吃一點兒了。文珠連連的吸煙，却搖了搖頭，還表示不要吃的樣子。愛玉生氣地把小嘴兒一鼓，說道：

「就說你真的一點不想吃，但是我親自去煮來的麵，瞧着我做妹妹這一分兒的心，你多少也給我吃一點兒。……」

「妹妹！你這人也太橫對了！我吃不下，若一定要我硬吃了下去。回頭反而要胸口痛的，雖然我知道你是有着一分愛護姊姊的心，我心裏感激着你是了。」

愛玉聽她這樣說着，一時倒弄得無話可答。就在這時候，忽然電話鈴聲響起來。愛玉方欲拿起聽筒，文珠却猛可的站起身子，說聲拿給我，便伸手接過了。放在耳邊的時候，却立刻把眉毛一皺，顯出十分討厭的樣子。很快的把聽筒又交到愛玉的手裏，她便懶懶地坐到沙發上去。失望在她心頭激起了無限的悲哀，忍不住深長地嘆了一口氣。這時聽愛玉在低低的說道：

「喔！是顧先生嗎？有什麼貴幹嗎？哦！姊姊昨夜對你說有些兒頭痛是不是？唔！謝謝你，她沒有什麼，大概是她的老毛病，今天全好了。你說她此刻吃過東西嗎？……她……她……」

「妹妹！對他說吃過了！」

「唔！姊姊剛吃過飯，……她……你要她聽電話嗎？……」

「睡午覺，沒有空。」

「哦！姊姊在睡午覺，我不便叫醒她，顧先生！回頭你到戲院裏去找她吧！好的，好的！你太客氣了！再見！再見！」

愛玉回答的話，都是後面文珠在指使她說。她說過了兩聲再見，便放下聽筒，望了文珠一

笑嘻嘻的說道：

「顧元洪這傢伙也真可憐，對待你就像娘一樣的孝敬。好像連你起居飲食，他都什麼關懷在心上的樣子。」

「他越會拍馬屁，獻殷勤，我心中對他，越難看，越討厭！爲什麼世界上儘多着這種不知廉恥的曲死呢？唉！真是死不光的！」

文珠顯出滿面怒容的樣子，恨恨的說。梅真在旁邊見有碗熱氣騰騰的麵出了一回神，遂很可惜的說道：

「大小姐！火熱的麵不吃，要如涼了，那不是太可惜嗎？我勸你就吃一半好不好？」

「不！我一半也吃不下。」

「那麼我給你拿進廚房裏去，仍舊放在鍋子裏去熱着，說不定你等回兒餓了，再叫我拿出來給你吃好了！」

梅真一面說，一面把那碗麵便又拿回到廚房裏去了。這裏愛玉把手指在桌子上彈了幾下，微微的沈吟了一回。有些代爲不平的神情，說道：

「姊姊！你是一個很有智慧的女子，你爲什麼要作春蠶自縛呢？我覺得你這樣的糟蹋自己的身子，不但是傻，簡直叫人感到有些兒可憐。李英龍既然對你這麼的無情，你還一心一意癡戀着他幹什麼？他到底不是宋玉潘安之流，我就不相信世界上的男子，除了他之外，難道就一個都沒有使你感到可愛了嗎？我勸你還是把他看得平凡一點，因爲你對他

這樣當作了不起的樣子，那簡直是在抬高他的身份。」

「說起來也真有些兒奇怪，連我自己都有些不明白，爲什麼對他竟好感到這樣的地步？你要說他漂亮吧！憑他那一雙眼睛，半開半閉地，就不夠來勾引我。說他的皮膚！又並十分白皙，而且還有些黝黑，論他外形，也並不能算是一個標準的美男子，不過，我總覺得他全身好像有一股子吸引的力量，無形之中我就覺得是少不了他。……」

文珠聽了妹妹的話，連她自己都有些懷疑起來了。她臉部上的表情，好像是包含了不可思議神秘的樣子。愛玉似乎有點聽不入耳，冷冷的一笑。說道：

「這就怪了，你既然這麼的明白，爲什麼到底還是要對他戀戀不捨？我倒要向你請教請教，你也給我說一個理由來聽聽。」

「理由當然是有的，但這理由無非是我一種聊以自慰的意思。也許在你們心中，會感到並不以爲然。」

「那麼是什麼理由？能否說給我聽聽呢？」

「最簡單的，那就是我們職業相等的關係。因爲他是跑馬廳裏的一個騎師，我却是一個歌舞團裏的演員；同樣是供人娛樂爲職業。不過，我們也是大地上的人類，當然，除了自己給人娛樂之外，我們豈可以缺少娛樂？所以讓別人來追求我，愛上我，那麼這好像仍舊是人家化費了錢買票子來看戲一樣。如果我去愛人家，那情形當然是不同了。」

愛玉聽姊姊這麼的說，覺得姊姊思想的新奇，真可說是超越普通一般人。遂點了點頭，向她

望着出了一回子神。方才說道：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要站在主動的地位，去玩弄人家，是不是？」

「唔！這是你給我說得明白一點的解釋。」

「然而你就不怕人家也存了一樣的心理來玩弄你嗎？我看李英龍對你的情形，就有著這玩弄的成分。」

「在這裏你就知道了，他玩弄我，我玩弄他，其間的情形比較起來，那相差得太遠了。」

「照你看就並沒有多大的分別。總而言之，在此男權社會極端發達的中國，我們身為女子的，在一般人的眼光裏看起來，好像女子是天生成應該供給男子玩弄似的。所以在這高喊男女平權的現代社會之下，想起來實在有點兒氣人！」

愛玉鼓着紅紅的粉腮兒，說完了這幾句話，大有無限心痛的樣子。文珠却連連的搖頭，吸了口煙捲，獨具見解的說道：

「我就是因為一般男子都存着這種心理，所以我偏偏要翻轉身來去玩弄他們。比方說顧元洪對我，他要買鑽戒給我，剪衣料給我，他的目的，就在玩弄我。可是我並沒有給他玩弄，他並沒有達到玩弄我的目的。但比方我和李英龍吧！我給他定製西服穿，我給他錢用，他就恭維我，奉承我，聽我的指揮，受我的支配。我要他怎麼樣，他就怎麼樣。那我已變成站在男子的地位了，他好像是我心愛的妻子一樣，要如我被人玩弄的話，那我

就得給人家關進鳥籠裏，只好站在被動的地位，隨便人家去擺佈了！」

「其實，照我看來，像你這麼一個成爲大眾愛憐的姑娘，就是你去玩弄顧元洪，那也未嘗不可呀！却爲什麼獨獨揀中了李英龍呢？」

「妹妹！這情形就大有分別，顧元洪有的是錢，和李英龍相較，是大大不同。我玩弄李英龍，因爲他有一種使我感到可愛的特長。而一方面他爲了需要我的金錢，他就服服貼貼的不敢對我有一絲一毫的倔強。比不得顧元洪，他固然沒有一處可以使我感到愛憐的地方。而且他若把我玩弄過了之後，他還可以利用他的金錢，再去玩弄另外的女子。所以我玩弄李英龍，正像人家來玩弄我是一樣的情形。」

「姊姊！我知道你的意思了，那麼你明天見了比李英龍更漂亮的男子，不是又可以丟了李英龍去愛上別人了嗎？」

愛玉覺得姊姊雖然有向男子作爲報復的意思，但女子天生成就有一種貞操觀念。假使照姊姊的行爲，被外界知道了，那不是可以加上一個淫蕩女的頭銜了嗎？所以她皺了眉尖兒，先向姊姊這麼的探問。文珠並不回答，點了點頭，表示不錯的意思。愛玉微微的沈吟了一回，她含了勸告的口吻。低低的說道：

「姊姊！我以爲你這一種思想，這一種行爲，也是並不正當的。假使要替你終身的幸福作打算，我覺得你千萬不可以這樣做。你現在年紀輕，有色，而且又有錢。你當然可以隨心所欲；像男子玩弄女子一樣的去玩弄男子。但是韶光易過，青春易逝，轉眼之間，人

老珠黃，那時色衰金盡，我試問你，還有那一個男子來給你玩弄？不要說玩弄，就是連給你一口苦飯吃的人恐怕也找不到了。所以一個人的思想總要純正，意志總要堅決。雖然在這以男子為中心的社會，他們有了幾個臭銅鈔可以玩弄一般可憐的女子。但是我們儘可以不讓他們玩弄，社會上的男子並不是個個都靠不住的，只要你有正確的眼光，找一個思想偉大，行為正當的男子，作為終身的伴侶，那麼就不會再憂愁到將來結局的問題了。」

「妹妹！你這話雖然不錯，但是我和你的遭遇不同，我是曾經被人家作為玩具過的女子，我不能不有這一種手段，來給我吐一口心中的怨氣！」

文珠對於妹妹這一篇話，芳心雖然是感動了。但她想到過去自己的受辱，和種種的委曲，她覺得寧可不管將來的結局，來向男性們予以一種報復，愛玉聽了，心中十分難過，她微微的嘆了一口氣。明眸裏是充滿了無限哀怨的成分，逗了她一瞥辛酸的目光。低低的說道：

「姊姊！你這話說錯了，你過去的罪惡，這是環境不良，所以情有可原。但現在你已達到了成功的道路，你應該怎樣的自拔自新？來掩飾你過去的黑暗，開發你未來的光明！誰知道你錯誤了你的思想，依舊去步入這個罪惡之門。常言道：自作孽，不可活！姊姊！你若錯過了這一次自新的機會，那你到將來就會深悔得痛哭流涕了。因為我是你的妹妹，是你嫡親的手足，所以我不能不向你有所忠告。你要不再三的一想一想，我真覺得代你擔心極了！」

「妹妹！你這話也許有一點道理，不過我愛英龍，實在已到不能分離的地步。我寧可不吃這一碗飯，却無論如何少不了他！」

「假使姊姊能夠正式的嫁給他，而他也能夠真心真意的愛上了你，那我當然也並不反對。就怕怕姊姊存了那種新奇的思想，名義上算爲給予男子的報復，而實際上却在滅絕自己的生命，沈淪自己的前途。那我認爲十二分的愚笨，十二分的痛心！姊姊是個明諒人，大概不會怨恨我有什麼言語來得罪你吧！」

愛玉很爽快的向她忠言直諫，說到末了，恐怕姊姊有些惱羞成怒，遂低低的賠不是。文珠回答不出什麼話來，她却呆呆的坐在沙發上，悲痛地長嘆了一聲。就在這個時候，電話鈴聲又響起來。愛玉說道：

「姊姊！你聽？還是我去聽？」

「你去接聽吧！不要又是那個討厭的蠢東西！」

文珠這時坐在沙發上，精神是非常的萎靡，她懶洋洋地回答。從她話中聽來，她在猜測着這電話又是這個顧元洪。愛玉遂把聽筒拿起，湊在耳邊。問道：

「喂！你是誰？找那個？」

「我是張得標，你是二小姐嗎？大小姐可會到戲院裏來了嗎？」

「妹妹！是那個？」

文珠迫不及待的向她先急急的問，愛玉把聽筒捏在手心裏，回頭望了她一眼。低低的告訴說

道：

「是張老闆來的電話，他問你去戲院了沒有？」

「你對他說，我身體不舒服，今天請假。」

「姊姊！你……」

「妹妹！你難道叫我去賣命？」

愛玉被姊姊這麼一說，她要相勸姊姊的話，這就再也說不上來了。只好又把聽筒握起，湊在耳邊。說道：

「張老闆，我姊姊身體不舒服，她……要請一天假……」

「妹妹！你說我睡在床上還沒有起來好了。」

「哦！姊姊還沒有起來哩！……真的……我沒有騙你，你要不相信的話，你自己親自的來看好了。……好！好！我會向姊姊說的。再會！再會！」

愛玉連說了兩聲再會，便把聽筒放下。文珠不明白得標在電話裏向妹妹說些什麼話？遂又蹙了眉尖兒。低低的問道：

「妹妹！他跟你又說了些什麼話？」

「他說日場不要緊，就給你請假。但夜場要請你幫忙，無論如何要去登台的。因為前十排的票子都已定出去了，你要如不上戲的話，恐怕觀衆們不肯依。要鬧退票。叫我向你說一聲，請你千萬要到的。」

「我偏不去，看他把我怎麼樣！」

文珠披了披嘴，恨恨的說，分明有些賭氣的樣子。愛玉覺得姊姊爲了英龍，使她把正經的事都情願不幹了，一時十分感嘆，意欲再向她勸告。但文珠又向愛玉說道：

「妹妹！你給我打個電話到跑馬廳裏去，看李英龍來了沒有？」

「他要來瞧你，不是早來了嗎？我說一個男子都有此蠟燭脾氣，你這樣窮兇極惡的去找他，他就越會搭架子，要想來也不願來了！」

「那不行，我決不能讓他來丟掉我，此刻就給他擺一點架子。寧可我把他抓到自己的手裏之後，再攆掉他，那才能出我心中一口氣。」

文珠一面說，一面自己從沙發上跳起。走到電話機旁，撥着號碼。但此刻跑馬廳裏正在忙的時候，所以只有翁翁的聲音，竟然是接不通。文珠恨恨的擱下聽筒，說道：

「奇怪！斷命這電話也和我作起對來了！」

「不是和你作對，原是你心理變態的緣故。姊姊！你安靜地休息一回吧！肚子餓了沒有？」

「今天見不到李英龍，我就永遠不會肚子餓！妹妹！你能不能給我到跑馬廳裏去一次？你對英龍說，姊姊病得快死了，看他到底來不來？」

愛玉雖然有點不大願意去找英龍，但姊姊癡心得這個樣子，一時叫自己倒又不忍違拗她的意思。這就點了點頭，方欲拉開欄門拿取大衣的時候，忽聽外面梅真的聲音在叫道：

「李先生！好多天不來了？大小姐正在想你。」

「姊姊！你聽，他來了！」

愛玉把拉開的櫥門又關上了，瞟了文珠一眼，微笑着說。就在這個當兒，只見李英龍手裏拿了一捲報紙，並沒有笑容的走了進來。文珠此刻雖然是歡喜得什麼似的，但絕對不顯形於色。她還故作薄怒嬌嗔的神氣，逗給他一個白眼。冷冷的說道：

「今天是什麼風兒吹來的？我以為你是永遠不再上我這兒來了！」

「哼！我本來就不打算再到這兒來，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不能不來告訴你。」

李英龍冷冷的一笑，却一屁股的坐到沙發上。取出煙捲來，用打火機燃煙吸。文珠見他的態度還表示十分的強硬，自己一時倒反有些軟下來。遂急忙問道：

「什麼事情？你要來告訴我。」

「你自己去看吧！這報紙上面寫了些什麼話？」

李英龍把報紙向文珠擲了過去，但文珠却並不拾來，她坐到床沿邊去，還顯出那分兒生氣的樣子。愛玉見報紙落在地上，遂連忙拾起。見第一張上就有紅墨水圈住了一則新聞，正待細細看閱，文珠叫妹妹唸出來聽。愛玉於是低低的唸道：

歌舞皇后鴻文珠熱情識寶！

馬上英雄李英龍豔福無窮！

萬國大戲院自從國光歌舞團登台上演，營業鼎盛，每日均告滿座。因該團台柱鴻文珠小

姐，生得嬌小玲瓏，活潑可愛。不但體態輕盈，而且能歌善舞，頗能號召一般觀衆。故而海上人士，皆趨之若鶩，莫不先睹爲快。但鴻姝在舞台上雖然獲得佳譽，而其私生活實屬甚爲浪漫。近聞鴻與跑馬廳騎師李英龍過從甚密，挽手同行，時常出入於歌榭舞台，儼然如夫婦模樣。然李本爲一拆白之流，玩弄女性，乃個中老手，故鴻姝若不猛省，則將來身敗名裂，悔之莫及矣！

愛玉唸完了這則新聞，不免倒抽一口冷氣。回眸向文珠英龍望了一眼，只見兩人的臉兒都轉變了鐵青的顏色。又珠先氣得發抖似的說道：

「這……這……是打那兒說起？斷命是誰吃飽了飯，沒有事情幹，偏來向我搗蛋！假使批評我的藝術不好，我倒願意虛心受教。但這是我的私生活，我喜歡愛誰就愛誰？這和旁人又有什麼相干呢？哼！真是豈有此理！簡直是在大放其屁！」

「你不知道嗎？這個消息，其中還有別的作用。」

李英龍這才冷笑了一聲，憤憤的說。文珠瞅了他一眼，似乎有點不解其意的神氣。很着惱的問道：

「那麼你把這張報紙拿來給我看，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要避免輿論的攻擊，只有各自檢束。假使這種消息再在報上發表兩篇，那我的一生，恐怕就完全要害在你的手裏了。」

「什麼？是我害了你？難道我的名譽還是你要緊嗎？」

文珠聽他這樣說，氣得猛可的跳起來，兩眼惡狠狠地好像要冒出火星來的樣子。英龍把手指着報紙，還冷冷的說道：

「你瞧，報紙上登着我拆白黨，我是玩弄女性的老手，這……還不是破壞我的名譽嗎？使我在上海沒有立足之地，使我不能再見親戚朋友，那還不能說是你害了我嗎？憑良心說一句，還是你玩弄我？還是我玩弄你？」

「我看你這人也太自私了，你只知道替自己的地位作打算，難道就一點也不給我想一想嗎？你一個男子有什麼大不了的，報上登着你和我的關係，這反而襯托你有本領，你有豔福。比不得我……尤其是我這個環境這個地位的女子，一受到了這樣打擊，恐怕會影響我的賣座營業，而成爲一落千丈吧！」

文珠雖然是這樣的回答，但她的語氣已經是緩和了許多。心中暗想，報上登着他拆白黨，那明明有人妬忌他，和他作對，想起來這消息還是損害他的成分多，因爲在末後，至少還有些勸告我的意思。英龍聽她也只顧全自己的營業，遂連連吸着煙捲。說道：

「你賣座的營業一落千丈，那打什麼緊？反正有這麼許多人追求你，大不了嫁個有錢的富翁，那你還怕餓死了不成？」

「好！好！你到今日還再拿這種話來氣我嗎？」

英龍這些話當然是包含了諷刺的成分，叫文珠聽了，芳心裏真有些兒隱隱的作痛。她連說了兩個好字，身子却又頹然地倒向沙發上去了。看她這意態，好像氣得手腳都有些冷的樣子。但英

龍還繼續地說道：

「並非我是有意的氣你，老實的跟你說吧！有人在狂捧你，但一方面却又在存心破壞你。使你在上海站不住腳，那麼你就會投入他的懷抱，而達到了他險惡的計劃。所以我說的全是實在的情形，決沒有半點兒挖苦你！」

「你還說沒有挖苦我？你簡直存心夾氣死我！你看我這樣的個性，是不是被人關在籠子裏的小鳥？縱然我在上海沒有了立足之地，我也決不會向人低頭而自甘屈服。老實跟你說，我有的是兩隻腳，世界不會只有上海這一塊地，我不是可以到海角天涯去奔走的嗎？」

「就怕你意志雖然堅強，還是逃不了他們手掌之中。」

英龍哼了一聲，輕視地逗了她一瞥譏笑的目光，竭力地在刺激她的芳心。文珠皺了眉尖，有些懷柔的樣子。問道：

「你說他們，這到底是指點那個而言呢？」

「哼！你仔細想一想，就可以知道是誰在跟我們搗蛋了？」

「誰？唔！我想着了，還不是那個流氓，還有那個？一定是他，一定是他這小子！你瞧報上說的口氣，跟他前兩天在這兒所說的鬼話，不是完全相同嗎？愛玉！你說是不是這個姓秦的小賊嗎？」

文珠在凝眸含顰的沈吟之下，方才猛可的想起了秦鍾這一個人來，她便十二分肯定的樣子

猜測。同時回頭望了愛玉一眼。又低低的問。愛玉在旁邊呆呆地聽着他們爭論，此刻才微微的笑。說道：

「我想不見得是他罷！」

「那麼你的意思是誰呢？誰會這麼的恨我？向我搗蛋呢？我猜除了這姓秦的小子，就決沒有第二個人！」

「我勸你別猜到錯路裏去吧！」

英龍也向她表示並非秦鍾幹的意思，文珠望了他一眼。急急的說道：

「你以為我是猜錯了嗎？那天姓秦的小子來跟我搗蛋，你不是也在這兒嗎？他一定要見我，結果對我說了許多瘋瘋癲癲的話，不是被我趕走的嗎？他一定懷恨在心，所以在報紙上破壞我了！」

「這些都是你神經過敏的猜測，我已經調查得清清楚楚，這個消息就是狂捧你的好朋友元洪所幹的！」

「啊！是他幹的？他為什麼要這樣幹呢？」

文珠聽了這話，不禁吃了一驚，一顆芳心，便別別的亂跳起來回答。李英龍把手在茶几上恨恨的一擊，嘆了一聲，說道：

「那還有什麼不明白嗎？我老早的跟你說過，他要攻擊你沒有立足之地，那時候你自然沒有第二條出路，只好服服貼貼的嫁給他了。」

「我想不會的，就是他有這種陰謀，但報館記者都很公正的，爲什麼允許他造謠言，而竟肯給他發表這一篇稿子呢？」

文珠雖然有些疑惑不決起來，但是她還並不過分的相信地回答。李英龍聽了，却忍不住嘿嘿地冷笑起來。說道：

「這是一種社會新聞，報館記者，每天在法院裏自己也要去採訪呢！何況顧元洪有一種畸形勢力在這個暗無天日的上海，錢能通神，這算得了什麼稀奇！」

「那麼你已經肯定了，這消息准是顧元洪跟我們過不去嗎？」

「不是他還有誰？你不要把他當作好人，他臉上雖然老是笑迷迷的，但笑裏面是藏了一把尖銳的刀呢！」

「也許是這個姓秦的小子，他是個遊手好閒的流氓！他什麼卑鄙的手段都會幹出來的。」文珠心中暗想，顧元洪對於我們的事情根本就沒有知道，就是那晚請我吃飯的時候，他只有對我求婚，並沒有絲毫提起我愛上別人的話。可見這件事情，多少還是姓秦的小子在從中搗亂。所以文珠始終有些懷疑，恨恨的猜測。李英龍急道：

「瞧你這人還是那麼姓秦姓晉的亂猜，難道你就信任姓顧的這狗入的東西是好人？」

「哼！我也明白你的意思了，在你無非對顧元洪心存妬忌，所以把這件事情就一口咬在他的身上。我偏不相信他有這樣的手段來對付我。愛玉！你給打個電話到地產公司去，把顧元洪叫來對明一下。」

「你又在說傻話了，一個強盜搶了人家東西，在法庭裏審判的時候，他肯承認這東西是他搶嗎？二小姐！我覺得你還是不打電話的好。」

愛玉正欲走到電話機旁去拿聽筒的時候，却被李英龍搶步上來阻攔了。文珠氣憤地說道：

「你這是什麼話？難道你把他也比作搶東西的強盜看待嗎？」

「比他作強盜，這還是很客氣的比方。以他這種卑劣可殺的行爲，勾結日人，橫行不法，發着禍國殃民的國難財。就是比他爲走狗，畜生！那也沒有什麼委曲他呀！」

「你這幾句話就說得痛快！」

「哼！你也以爲說得痛快嗎？那你爲什麼要庇護他？」

「我並不是庇護他，他的印象在我的心中並沒有好感。單以他這一副尊容來說，我見了他就覺得討厭！」

「只怕不見得！你若真的討厭他，你也不會跟他常在一處，顯得那麼的親熱！」

「啊呀！你這個傻孩子，那天我跟你說的話難道你就一點兒不明白嗎？我爲了環境關係，我爲了利用人家，我對於這一種虛浮的應酬，那是免不了的事情。誰知你在那天就賭氣走了，存心給我這樣的難堪；我覺得你這人也未免太呆笨一點了。老實的說，你和他站在一起，不要我說，就是給三歲小孩子來揀，總也不會捨你而取他吧！」

文珠說到這裏，因爲愛玉也在房內，所以自不免有些難爲情起來，紅暈着嬌靨，秋波逗給他一個白眼，至少還有些怨恨的意思。李英龍聽他這樣說，心頭倒是微微的一動。但立刻又冷冷的

說道：

「不過他有的是錢，錢能通神，錢能賣到一切；賣到美人的心！」

「放你的臭屁！你把我當作什麼人看待？」

文珠想到自己這一分兒的情義對待他。誰知道還讓他來這般的侮辱自己，她心裏在無限悲痛之餘，更有說不出的憤怒。這就猛可的走上去，也不知打那兒來的一股子勇氣？撩起手來，拍的一聲，在英龍頰上重重的暈了一記耳光。這一記巴掌，打得英龍出乎意料之外，倒反而怔怔地愣住了。

八 各自鬪智強清歌豔舞起風雲

李英龍被她暈了這一記耳光，不覺按住了自己的面頰，呆呆地愣住了。正在僵住了的局面之下，忽然電話鈴聲響了起來。愛玉連忙伸手接過聽筒，湊在耳邊。說道：

「喂！是的……哦！……」

「妹妹！是誰打來的電話？」

「張得標……」愛玉聽問，遂掩住了話筒，向她低低的回答。文珠走了上去，把聽筒從妹妹手裏接了過來。說道：

「哦！你是張老鬪嗎？我是文珠，……你說我好一些了嗎？謝謝你，我這病決不是休養一天兩天才能好起來的。所以……我不但今天向你請假，而且我還預備跟你請長假。……」

唔！是的，我不幹了。沒有別的意思，我的身體太壞，如果不管死活的賣命下去，也許我今年年夜飯還吃不成哩！……這不是跟你說什麼氣話？……什麼？不行？哼！不行也得行哪！……」

文珠說到末了一句，完全有憤怒的表情，她把聽筒恨恨的擲擱下去。一面回身到沙發上坐下，一面又取了煙捲，連連的猛吸。望着英龍說道：

「你聽見我對張老闆說的話了嗎？他們破壞我又有什麼用？我就不幹了，看他們又把我怎麼樣？」

「你不幹了？那你預備做什麼打算呢？」

「我預備嫁人！」

「嫁人？你要嫁給誰？」

李英龍把按住面孔的手又慢慢地放了下來，用了驚奇的口吻，向她急急的問。文珠這時候却又用了勾人的秋波，向他斜乜了一眼。笑道：

「不必問，當然嫁給你！」

「嫁給我？」

「不錯，你不相信嗎？我已經請了長假，我不預備再到舞台上唱唱跳跳的了，我預備安安定定的到家庭裏去過主婦的生活。」

文珠見他大有不相信的樣子，遂平靜了臉色，表示一本正經的回答。李英龍聽她這麼肯定的

氣，一時也不知喜歡？還是憂愁？倒反而默默地愕然了一回。良久，方才搓了搓手，表示有種向難的神氣。說道：

「其實，我覺得你太性急一點了。顧元洪跟我們搗蛋，爲什麼你却把脾氣發到張得標的頭上去呢？那叫張得標豈不是要急得上吊？沒有了你，戲院就拉不開門。」

「我倒並不是故意跟他爲難，實在我吃了這碗『命飯』已吃得怕了。不紅吧！被人家看輕，好像當作眼中釘，沒有老闆來養活，似乎就會餓死的樣子。紅了吧！就會遭人家的妬忌，捧也來，破壞也來，我現在索性不幹了，那就省却了許多的麻煩。」

「但是，你豈跟我結婚……這裏也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你說，是不是你另外有了情人？」

「不！我就怕你吃不慣清苦的生活。」

「那你也未免太小覷我了，我難道就只會享樂而專門供人作爲玩具嗎？那你簡直又在侮辱我。我不怕吃苦，只要你能供給我最底的生活費用……不！還包括我妹妹的生活費在內，我什麼都不怕了。」

「這個……」

「李先生！不用你感到困難，只要你願意跟我姊姊好好兒的結婚，我決不連累你而加重你的負擔。你請放心，我的生活，那你可以不必顧慮。」

愛玉在旁邊見英龍說了這個二字，大有爲難的樣子，這就連忙向他認真的聲明。表示她決不

使他感到負擔的加重，而情願自找出路的意思。英龍聽了，連忙也急急的說道：

「二小姐：那你千萬不要誤會我，我決不是爲了你的緣故。……」

「不是爲了妹妹的緣故，那麼你是爲了什麼？快說快說！」

文珠聽他這麼的聲明，遂在一旁又漲紅了臉兒，急急的問。李英龍把香煙灰用手指彈了一下，沈吟了一回。說道：

「我以爲你要跟我結婚，這不是一簡單的問題，你似乎還要細細的考慮一下。照我的想法，第一，你是國光歌舞團的台柱，這一團的團員，可說都在依賴你而生活。尤其是這個團主人張得標，把你當作了他生財之道。他沒有了你，那裏能夠有豐富的收入？所以照我的猜測，他是決不肯輕易的放棄你。雖然你對他說，你的身子沒有賣給他。不過像他們吃這一項飯的人就像流氓差不多，你要跟他們鬧翻，他當然也會想出種種方法來留難你。第二，顧元洪既然拚命地在追求你，一旦你拋了他，而嫁了我，他豈肯甘心的失敗？憑他在這敵僞的勢力之下，他就可以使我們不能安安穩穩的住在上海。所以你若真的預備跟我結婚，說不定將來會鬧出什麼悲慘的事情來。」

「哼！大不了，他把手鎗來打死我！英龍！你是一個堂堂七尺之軀，難道你還怕他們把你暗殺嗎？既然你沒有這樣的胆量，那爲什麼你在當初要跟我來往呢？」

文珠冷笑了一聲，在她這幾句話中是竭力的在譏笑他沒有勇氣。李英龍倒是呆呆地想了一回子心事，方才說道：

「文珠！你不要以為我沒有勇氣，我若怕他們來暗殺我。那我還在上海做什麼人？其實，我爲了你，就是吃了他們的虧，我也情願。況且是，一顆子彈，也不過是兩個洞，算得了什麼事。我要怕他們，我決不算是個李英龍！」

「既然，你此刻又說得那麼的強硬，連死都不怕了，那你還有什麼其他的顧慮嗎？」

「我顧慮的並非我自己，完全是爲了你。因爲你是一個有希望的姑娘，爲了我，使你和人家結怨，弄得大家懷恨在心，萬一他們起了一個狠心，對你也同樣地來一下子毒手，那叫我心中怎麼能夠對得住你？爲了這樣，所以我覺得你還有考慮的必要。」

「哼！你這些都是花言巧語的一種推託而已。我不需要有什麼考慮。爲了求愛情上的自由，就是我被他們暗算了，我也死而瞑目。不過我知道你的存心了，你對我根本沒有真心的愛，你無非對我也抱了玩弄的心。一旦發生了對你稍有點危險的事，你就推得乾乾淨淨的預備一走了事。哼！我到今日，才知道你是個沒有心肝的畜生！……」

文珠聽他這樣的說，可見他畏畏縮縮的完全怕連累他自己。所以說爲了顧慮我，這無非是好好聽白話而已，一時想到一個女子的可憐，因爲自己雖然在口裏說是要玩弄世上的男子，但心中免不了還有一點癡意。現在英龍對我明明有了拒絕的意思，那麼社會上的女子，任她怎麼的放浪會交際，到結果還是站在被動的地位。一時悲從中來，只覺人海茫茫，知音何覓，痛定思痛，真是心碎腸斷，因此嗚嗚咽咽的哭泣起來。就在這個當兒，忽聽外面梅真的聲音。在叫道：

「啊呀！張老闆！你多早晚到來的？爲什麼不進房裏去，却呆呆地待在這兒出神呀？」

「我還只有剛來不多一回兒，大小姐呢？」

外面這兩句談話的聲音，聽到愛玉的耳朵裏，一顆芳心，倒由不得像小鹿似的亂撞起來。連忙走到姊姊的身旁，把她嘴兒一按。說道：

「姊姊！姊姊！你快不要哭了，張老闆在外面說話呢！剛才你們說的話，他不知可會偷聽了沒有？這真是糟糕得很！」

「有什麼糟糕？我真不怕他！」

文珠雖然是停止了哭泣，擦乾了眼淚，但她還恨恨的回答。這時梅真從外面匆匆的奔入，說張老闆來找大小姐。文珠點頭道：

「叫他進來好了，我索性和他解決了。」

「是！」

「姊姊！你剛才對他在電話裏說有病，但不能讓他知道你是說了謊呀！」

「是呀！那麼快讓我躺在床上裝起生病來吧！」

愛玉一語提醒了她，文珠急忙走到床邊去，脫了皮鞋，輪了下來。愛玉還把被兒給她蓋蓋好，然後走到門口去叫張得標進來。文珠在他沒有進房之前，向英龍一招手，是叫他坐到床邊來的意思。英龍不敢違拗她的命令，遂徧促不安地在她床沿邊坐下了。就在這時，張得標含了微笑。跨步入房，他似乎已經知道了似的，對於李英龍坐在床邊，並無表示一點驚異的樣子，還向他點頭招呼的神氣。文珠在這情形之下，當然不得不裝出一點痛苦的表情來，呻吟着說道：

「張老闆！對不起！我不能起身來招待你，你請坐罷！」

「沒有關係，你身上有病，還鬧這些客套幹什麼？只管輪着罷！」

張得標神祕地一笑，表示很關心的樣子，低低的回答。一面在沙發上坐下，一面吸了一口烟捲。梅真進來倒了茶，又向文珠問肚子餓了沒有？文珠搖搖頭，皺了眉尖兒。怨恨地說道：

「傻丫頭！我身上不舒服哪！還吃得下什麼東西嗎？」

「昨夜還好兒的，怎麼今天忽然又病起來？」

張得標待梅真走出房外去後，便懷疑地自語，她這表情，表示並不向任何人而發問的意思。文珠淡淡的一笑，說道：

「這叫做『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我自己也許料不到哪！張老闆！今天的賣座還好嗎？」

「不行，不行，要不如前兩天有人先來定了座，那情形真是太慘了。簡直是小貓三隻四隻，弄得台上的演員都沒有了精神。」

「奇怪，今天又不落雨，爲什麼賣座這樣的慘呢？」

文珠聽他這樣說，覺得他也許是過於誇張了，遂故作不明白的樣子，望着他微笑地問。張得標噴去了一口煙，至少包含了一點奉承的意思。說道：

「那還不是爲了你沒有登台的緣故嗎？」

「張老闆！你又跟我開玩笑笑了！那你分明是在跟我吃豆腐。」

「這……是那裏說起？我要跟你吃豆腐的話，馬上爛脫我的嘴巴。」

「但……我就不相信這般觀衆們就有先見之明的本領。因為我是臨時請假的，怎麼他們會知道我不登台呢？」

文珠見他一本正經地唸誓罰咒起來，倒忍不住覺得好笑，遂搖了搖頭，還表示不能完全相信的意思，懷疑地說。張得標把大腿一拍，嘿了一聲。笑道：

「說起來就奇怪得很！觀衆們一聽你請假的消息，定好座位的大叫冤枉，臨時入場的都打回票走了。說等鴻文珠小姐上了台再來瞧吧！從這一點看，就可見你的號召力了。」

「張老闖！你也未免誇張得過火一點了，難道他們都是來看我一個人的嗎？」

「當然囉！我聽人家會經這樣說，到萬國大戲院看鴻文珠去！你想，他們把劇名都不注意，只注意你一個人的名字。可見觀衆們崇拜偶像的深刻了！」

「我總覺得那是你故意的奉承我。……」

「我要故意的瞎捧你，我就是一個王八！鴻小姐！你剛才打電話來請假，這一下子真把我害苦了。」

「爲什麼？照你說，我連生病都不允許嗎？早知道一個演員的發紅有這樣的麻煩，我情願一輩子做跑龍套！」

文珠鼓着紅紅的臉腮子，說這兩句話的表情，大有生氣的樣子。張得標站起身來，走一步，連忙賠了笑臉。說道：

「並不是說你請一天假，就會害苦了我。因為你要請長假，永遠不幹了。這一來，我倒不急，站在我旁邊那個前台經理徐金生却大跳而特跳起來，他說我故意跟他搗蛋，今天賣座這麼慘，他們前台要虧本。照這樣下去，六個月的合同怎麼能履行下去？他說你若真的不幹了，他便要跟我毀約，而且還要我賠償他的損失。鴻小姐！你……看這……怎麼辦呢？」

「我就不相信有這一種事情，前台經理到底也是吃飯的，賺了半個多月的錢，不聲不響。虧了一天本，就得跳脚。要如開戲院可以包賺錢的話，我還在這裏做什麼演員？況且……我假使死了，難道他不開戲院了，你就連歌舞團也辦不成了嗎？這可不是笑話！」

張得標見她氣得兩頰漲得紅紅的，那幾句話就說得相當的厲害。於是笑了一笑，却顯出很寬傻的態度。說道：

「後來我向前台經理說，你何必急得這個樣子呢？事情決不會嚴重到這樣地步的。因為我知道鴻小姐的脾氣，她就善於開人家玩笑。徐金生聽我這麼安慰，方才沒有話說。但還敲釘轉腳的對我說，要我負完全的責任。」

「張老闆！不過這一次也許並不是和你開玩笑，因為我不能爲了你們賺錢，而奄奄地看我生命沈淪下去呀！」

文珠聽得標這樣說，覺得這傢伙倒是狡猾得可惡，却把我的話當作鬧着玩兒的，這就沈下臉色來，表示非常嚴肅的樣子回答。張得標把笑容慢慢平靜了，他向文珠呆呆地望了一回。說道：

「鴻大小姐！你這話雖然也有道理，不過我看你的面色，並無什麼病容。所以我覺得你要半途熄滅你自己的光明，這未免是步入了自滅的道路。況且……你不幹這事情了，還預備去幹些兒什麼呢？」

「你這話也太不近情理了，我自己有病，難道不曉得？倒是你單看了我的面色，就知道我沒有什麼大病嗎？假使我因不休養而真的死了，你拿什麼來給我做保證？」

「鴻小姐！我以為你不要把事情看得那麼的嚴重。你即使真的有病，我們團裏可以請醫生給診視，倘然你身上缺少什麼維他命的話，可以給你打補針。只要你感到滿意，我什麼都可以依你。」

張得標是竭力的忍耐着性子，向她委曲求全的說着。但文珠對於他的討好奉承，並不感到一點兒歡喜，反而十分討厭地冷笑了一聲。說道：

「張老闆！你這話更是奇怪了，『即使我直有病』你這句話難道打量我假的有病嗎？老實跟你說，從早晨到現在，我還沒有吃過什麼東西呢！」

「啊！沒有吃過東西？那不要緊你愛吃什麼？歸我請客好了。」

張得標啊了一聲，這兩句話兒說得十分俏皮。愛玉忍俊不置，幾乎嗤的一聲要笑起來。但她恐怕被張得標看見了，立刻又忍住了笑，把身子背了過去。這時文珠却又綑住了粉臉，很生氣的白了他一眼。說道：

「張老闆！你這話益發稀奇了，我沒有吃過東西，難道是爲了要你來請我的客嗎？我是因

「爲身子有病，所以才吃不下的。」

「姊姊！我看你多少吃一點吧！假使一點沒有東西下肚，那也會增加病體的。」

愛玉爲了要裝得像一點，所以轉過身子來，向她一本正經地補充着說。李英龍似乎呆呆地坐着老是不說話，那也不好意思。於是也插嘴說道：

「你少吃點兒什麼清潔素淨的點心，我給你打電話到館子裏去叫吧！」

「我說不吃就不吃，何必你們來硬勸我呢？」

文珠有些着惱的樣子，恨恨的說。但她俏眼兒向李英龍瞟了一瞟，是暗暗地叫他別多嘴的意思。張得標覺得他們戲文做得很逼真，一時倒忍不住又好氣又好笑。遂依然用了俏皮的口吻，說道：

「如果大小姐真的有病，那還是不勉強她好，因爲食物吃下去容易化熱。假使你因爲有病而挨餓的話，我覺得那就不必了。」

「張老關！我真不懂你這兩句話是怎麼的解釋？」

「你不懂嗎？哈哈！那麼就別提了。大小姐！正經的，我說李先生既然也這麼的相勸你，你似乎不應該不賣一點面子。」

張得標見她瞪着眼睛，很惱怒地向自己反問。這就哈哈地笑了一陣，還不願意完全去揭穿她，低低的說。文珠覺得他十句話中倒有九句是帶了刺的，遂紅了粉臉兒，冷笑了一聲。說道：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李先生和張老關有什麼分別？」

「這是我心中的想法，李先生是你最知己的朋友，他來望你了，其實你就是有病，也應該好起來了。何況他勸你吃東西，至少是他一片對你的真情真意，你若拒絕了他，那你倒似乎辜負他一片情分了。」

「張老闖！請你把話說得清楚一點，我對隨便什麼人都是一個樣子，根本說不上知己不知己的。怎麼啦？難道你嫌我對待你不夠親熱嗎？」

「嘿！嘿！鴻大小姐！你這幾句話說得太有趣了，你跟李先生知己，這不是我憑空瞎說。連外面報紙都登出來了，那你還能瞞得了我嗎？哈哈！」

張得標陰險的臉上浮現了一絲冷笑，方才慢慢地揭穿了他們的祕密。他把烟蒂頭在地上很隨便的一丟，這神情是顯出那樣輕視的樣子。文珠的粉臉兒又一陣一陣的紅起來，她的兩眼充滿着怒氣沖沖的光芒。因為是惱羞成怒的緣故，這就索性冷冷的說道：

「這是我們的私生活，你可沒有權力來干涉我們！」

「那當然，我不是你的家長，我怎麼能來過問你？但是，因了你的私生活，而影響到我們整個的團體方面，那我以一個團主人的地位，似乎不得不管一下子。」

「什麼？張老闖！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李英龍似乎聽不下去了，他猛地地站起身子來，大有和得標吵起來的神氣。文珠怕事情鬧大，遂把英龍的身子一拉，他便在床邊又坐下了。張得標却並不把他放在心上的神氣，望了他一眼，至少有些輕視的意思。說道：

「李先生！你且慢慢的開口，我此刻和你還沒有到發生接觸關係的時候，請你別來多嘴！我現在先要問鴻小姐，爲什麼突然的要請長假？什麼無緣無故的不幹了？那你應該給我一個充分的理由？」

「噢！這就問得奇怪了，我不是已經跟你說過是因爲有病的緣故嗎？難道你爲我躺在床上是裝給你看看的嗎？」

張得標聽她還只管一本正經的說着有病，於是再也忍熬不住的哈哈地大笑起來。得意地望了她一眼，陰險的表情。說道：

「大小姐！這兒可不是舞臺上，你何必還要這麼認真的跟我演戲呢？你知道我什麼時候到這裏來的？哈哈！我老實的跟你說了吧！我在外面會客室裏已經聽了好多時候了，我聽你和李先生在吵嘴，我又聽李先生隨口的謾罵我。但不多一回兒，我進房中來，你却馬上輪到床上去裝生病，這你不是存心的跟我在開玩笑嗎？」

張得標這一篇話，說得房裏三個人都催促不安起來。文珠躺在床上，覺得軟綿綿的被褥上好像有着千萬枚針在刺的樣子。她面紅耳赤的，幾乎有些哭笑不得起來。就是李英龍也窘住了，他情不自禁的站起身子，齊巧和愛玉瞧了一個照面，各人的臉上也大有尷尬的神色。突然之間，文珠猛可從床上跳起來，她急急的說道：

「不錯……我本來就打算跟你開玩笑而已，可是，現在被我這麼的一來，你却索性無理由的不願幹了。這是我的自由，誰都不能來向我干涉。」

「大小姐！你是不是怪我不該偷聽你的秘密話？所以惱怒起來。其實，你們這一件事情，報紙上已經登載過了，那還有什麼秘密可說？不過，你要爲了李先生的關係而不幹，那似乎對於我們團體太不顧全的了。」

「張先生！請你說話要分得清楚一點，不要拖泥帶水的。她現在不願幹舞臺上生活了，這是她的事情。跟我就毫無關係，請你不要把這件事情牽涉到我的身上來！」

李英龍覺得自己假使再不開口說話，那倒好像自己是個沒有靈感的動物了。這就瞪了他一眼，向他嚴肅地搶白。張得標是希望英龍開口，好叫自己給他一個警告。遂把兇險的目光斜睨了他一眼，冷冷的一笑。說道：

「哼！這件事情本來就因爲你而發生的，怎麼能說是牽涉呢？李先生！有了今天報紙上這一段消息，那麼鴻大小姐的不幹，我以爲你就卸不脫有一份責任。」

「什麼？你這話簡直是在放屁！照你這麼的說來，她請長假不幹，難道是我促成的嗎？」

「是不是你促成她？那我可不必追究。但鴻小姐是因爲要嫁給你，所以才跟我請長假的。

那假使沒有你在她身後的話，我相信鴻小姐正在露着光明鋒頭的時候，她是決不會向我提出不幹的事實來。」

張得標這幾句話，把李英龍問住了。他除了惡狠狠的望着得標之外，却默默地不發一語。文珠氣得站起身子，把脚恨恨的一頓。說道：

「是的，我的確爲了要嫁給他，我才不幹的！你預備怎麼樣？難道我在你歌舞團裏做了演

員之後，連嫁人的自由都受束縛了嗎？這真是大笑話了。張得標！你把頭腦子放得清楚一點，我並沒有把身子賣給你啊！」

「大小姐！只要你肯說這兩句話，那就很好！現在戲院裏要跟我毀約，要我賠償他們的損失。你既然預備嫁給李英龍，那我只有根據合同向李英龍算賬！」

「哈哈！那又是一件笑話了，我又沒有跟你訂過什麼合同，你跟我算什麼賬？」

李英龍顯出毫不介意的神氣，表示並無一點責任的意思回答。張得標瞪着眼睛，把手向文珠一指。冷笑道：

「她既然要嫁給你，你就是她的保護人。我找她不上，那我就只有來找你！」

「來找我？你不要在做夢！我和她雖然有意思大家結婚，但在眼前也不過是這麼的一句話，離開事實還很遠。我以為等我們結婚啓事在報上登載了出來，你再來找我也不算避呀！」

「等你們結婚啓事登出來再找你？哈哈！那你倒不會說，等你們死了的時候再來找你，那不是更為妥當嗎？」

「放屁！你這是什麼話？」

「姓李的！你預備怎麼樣？」

「好了，好了，張老闆我覺得你也太沒有見識了，李英龍不是顧元洪，石子裏榨不出什麼油水來，你儘管跟他說什麼話？這是姊姊的事情，我覺得你還是和我姊姊談談比較妥

當些。」

李英龍聽他侮辱自己，便向他大喝了一聲放屁！這表情是非常的凶惡。張得標不是一個老實忠厚的人，他怎麼肯甘心示弱？於是也趕上一步，睜大了他那雙三角眼，好像要把他吞下去的樣子。愛玉在旁邊見他們大有動武的架子，便走到兩人中間，把張得標推到沙發旁邊去。口裏雖然是在給他們排解着，而實際上對張得標也有了諷刺的成分。張得標方欲再說什麼，文珠却又柳眉倒豎的喝道：

「英龍！你爲什麼這樣沒有膽量？他要找你說話，你就儘管讓他找好了。跟他簽合同的是我，我並沒有死，你怕什麼？就是我犯了殺人的罪，也用不到你來代我吃官司呀！——你以爲我怕他嗎？這真是太笑話了！他就是馬上到法院裏去告我，也嚇不倒我！」

李英龍聽文珠這樣說，他的胆子更加大起來。遂冷笑了一聲，一面取了煙捲抽吸，一面諷刺他說。張得標覺得心中有一股怒氣直冒到頭頂上來，遂忍不住又說道：

「你以爲我是恐嚇你嗎？這是你太篤定了。明天鴻文珠要如不銷假登臺的話，那我只有找你姓李的說話！」

「明天我偏不登臺，看你把我怎麼樣？」

「就是你要跑，李英龍也跑不了！除非他不上跑馬廳裏去幹馬上英雄的把戲。」

張得標見文珠的態度還是那麼的強硬到底，一時真沒有了落場勢，於是只好又吃住了李英龍說話了。李英龍在這個情形之下，不硬也得硬一硬了。遂置之泰然的態度，淡淡的一笑。說道：

「很好！很好！我就等在跑馬廳裏倒要看看你張得標手段的厲害了！」

「李英龍！你真預備跟我過不去嗎？」

「什麼過得去過不去？你有手段，儘管拿出來給我看看好了。」

「好哇！姓李的！你要我沒有飯吃，我就叫你拉不出糞來！」

「哈哈！你這小子！我先打了你！」

兩人越說越不合起來，身子也一步一步的接近了。張得標的臉兒由紅轉青而變成鐵一般的顏色，李英龍的眉毛和眼睛都隱現了一股子殺氣。各人的頭頂上，好像都要冒出火星來的樣子。張得標說到好哇的時候，伸手捋袖，大有準備動武的表示。但李英龍的動作比張得標更爲快速，他是熟讀了這句先落手爲強的話。所以不待得標動手，他先向得標舉手一拳，齊巧擊中他的下顎。得標負痛，啊呀了一聲，身子向後踉踉跟跟的跌退下去。幸而有張琴桌擋住，他的手兒便撐住了琴桌，忽然摸到了一隻花瓶，他這時候的理智已被殺氣迷糊塗了。遂把花瓶舉起，自李英龍兜腦門擲了過去。這時旁邊的文珠姊妹兩人，一瞧這個情形。認爲這隻花瓶落在英龍的腦門上，不要說腦漿直迸。至少的限度，是要頭破血流。芳心在一急之下，兩人不約而同的便掩着臉兒竭聲的狂叫起來了。

★清歌豔舞到此告一段落，因爲該書情節曲折離奇，甚爲複雜。本店急於出版，先排上部，其後詳情如何？且待「紫陌紅塵」中詳細奉

告諸君吧！

本書局謹啓